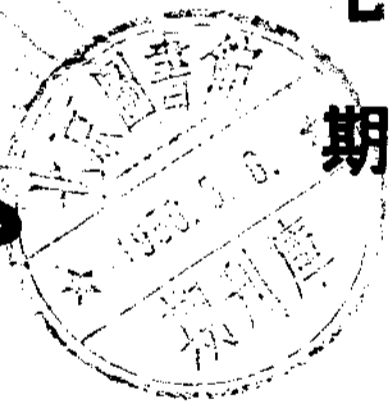




偵探世界

第七期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告 通

敬啓者本雜誌內容豐美全是海內名流所撰偵探武俠冒險各種小說趣味濃郁允稱獨步倘蒙定閱請將下面定單裁下詳細填註連同書款寄費一併惠寄敝局當即按期寄奉決不擱誤此佈告順頌

台綏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雜誌批發部謹啓

目 價		寄 費	
零 售	每 期	本 國	每 期 三 分
半 年	十 二 期	日 本	每 期 三 分
全 年	廿 四 期	外 國	每 期 四 分
		本 國	每 期 三 分
		日 本	每 期 三 分
		外 國	每 期 四 分
		實 售	大 洋 三 角
		實 售	三 元 二 角
		實 售	大 洋 六 元
		用 中 國	八 分 以 內
		之 郵 票	代 洋 十 足
		通 用	以 示 優 待

單 書 定

逕覆者頃閱

貴社通告藉悉新出偵探世界趣味濃郁售價低廉甚合鄙意用特預定 期(自第 期起)計書款寄費共大洋 元 角 分悉數寄奉至祈 察收並給收據以後務請按期照寄遞交 省

縣

收爲荷此請

上海世界書局
雜誌批發部 台照

啓 月 日

色特書本

- ① 搜羅宏富 本書搜集趣味遊戲約千餘種共數十萬言新奇巧妙與衆不同曲調技術樣樣精工此
- ② 一編包教 視聽皆娛 本書對於各種遊戲之外復請美術大
- ③ 插圖美觀 插圖四百餘幅左圖右字與趣倍濃精美雅
- ④ 家精繪插 圖悅目 本書精裝一巨冊極便攜帶及時行樂
- ⑤ 裝訂精雅 風雅異常 本局抱與人同樂之旨趣對於本書力
- ⑥ 定價低廉 圖普及定價低廉僅收成本



全一巨冊 價洋八角

目編書全

- ▲ 曲調遊戲
- ▲ 戲劇遊戲
- ▲ 音樂遊戲
- ▲ 魔術遊戲
- ▲ 文字遊戲
- ▲ 笑話遊戲
- ▲ 酒令遊戲
- ▲ 手談遊戲
- ▲ 栽花遊戲
- ▲ 養物遊戲
- ▲ 益智遊戲
- ▲ 兒童遊戲
- ▲ 運動遊戲
- ▲ 體操遊戲
- ▲ 賽球遊戲
- ▲ 技擊遊戲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本書係採集古今中外許多著名之戲劇家、音樂家、藝術家、滑稽家、體育家、技師家、各種特長彙編而成。花樣新奇、趣味濃郁、分門別類、敘述詳明、美術插圖、豔麗奪目。人手一編、眼福無窮、萬般插圖、頃刻盡消、愉快之精神、活潑之興趣、誠可謂遊戲之能事、窮樂之大觀、與各界男女諸君一欲享無上幸福、不可不備——「遊戲全書」

男女娛樂第一奇書
 各界消閒無上妙品
 「恨只恨消閒無法」
 「苦只苦娛樂難得」
 真正快活：真正開心：乃人生無上幸福
 諸君——欲享無上幸福

偵探世界第七期目錄

盜亦有道

漆匣子

小蘇州

實事偵探錄

陷網……(上)

技擊拾遺補

奪馬記

事實偵探錄

復仇

談偵探小說

遊俠新傳

胡寄塵

程小青

徐卓呆

張舍我

張舍我

顧明道

顧明道

張舍我

張碧梧

何樸齋

沈禹鐘

偵探世界第七期目錄

指紋略說.....

黑衣婦人.....

法官的慈悲.....

誰是賊.....

留心上當.....

秘密.....

來無影.....

第二號室.....(兩章)

近代俠義英雄傳.....(兩回)

編輯者言.....

..... 曾經滄海室主

..... 王天恨

..... 蕭翁

..... 香島漁郎

..... 芝

..... 何樸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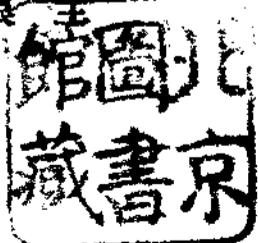
..... 顧明道

..... 程小青

..... 不肖生

..... 陸澹齋

..... 吳警





這一期有三篇武俠小說。胡寄塵先生的「盜亦有道」。沈禹鍾先生的「遊俠新傳」。顧明道先生的「奪馬記」。都是精心結構之作。文言的詞句高古。白話的筆致活潑。描寫風塵中俠士。躍然紙上。如見其人。

偵探的作品。有徐卓呆先生的「小蘇州」。看他這一篇的名目。就有趣極了。內中把外國的福爾摩斯亞森羅平。中國的李飛霍桑。一概都牽拉在內。亦莊亦諧。文情絕妙。程小青的「漆匣子」。是繼續前數篇的協作探案。內中的事實。比了以前幾篇。更為離奇。張舍我先生的「陷網」。又是一篇亞森魯平的案子。情事詭變不測。令人無從捉摸。及至閱畢。方拍案叫絕。名家著作。自然別有精采。而舍我先生之譯筆。亦足以達之。

下一期有趙蒼狂先生的「重來」。程小青先生的「最後之勝利」。徐卓呆先生的「鼠偵探」。張碧梧先生的「白鴿」。顧明道先生的「荒島奇俠」。都是大名家得意之作。鄙人自己。又胡謔了一篇「怪函」。向來拙作。每篇都是分兩期登出。很有幾位讀者。覺得不爽快。寫信來商量。勸我每篇要一期登完。這一篇我便遵命。在一期中登完了。只是做得不好。請讀者諸君。休要見笑。

吳研人著 二十一年目觀之怪現狀 全書八册 價洋四元七折

「吳研人先生」是中國近代第一的小說家
「二十一年目觀之怪現狀」是中國近代第一的大說部

文筆比三國志來得好
情節比紅樓夢來得奇
大有好書不厭百回讀的滋味

本書係述清季一般官僚政客。形形色色的怪狀。以及男盜女娼。鬼鬼祟祟。描寫社會裏的人。有忠正的。有奸惡的。有邪淫的。有忤逆的。搜羅盡情。社會的罪惡和盤托出。洵誅奸警惡之當頭棒喝。改良社會之嚮世新書也。

續 二十一年目觀之怪現狀

最近男女怪狀之寫真箱……最近社會奇聞之報告書

近日人心之險詐愈甚。社會之怪狀越多。趨魅趨魘。黑幕重重。大好青年。儘多縱情于聲色。運其巧計。行其陰謀。務于奢華。上而至于達官顯宦。下而至于販夫走卒。莫不鬼鬼祟祟。運集最近二十年來社會上千奇百怪之資料。以說部之靈活暢心。妙筆有威。特請小說大家。立意正大。以承續吳研人先生之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一書誠可謂異曲同工。後先比美矣。內容

全書四册 價洋二元 實售七折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中年以上之婦女其難關即在乎行經將絕之時即經期欲斷而尚未斷之際是也此時為婦女往往多病身體甚為疲乏即所謂過渡時代斯時必需加意調護使其身體強健則此後必獲強壯也天下各處婦女在此三十五年中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力而得平安之幸福於以上所述之時即如黑龍江省龍江縣行政生新血使血潔淨有血輸入血管滋補惱筋使各部強健有力故而見效如是神速也即如黑龍江省龍江縣行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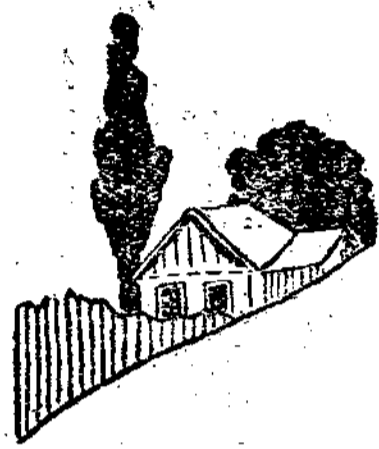
行經將絕之期及經期既斷之後請觀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如何有益於婦女使彼等康壯喜藥



公署張卓千先生令堂之證書有價值矣張君來函云家慈因幼年操勞過度以致身體日孱百病乘虛而入民國四年病劇至青岡縣任所又因水土不宜病益加劇延良醫罔奏效果時有友人歷舉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用見告當即購數瓶按法試服疾日見瘳自茲每飯必服從無間斷屈指時越七年歷經三縣非特今昔氣色儼如兩人而體質康固宿疾居然若失矣追溯溯流家慈今日之強健鑿何莫非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賜感喜交集無以爲報茲特刊登鳴謝並附上家慈小照一頁維希察收刊登是爲至荷閣下之令堂或尊夫人或令姊妹等患有婦科疾病祈即購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切勿遲延或閣下自覺精神不濟身體衰弱或患胃弱不化癱瘓骨痛或服紅血補丸可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奉送忠告婦女小書

茲有精美小書及忠告婦女奉送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不取分文



盜亦有道

胡奇塵



語曰盜亦有道。此言信然。聚數千百亡命之徒。呼嘯而爲盜。夫苟無道。將至自相刦奪。自相屠戮。夫何以能刦人。某君爲余言。法之能行。雖強盜可以治。國家法之不行。共和國之憲法。亂國之具也。吾初聞其言。以爲得毋太激。及觀乎今日中國之政治。而後知法之不行。共和國之憲法。爲亂國之具也。而後知中國之政府。曾盜之不若也。嗟夫。滔滔皆是。將從何處復見有道之盜哉。吾於是愈思俠盜楊興與不置。

楊魯之蓬萊人。少讀書。清光緒時。應童子試。且錄取矣。以書法狂草。而被黜。楊遂棄舉子業。不爲曰。大丈夫讀書明理。豈爲功名計哉。世將大亂。肉食者尙夢夢無所覺。貪旦夕之安。死無所

矣。已而果有光緒甲午之役。繼之以拳匪之禍。喪師辱國。割地輸款。爲世所笑。而楊聞耗痛哭。歎息於國事之不可爲。政府之不可恃。乃與其邑之少年子弟組織民團。爲自衛之計。定章立法。井井有條。且督之以工作。而教之以學問。隱然如今日所謂地方自治人民自決也者。楊之聲勢既盛。忌者亦多。本邑紳耆尤不直楊之所爲。疑將謀爲不軌。密告於縣令。將治以謀叛之罪。而楊已偵知之。聚其黨。決去。留曰。世事不可爲。毋甯入山而爲盜。從我者左。不從我者右。於是數千人皆左立。乃相與椎牛沽酒。當天泣誓入山爲盜。死而不悔。初其邑之西偏有大谷焉。四山壁立而中窪。爲谷。其地可二三百畝。平衍能耕種。有小溪發源於山顛。直貫平地出山。而與大河相匯。四面山如削。不能插足。惟小溪出山處。可以駕小船出入。然水急若奔舟。行偶不慎。輒爲覆沒。故其地爲人跡所不到。雖漁父野叟亦不知也。惟楊嘗知之。審凡其形勢。方位。悉繪爲圖。藏之篋中。然亦祕不示人。至是則攜耒耜弓刀戈矛之屬。率其衆而入谷。一夕盡行如神。龍不可測。及縣令率兵至。則杳不見楊之蹤跡。搜其故居。亦無所有。乃縱火焚之。悵悵而返。然鄰里之受其累者已數百家。楊在谷中聞之。仰天歎曰。嗟夫。官之力捕我。則不足。而欺良民。則有餘。是官之可誅。而實我有以

致之。吾無以對吾鄉里父兄矣。久之。縣令亦微聞楊在谷中。然不敢問。繼又思招撫之事。未果。行而令以他故棄職。其議遂寢。

楊居谷中。立法令。定紀律。明賞罰。與衆同甘苦。出而劫人。以貪吏爲限。苟劫一良民。以違法論。死無赦。其衆出則行。劫入則亦務耕種。修守戰之備。儼然一小王國。而不得以盜視之。

其初。楊之發令。施命。衆亦有不奉者。有陽奉而陰違者。出谷劫人。往往欺良侮弱。楊微聞之。乃斬首二十五人。以示其法之不苟。二十五人者。楊之弟居其一。戚屬居其三。於是衆人乃不敢不守法。而紀律肅然。楊泣涕而言於衆曰。殺人不仁之甚者也。余不得已也。吾非不愛吾弟與戚也。法不可私也。一時聞者。無不感泣。而俠盜之名。亦聞於遐邇。

一日。者有儒生。寬衣博帶。入谷見楊。自陳姓氏。旣畢。曰。吾儒者也。而爲貪吏所誣。指爲盜。傾吾家。今願投大王麾下。供驅策。書生無用。然頗知兵法。熟讀左氏傳。或有一得之愚。可以爲大王之助。言已。復放聲大哭。楊叱之曰。止。哭何爲者。儒生曰。棄父母之鄉。投身爲盜。余非好爲此。余不得已也。纔思至此。不禁欲痛哭耳。楊聞言。推案起。亦大哭曰。我之爲此。與汝同也。哭罷。飲之酒。縱談甚歡。日將暮。儒生已微醉。楊忽變色。叱左右縛儒生而斬之。左右出不意。不知所措。然

楊之令不敢違立縛儒生。儒生奮起相鬥。徒手格殺左右二三人。蓋儒生亦精技擊。初非文弱之流。

方格鬥間。楊但作壁上觀。頃之。乃翹其一指以稱儒生曰。不愧爲健兒。然何苦爲昏庸貪黷之官。吏用乎儒生。無言。然心已無主。蓋己之舉動。無不爲楊所燭。照而無以自遁。卽拱手謂楊曰。何以知吾爲官。吏用吾。願一聞死。亦不辭。楊曰。君哭而不哀。僞哭也。吾以是知子之奸矣。方談話間。儒生趁楊之不備。思欲擊楊。然手未動而目已動。目纔動。楊已知之。危立以待其來。儒生奮拳擊楊。要害。楊有備。不中。反擊之。仆地。乃就縛。其夕。斬於谷中。而衆愈服。楊有先見之明。

數日。官中不見儒生。返知有變。乃使人訪之。得其詳。莫不變色。儒生蓋爲名捕。善治盜。而不意死於楊手也。其家人聞之。願納巨款以贖屍。楊笑曰。非我欲殺彼。彼欲殺我耳。今者人已死。孤兒寡婦。孰是可憐。我非賣死人骨頭者。何贖爲。以屍還諸其家。且贈以數十金焉。於是而俠盜之名愈著。

一日。楊臥室中。忽失一古劍。舉谷惶恐。楊獨沈默。初不介意。徐徐曰。微物也。失之無可惜。下令

勿追。或問其故。楊仍曰：微物也。失之無可惜。久之其劍又掛於壁上。而不知所自來。楊語所親曰：竊吾劍者必谷中兄弟。非外人也。然而劍上鐫吾名以之。售於外人。則竊者自投羅網耳。故吾謂必甲竊之。以誣乙也。誣之之法。竊劍暗藏於乙所。及一旦搜出。則乙不免於死矣。是時吾誅之。則冤乙。吾赦之。則亂法。故置之不問。爲上甲無所售其計矣。聞者服其言。而楊之仁與智。皆於此一事見之。

或問楊曰：以子之才。何事不可爲。而必欲爲盜乎。楊慨然曰：世變方急。不出十年。天下將有大亂。子不見朝政不綱。外患日急。如疾風暴雨相逼而來。其能一日甯乎。故吾爲盜。以自隱耳。時人方震於瓜分之說。或乘勢問楊曰：吾神州其將被瓜分耶。楊曰：不然。彼歐美各國。勢均力敵。瓜分吾土。非宰割吾之難。而難於分之均。安得有陳平之刀以分此一塊肉哉。故曰：瓜分。分無患也。所患者內亂耳。或又問內亂之謂何。楊曰：今之人心已成土崩瓦解之勢。朝廷不能信其民。民不能信其朝廷。彼此疑忌。已非一日。一旦乘機而發。如水之就下。而莫之能止。今者隄尙未潰。故猶保旦夕之安。及其一決。誰復能禦。或曰：然則內亂之發也。若何。內亂之止也。何。曰：楊搖首曰：是非吾所能知。然十年內禍必作耳。問者唯唯而退。果不數載而有辛亥革命之役。

民軍既起。或說楊令贊助革命。楊曰：已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愧不能有所建樹。安能居他人下哉。世既有太原公子。老夫將作虬髯客。以此谷爲扶餘國耳。各行其志。彼此不相犯可也。堅謝不往。已而清廷讓位建中華民國。開千古未有之局。一時皆額手相慶。謂中國從此太平。從此努力自強。將與歐美列國並駕齊驅也。楊聞之。獨不以爲然。問人曰：何謂民國。或語之。故楊啞然笑曰：民國者。人民之國也。專制之國有帝王負責。人民之國當人民負責。爲民國之民。難於爲帝國之民者。萬倍。今吾民能勝其任乎。使三尺童子負千鈞之重任。駕驚馬作千里之行。其不蹶躓也。幾希。或以爲言之太過。中國之國民。雖無能。猶不至是。楊曰：君但拭目以俟之。可耳。乃未幾。而果有第二次之革命。而果有洪憲帝制之運動。而果有張勳之復辟。於是人始服楊之言。

或復叩楊以時局。楊曰：愈幹愈壞。今已成不可收拾之勢。專制之樊籬。旣撤在上者。決不能重張共和之責任。甚重。吾民又不能任負前途之險。十倍於清廷也。或曰：然則將至於亡國而後已乎。楊笑而不答。固問之。則又大哭。哭已復言。言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如曰：專制國不能有二王。民主國可以有兩總統。如曰：民國人人皆大總統也。又曰：其兩其兩。杲杲出日。木之有心。

無喻其惡。又曰：自西徂東，自東徂西，四海一家，皆兄弟也。又曰：無以我爲盜，盜亦有道。以盜之道治吾谷，吾谷可治也；以盜之道治天下，天下可治也。民國，國民國，非不美也。民主，民主，天下之罪惡，乃假汝以行哀哉。

楊所言多如此人，莫能知其意。遂亦不復問。民國以來，楊爲盜如故，而所劫者仍限於貪吏，未嘗稍有害於良民。或他匪之騷擾鄉里者，楊亦爲之驅除。或軍士之魚肉鄉民者，楊尤嫉之。如仇，必置之死地，而後已。人民之感戴楊某也，乃遠在總統之上。

當歐戰方酣時，中國欲加入參戰而未決，一時議論殊不一致。或然，或否，各有所見。某督軍聞楊名，密使人以此事叩之於楊。比至而楊已死矣。

初，楊之將死，召其黨徒而謂之曰：吾將死矣，吾死，汝等毋久居於此。居此不自相殘殺，亦必爲官軍所殲。願爲農者爲農，躬耕自給，不患無食；願爲兵者爲兵，須知兵之職在於衛國衛民，而不在於殃國殃民也。願爲盜者仍爲盜，然當爲俠盜，而毋爲惡盜。扶弱抑強爲世人鳴不平而已。亦藉以爲生者，俠盜也。只知劫財掠貨，甚至欺弱畏強者，惡盜也。爲惡盜者，非吾徒也。吾雖死，必爲厲鬼，擊其腦。吾爲盜數十年，而無鎗銖之蓄，然吾有無價之寶，分贈與諸兄弟。諸兄弟

其母忽視之言已出一小鐵匣授其黨徒黨徒以爲必寶物也乃公啓而視之比啓匣無別物乃孫子兵法一卷老子道德經一卷方傳觀間而楊已溘然長逝矣其黨徒爲之發喪葬於谷中事畢乃各散去楊無子其黨徒集資數百爲其妻建尼庵妻乃爲女冠居庵中以終餘年黨徒四散有爲農者有爲兵者而爲盜者十不得一二

越一年忽有少年衣服麗都投於庵中見老尼輒拜尼不知所爲徐問官人何來少年曰吾昔年行路爲盜所困乃忽遇俠客救吾賤軀耿耿此心何時能報昨聞吾軍中某君言知救我者楊義士今義士已死而夫人在此也故來投拜耳言已彼此感泣如母子焉少年旣厚贈老尼而去此後往來不絕

蓋少年是時爲某軍中之祕書而楊之黨徒某亦已爲軍官偶然談及其事當時救少年某亦在場故知之審而言之確少年因以知楊之已死與楊妻之爲女冠也



漆匣子

協作探案之五

蘭翁

漆匣子

上

凱蒂展開一張晨報向我。和德利富二人說道：「這是今天出版的晨報。我念一節廣告給你們聽。」接着便朗聲念那廣告道：「有一隻塗漆的金屬匣子匣中有十二張紙乃是關係埃及古物的文字。這東西忽已失去。如果有人將這十二張原紙連同漆匣送到馬克遜屋密司

脫法笛羅那裏情願奉酬五百磅並且決不追究那東西的來由。」凱蒂讀完瞧着我們說道：「這個廣告實在很足以注意的並且這已是第四次了。當第一次發見的時候不過懸賞一百磅後來逐漸加添竟不惜加到五百磅這就可見那失主心愛古物了。你們以為怎樣？」我自語道：「五百果然不是小數啊。」凱蒂道：「不錯德利富你有什麼意見？」德利富答道：「我知道那馬克遜屋乃是一所新造的美國式建築竟有四百尺高並且大半用鋼鐵和膠土造成的這一著才足以引起我的注意。」凱蒂笑道：「你們二人的目的各不相同却多沒有注意那關

係埃及古物的古紙那原。是。值。價。的。東。西。啊。」
我接口道：「但你今晚特地邀我們倆到來。諒必不是要我聽你演講埃及的古物罷。」凱蒂道：「這是當然的。我們的宗旨就在乎取得那五百磅賞金。」我道：「那麼你想我們可有取得的機會麼？」凱蒂道：「這話我實在不敢說。」我道：「但你可知道那十二張古紙在什麼地方？」凱蒂道：「知道的。」我道：「在那裏呢？」凱蒂道：「在馬克遜屋的最高一層樓上。」說到這裏德利富旋轉頭來。似乎起勁些了。凱蒂向他微微笑著。便將手中報紙摺好。放在桌上。又緩緩撥了撥爐火。才仰起身來。婉聲說道：「我們三個人自從結成了團體以來。雖則經過了

幾件案子。但所得的報酬。究竟算不得多。因此我時常在各方面注意。希望可以得一個弄錢的機會。幾天前我發見了這個懸賞的廣告。便引起我的注意。但第一次他只懸賞一百磅。還不能使我十分起勁。後來加添了一倍。我便定意嘗試一下。我雖知道這件事不容易著手。但那位法笛羅先生。我早先聞名過的。因當數年以前。我偵探一件案子。法笛羅竟也牽涉在案內。他是當律師的。但他的品行是否正直廉明。我實在不敢深信。這時他爲着幾張紙頭。竟願出二百磅的重酬。我即使不從金錢上着想。這件事的本身。已有足以使我注意的價值。那時候他剛巧需

用一個書記恰給我進身的機會我就自投進去接受了那個位置法笛羅住在馬克遜屋的最高一層租了兩間屋子我到了那裏私下打聽才知道那十二張失去的古紙並不是法笛羅的乃是一個美國人喚做藍麥克的藍麥克是一個富翁也是一個著名的藏古家據他說那幾張紙記載着許多埃及古物的歷史和來由實在無價的東西法笛羅受了藍麥克先生的委託才登報懸賞他原只是一個居間的人我明白了這層又進一步研究那紙頭所以失去的原由我聞得起初藍麥克要想在亨潑洲中置些地產這件事他委託法笛羅代辦在數月前法笛羅將那地產的紙契藏在一隻塗漆的

金屬匣中親自到美洲去和藍麥克接洽他在美洲勾留了好一回才同著藍麥克一塊兒回到英倫來一則藍麥克要瞧瞧亨潑洲的地產究竟怎樣一則他要將所藏的十二張埃及古物的歷史給倫敦博物院的主任們瞧但在啓程以前他恐怕那幾張紙有遺失的危險因覺得法笛羅的那隻藏紙契的匣子非常輕便匣子的外觀既很素淨當然不至於惹人覬覦所以他特地照樣製造一隻另外又加了一把鎖當他們在船上的時候那隻做造的藏古紙的匣子就放在藍麥克自己的艙中還有那隻放紙契的原匣仍舊歸法笛羅執管他雖這樣小心保藏誰知

當輪船駛進英倫海口的時候，藍麥克的那隻藏古紙的匣子竟從他的臥艙中被人盜去。這就是那紙匣遺失的實在情形。有一部分我還是從藍麥克自己口中探聽出來的。因他爲着這遺失的事，不時到馬克遜屋去和法笛羅商量。曾有一次，我的雇主不在室中，我乘機和藍麥克攀談，說到那失紙的問題，他向我道：『正是這幾張紙，我真非常寶貴。現在失去了，沒有下落，心中真說不出的難過。但我只求原物重還，不惜重賞，也不願究問根由。如果再也沒有消息，即使要我出一千磅的酬謝，我也決不吝惜。』論情，我既已探明了這一件事的情由，當然可以向法笛羅辭職，不必再留在那裏。可是

我有一個私見，很想瞧瞧他那一隻藏古紙的匣子裏面，除了亨潑洲的地產契約以外，究竟有沒有別的東西。因爲雖有幾次，他背向着我悄悄的開了那隻塗漆匣子，獨自瞧視，真像守財虜偷瞧他自己的藏金一般。我見了這種情狀，禁不住懷疑起來，覺得那匣子中似乎不像是什麼契約，却似什麼重價的祕密東西。因思他們倆本有兩隻形式相同的匣子，一匣存放契約，一匣保藏十二張古紙。那時在表面上雖似失去了那隻藏古紙的匣子，實際上却彼此調錯，失去的也許只是契約，匣子那隻藏古紙的一匣却已落在法笛羅手中。他覺得有利可圖，所以才有

那種鬼鬼祟祟的態度我既有了這一層疑心，就蓄意證實一下。那隻塗漆的小匣放在一隻大箱裏面，但同樣的大箱共有三隻都並列在一壁。不過放漆匣的一隻大箱外面標着H.P.兩個字母，很容易辯認。第一次我正開了那隻大箱，要想覓那金屬的小漆匣時，法笛羅突然進來。那時他的容態霎時變異，使人見了再也。不會忘記。我便向他說了幾句假話，他才放心。不疑。但我回想他當初面上失血和眼光中顯露恐怖的狀態，越覺得我的理想近於事實。以後我隨處留心，他一聽得提起那失去的古紙，他的眼光便自然而趨向那一排的三隻大箱上去。並且過了幾天，他還慫恿薩麥克增加賞金。因此種種，還加上許多較小的印證，我就深信那隻失去的古紙匣子一定在法笛羅的掌握中。他的目的無非希望那獎金到了最高的數目，才肯將古紙脫手。此刻他脫手的時機也許已經到了。這是我個人的理想，但法笛羅的用意或者更進一層也未可知。就是這一件遺失的事情，也許竟完全出於他的計劃。他先預備了一個同黨乘虛動手。薩麥克却處在鼓中，但無論如何，那十二張古紙我敢確信在他的手中。假使我有時機，我當然可以查明他的真相。可惜他好似已略略有些懷疑我了。在一星期前就給我辭職的通告，所以明天就是我在馬克遜屋

服務的。最後一天了。」凱蒂說完，便把目光注在火中。沈沈不語。我禁不住問道：「你自從第一次開箱失敗以後，難道沒第二次機會麼？」凱蒂道：「實在再沒有落手的機會。法笛羅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每天晚上他總等我先走出來，並且馬克遜屋中的各門都是用烏木和避火的鋼板做的，特別堅固。那鎖也是上品，不容易撬發。此外屋中雖有一個管門的人，但到了晚上七點鐘時，全屋便要關閉，誰也沒法進出。」我因道：「那麼你爲什麼不把這一件事實向藍麥克說明？一方面說破了法笛羅的狡謀，一方面也可以領得藍麥克的獎金。不是一舉兩得麼？」凱蒂答道：「你的話果然不錯，但

我所以不敢這樣，有兩層意見。第一，我所懷疑的，究竟還是理想，不曾完全證實。第二，法笛羅防備很嚴，萬一他覺得他的計劃破露，他也許先將那古紙毀滅。」這時德利富仰起頭來說道：「你說法笛羅租了兩間屋子，但那三隻大箱藏在那一間裏呢？」凱蒂道：「就在靠裴林頓街轉角的一間。」德利富道：「不是在最上一層麼？」凱蒂道：「是啊，那屋子原是這裏有名的高屋。」德利富自言自語道：「離地四百呎的高度，果然也算不得低了。」凱蒂微笑道：「若使打算從地上爬上去，原是不容易的事呀。」德利富不答，緩緩立起身來，將外衣取起，攢在臂上，又

戴。上。帽。子。凱。蒂。問。道。「你。往。那。裏。去。呀。」德。利。富。作。簡。語。道。「我。就。到。你。所。說。的。馬。克。遜。屋。去。瞧。瞧。」

下

我。在。敘。述。我。和。凱。蒂。在。第。二。天。上。所。做。的。事。情。以。前。先。把。德。利。富。那。天。晚。上。經。歷。的。情。形。報。告。諸。位。自。從。凱。蒂。把。失。紙。的。故。事。在。伊。寓。裏。告。訴。了。我。們。以。後。隔。了。四。十。八。個。鐘。頭。德。利。富。已。回。來。會。見。我。們。我。們。一。瞧。他。的。狀。貌。便。知。道。他。所。經。歷。的。事。情。一。定。有。什。麼。出。人。意。外。的。地。方。所。以。我。們。靜。悄。悄。等。他。發。言。他。倒。身。坐。在。一。隻。睡。榻。上。把。他。的。兩。條。長。腿。伸。了。一。伸。才。緩。緩。的。說。道。「我。對。於。這。件。事。最。初。發。生。出。來。的。興。味。不。

在。那。古。紙。的。重。價。却。在。那。古。紙。藏。匿。的。地。方。竟。在。這。樣。的。高。屋。之。中。我。是。一。個。天。性。喜。歡。爬。高。的。人。達。到。了。這。樣。的。機。會。不。消。說。是。喜。歡。從。事。的。我。到。馬。克。遜。屋。時。大。門。已。經。關。閉。我。因。依。着。你。的。說。話。立。在。裴。林。頓。街。的。轉。角。向。上。望。那。最。高。一。層。的。窗。我。只。望。了。一。望。頭。頸。便。覺。得。痠。痛。可。見。得。那。屋。子。的。高。度。果。真。不。虛。若。要。爬。緣。這。樣。的。屋。子。在。清。天。白。日。只。消。有。了。一。根。繩。子。和。一。隻。鐵。鉤。再。加。上。兩。個。鐘。頭。的。工。夫。原。也。算。不。得。難。事。但。那。時。天。既。昏。黑。繩。鉤。已。不。能。應。用。此。外。更。沒。有。相。當。的。梯。子。我。身。上。既。沒。有。翅。翼。怎。麼。樣。爬。上。去。呢。當。我。的。眼。光。向。上。瞭。望。的。時。候。忽。見。天。空。中。

有兩條並行的黑綫直橫過馬克遜屋的屋頂。原來是兩根並行的電線這不是一個很巧的機會麼。因我假使在電桿上爬緣上去攀着了。電線就可以接到馬克遜的屋頂。但這時有一個疑問就是這種從電線上攀緣的方法。只有短距離的可能。假使距離太遠。無論手臂上沒有力量。還未免要被下面的人瞧見。可是近處呢。這時我見那電線越過了街道。直接到馬克遜屋對面的屋頂。對面是一個有名的食舖。名叫做佛來帝屋子。倒也很高。屋頂上本有一個屋頂花園。當天氣和煖的晚上。那許多酷食的主顧都在上面飲酒談笑和聽那音調悠揚

的弦樂。我若走到佛來帝的屋頂上去。果然是極容易的。但那佛來帝屋比較馬克遜屋。却還減低一層。我即使上去和電線的高度相差既遠。仍舊沒法攀上去的。我測度了一回。覺得無機可施。剛要預備回去。忽見佛來帝的屋頂上面斗的發出一種奇光。我初時不禁詫異。定睛一瞧。原來有許多電燈。紫成的一種紙烟廣告。那電燈的廣告架子。搭得很高。因想若使踏到了電燈架子上。面那就可以攀着上面的電線。豈不是又有一線機緣了麼。但再一回想。還有兩個難題。就是那架子的建築。只爲裝電燈的用。當然不十分堅固。我爬緣上去。可承載得起麼。萬一到

了。上面架子忽然坍塌。你們想我還有命麼？」說到這裏他演演手勢。我連忙將雪茄烟匣授過他取了一支一邊擦火一邊瞧瞧凱蒂那時凱蒂的面容灰白櫻唇也微微開張似乎正聽得出神一回兒德利富繼續道「我是不怕死的人那架子是不是堅固在我本不生問題但另外一個問題却正不容易解決原來我攀到電線上去本帶着祕密性質的假使上去的時候屋頂上有別人瞧見豈不是仍要壞事那時候我從電燈光中瞧去明明見有許多飲酒的人在那裏談笑那麼我怎能夠冒昧上去呢於是我就離去裴林頓街回到自己的寓中暗想我們要偵探古紙的下落雖則有一線機會但

那機會只有在下雨的晚上佛來帝屋頂花園上沒有人迹的當兒才能實行否則到底無能爲力了第二天的早晨陽光燦爛我私忖當真沒有機會了可是到了傍晚天氣忽然變異我不禁大喜心想晚上也許會下雨罷晚飯過後仰望厚雲中還有幾點星光瞧那天氣遲早終要下雨但如果下得太晚對於我的計劃還是徒然雖則如此我却少不得要去嘗試一下到了十點鐘時我穿上一件單薄的外褂衣袋中藏着幾件應用的東西就向佛來帝食舖進行到了屋頂上面果然有一隊絃樂隊在那裏吹奏還有許多客人飲酒吸烟非常鬧熱我只得揀了一個座

位。仰。起。頭。來。仔。細。瞧。那。電。燈。的。架。子。架。子。是。木。頭。做。的。望。去。非。常。粗。壯。預。料。我。身。體。的。重。量。不。致。發。生。問。題。並。且。那。架。子。的。頂。和。通。向。馬。克。遜。屋。頂。的。電。線。相。去。沒。有。幾。尺。到。了。上。面。一。定。攀。得。着。的。我。忖。度。了。一。回。心。中。暗。暗。歡。喜。但。這。些。賓。客。什。麼。時。候。才。會。得。散。去。又。不。禁。焦。灼。不。安。這。時。候。忽。見。有。幾。個。女。客。忽。忽。向。下。走。去。我。伸。出。掌。心。向。空。中。承。着。哦。原。來。已。下。雨。了。不。消。十。分。鐘。工。夫。屋。頂。上。的。人。們。除。我。以。外。已。完。全。下。去。那。時。雨。點。已。逐。漸。放。大。一。時。也。決。不。像。會。得。停。止。我。瞧。瞧。時。計。剛。巧。十。點。半。鐘。我。知。道。佛。來。帝。要。到。一。點。鐘。收。市。我。從。電。線。上。一。來。一。往。儘。管。來。得。及。哩。於。是。我。立。起。身。來。把。內。衣。的。鈕。子。

扣。一。扣。緊。又。去。了。手。套。放。在。袋。中。預。備。爬。那。電。燈。架。子。不。一。回。我。已。爬。上。那。架。子。的。一。半。暗。想。我。這。樣。爬。緣。上。去。如。果。下。面。街。道。上。有。什。麼。人。瞧。見。那。我。要。往。警。察。所。裏。去。過。夜。了。我。正。這。樣。想。我。的。腳。不。期。踏。在。一。隻。電。燈。泡。上。忽。聽。得。乒。乓。一。聲。不。禁。吃。了。一。嚇。因。為。打。碎。了。一。個。燈。泡。雖。不。妨。事。然。假。使。因。此。而。引。起。下。面。人。的。注。意。那。就。壞。了。停。了。一。停。沒。有。動。靜。我。再。繼。續。向。上。爬。緣。我。的。身。體。到。了。架。子。的。近。頂。忽。覺。得。那。架。子。竟。也。有。些。兒。震。動。我。確。信。這。架。子。不。會。得。攤。陷。的。但。那。並。行。電。線。離。開。架。頂。約。有。六。七。尺。光。景。不。但。我。的。身。體。應。得。立。直。在。架。頂。上。面。還。須。舉。起。了。兩。手。

方。才。攀。附。得。着。但。架。子。的。高。頂。只。是。一。根。五。寸。寬。和。兩。尺。長。的。木。條。我。要。憑。空。立。在。上。面。並。且。須。全。體。伸。直。那。實。在。是。危。險。的。事。啊。其。實。在。那。時。候。我。的。身。體。受。了。冒。險。心。和。好。奇。心。的。衝。動。再。也。沒。有。工。夫。想。到。危。險。我。緩。緩。的。爬。到。了。高。頂。先。把。左。足。足。尖。踏。在。那。五。寸。闊。的。木。條。上。面。兩。手。用。力。握。着。右。足。却。仍。垂。在。下。面。以。備。偶。一。失。足。墮。下。時。還。不。至。完。全。落。空。我。立。穩。以。後。逐。漸。的。踏。上。右。足。又。放。了。兩。手。身。子。也。趁。勢。直。立。起。來。那。時。候。的。動。作。十。二。分。的。緩。慢。眼。睛。只。能。向。下。面。注。着。心。中。很。想。瞧。瞧。我。頭。頂。上。的。電。線。究。竟。還。距。離。我。多。少。可。是。實。在。沒。有。那。抬。頭。仰。瞧。的。胆。力。我。的。左。右。兩。足。既。已。並。立。着。在。架。頂。

的。木。條。上。面。身。體。也。已。立。直。再。進。一。步。的。舉。動。就。也。把。兩。手。高。舉。起。來。整。備。攀。附。那。頭。頂。上。的。並。行。電。線。我。這。舉。手。的。舉。動。當。然。是。不。敢。輕。忽。的。否。則。我。身。的。重。量。一。失。平。均。跌。下。去。一。定。沒。有。命。活。我。將。手。舉。過。了。頭。頂。緩。緩。的。摸。索。電。線。竟。摸。索。不。着。我。既。不。敢。抬。頭。向。上。面。瞧。視。若。使。把。腳。尖。仰。立。起。來。却。更。沒。有。這。種。膽。力。我。不。是。很。危。險。麼。那。電。燈。架。子。本。來。是。靠。邊。建。築。的。所。以。那。時。候。下。面。街。道。中。的。車。馬。經。過。的。聲。音。微。微。震。動。我。的。耳。朵。真。像。做。夢。一。般。正。在。那。時。我。的。手。指。忽。然。觸。在。電。線。上。面。於。是。緊。緊。將。電。線。握。住。我。知。道。已。經。出。險。了。我。的。兩。手。攀。着。電。線。向。對。街。馬。克。

遜屋進行的時候雨點越發大了。因思這時下
面的人決不會抬起頭來見我。我儘可以平安
上馬克遜屋的屋頂了。」德利富說到這裏停
止了。續續呼吸他的雪茄。凱蒂很急切的問道
「以後便怎麼樣呢？」德利富繼續道「我在
電線上爬到馬克遜屋的屋頂原是很容易的
事。那屋頂上有一個天窗直通那一間靠轉角
的屋子。天窗是沒有鎖的。我從那裏下去就也
不費吹灰之力。我從一根繩子上吊身下去。便
見你所說的靠壁三隻大箱。我就揀那隻標着
H.P.字母的箱子。用器械撬開。不到一分鐘。工
夫那隻塗漆的小匣早已到了我的袋中。接着
仍舊從電線上回去。這一次雖則駕輕就熟。比

較的容易一些。但雨點越發放。我滿身都
被雨水浸透。比第一次更難受多了。」德利
富說完便摸出一隻扁形的塗漆金屬匣子
來說道「這裏面就是十二張古紙。請你們
瞧罷。」他把匣子放在桌上。室中忽而靜寂
起來。凱蒂既然一言不發。我也不敢動。那匣
子德利富似很詫異。仰面瞧着我們。凱蒂的
嘴唇微微顫動着。說道「唉。德利富你真可
憐。」德利富怪問道「什麼事呀？」凱蒂道
「那匣子已經空了。」德利富不由的呆了
一呆。又作詫異聲道「空了麼？」凱蒂伸手
拍着他道「正是你竟空冒了一次險。因你
所經歷的事情。在昨天晚上。但昨天早晨。法

笛羅覺得獎金的數目已加到了五百鎊他的慾望似已滿足因便設法把那古紙還給藍麥克了「德利富聽了臉色紅了一紅接着便低垂着頭現出失望態來凱蒂急忙作安慰聲道「雖然如此這件事這樣結果在我們還不能算沒有利益我已告訴你過昨天是我給法笛羅服務最後的一天當清早時分法笛羅費了許多時候寫一封信他將信稿撕毀了幾次方才寫成隨即將信交給我教我坐了車子送到藍麥克那裏去我覺得那信一定和古紙有關係的這時既然湊巧落在我的手中不能不窺探一下所以我取了信一直回到這裏見了聶格耳就設法將信封用蒸汽拆開便見那信上

說道「密司脫藍麥克鑒你這五百鎊的賞金居然奏效了今天早晨你那遺失的十二張古紙已經被一個人送到我的辦公室來你既預先聲明不願意追究根由也只得遵命聽他自由幸虧那古紙依舊完好一些沒有損壞今天下午我準備親自將那東西送還給你使你驚喜一下法笛羅啓」我們一瞧這一封信法笛羅的計劃果然着着都被我料中那時他見賞金已加到五百就假托已有人把古紙送還好在藍麥克有言在先只求原物奉還並不追究所以法笛羅並不冒什麼險只消把古紙交出那五百鎊賞金就可以進他袋中實在是一件輕而易舉的

事。但。我。那。時。忽。記。得。藍。麥。克。曾。經。吐。露。過。萬。一。情。急。即。使。出。一。千。磅。賞。金。也。所。不。惜。因。此。我。和。聶。格。耳。商。量。假。使。我。們。先。將。五。百。磅。向。法。笛。羅。贖。取。那。十。二。張。古。紙。然。後。再。送。到。藍。麥。克。那。裏。向。他。要。求。一。千。磅。一。舉。手。間。我。們。便。可。以。從。中。賺。取。五。百。磅。也。不。枉。我。們。勞。碌。一。番。不。過。我。們。在。實。行。這。個。計。劃。以。前。須。得。預。備。五。百。磅。現。款。才。可。向。法。笛。羅。購。取。計。議。已。定。我。便。發。一。個。電。報。給。法。笛。羅。那。電。道。一。午。後。三。點。鐘。在。蒲。沙。物。旅。館。中。等。你。一。那。電。上。並。不。具。名。可。是。法。笛。羅。得。電。以。後。一。定。會。以。爲。是。他。的。委。託。人。藍。麥。克。發。的。決。不。至。有。什。麼。疑。惑。一。面。我。又。往。銀。行。裏。去。把。我。所。有。的。現。款。盡。數。提。出。又。抵。借。了。二。百。

磅。湊。足。五。百。的。數。目。我。把。全。數。交。給。聶。格。耳。以。便。他。往。蒲。沙。物。旅。館。裏。去。和。法。笛。羅。會。面。交。易。昨。天。下。午。我。已。不。往。馬。克。遜。屋。去。了。到。了。三。點。鐘。時。法。笛。羅。果。然。到。蒲。沙。物。旅。館。和。聶。格。耳。相。見。聶。格。耳。對。他。聲。明。藍。麥。克。忽。然。有。事。不。能。踐。約。所。以。叫。他。代。替。同。時。將。寄。給。藍。麥。克。的。那。封。信。取。出。來。作。證。又。把。五。百。磅。紙。幣。交。點。清。楚。法。笛。羅。這。時。既。已。見。了。如。數。的。賞。金。當。然。沒。有。懷。疑。的。必。要。就。將。那。隻。漆。匣。中。的。埃。及。古。紙。交。還。給。聶。格。耳。聶。格。耳。一。得。古。紙。便。逕。自。去。見。藍。麥。克。見。面。後。聶。格。耳。便。說。那。古。紙。現。在。在。他。手。中。藍。麥。克。如。果。願。意。將。賞。金。加。增。一。倍。立。刻。就。能。將。原。物。交。還。

這種舉動你不是覺得有些冒險麼？其實不然。因為法笛羅的狡謀我們既完全明瞭，如果藍麥克有什麼疑惑，或有意外的舉動，我們儘可以說明真相，那時即使不能賺也決不致有吃虧的危險。可是藍麥克乃是一個慷慨的人，他只在乎取還他的寶物，竟一言給聶格耳一千磅的酬金，並且也絕不究問一句，因此之故，我們已賺到了五百磅，你雖空勞了一遭，但也不必因此悒悒不快了。」德利富道：「一定神答道：『這個計畫現在固然很好，但一旦法笛羅和藍麥克彼此相見，這秘密就未免要破露了。』」

凱蒂道：「這也未必一定要看他們見面時誰先提起那個題目，再說假使藍麥克先說起古

紙的事，法笛羅既覺得有人瞧破他的秘密，他當然只能將錯就錯，決不敢和藍麥克說明白的。」德利富道：「你的話果然不錯，但你們兩個人用了全力，竟得到一半，我想也算不得什麼。」凱蒂向我瞧瞧，回答道：「正是我和聶格耳也這樣想，但我為藍麥克打算時機，既急不得不這樣了。」德利富重新將桌上漆匣子取起，很經意的要想開發那匣子的鎖，不料竟開不開，於是他取出便用刀來着手攔發，冷然問我道：「聶格耳這樣說來，這匣子已是空的了。」我應道：「是啊，法笛羅非常量小，他將古紙交還了，我這隻藏紙的匣子，却仍舊帶回去的。」德利富

仍。作。不。滿。聲。道。「匣子被他取去。現在我已取
回來了。不過那五百磅進了他的錢囊。再也沒
法可想。我真有些氣不過呢。」我道。「雖然事
實如此。原也無能為力的。」我的說話未完。德
利富忽作怪聲叫道。「好上帝！」原來那時候
他手中的那隻金屬漆匣蓋突的彈開。德利
富突出的眼球灼灼射在匣上。我和凱蒂也急
急立起來。伸頭過去。瞧時。忽見匣中藏着五百
磅的紙幣。凱蒂歡呼道。「唉！你們可明白了麼？」
又指着我道。「這紙幣就是你昨天下午向
法笛羅購紙的代價。他隨手將紙幣藏在這一
隻匣中。竟不料這匣子仍舊回到了我們手裏。
那麼我們不是已得了一千磅的全數麼？」德

利富連連點頭。一回兒他很鄭重的說道。「
我們果然奏了全功了。但我意還應當把這
一件事的原委向藍麥克說。一個明白我和
凱蒂都贊成他的提議。不料第二天早上。藍
麥克因着寶物重還。便欣欣的整備行裝。往
美洲去了。我們沒法和他會面。就把詳細情
形寫在一封信中。寄到美洲。去過了一個
月。他的回信才來。那信是寫給凱蒂的。只有寥寥
幾句說道。「你的故事當真是有趣得很。
但我不信。竟遇到了一個小小的騙子。你們
的朋友德利富確實是一個好男子。請你給
我致意一聲。至於那筆酬金。請你們收下罷。
須知我也已很滿意了。」



小蘇州是一個包探茶會上跑腿的三光麻子。本來沒有偵探的智識可講。在科學發達的今日。那裏有他的地位。他的所以能夠存在。也不過供人差遣差遣罷了。況且警察署中的偵探長是一位新從英國畢業回國的留學生。所以偵探上的事件。這位偵探長把舊有的辦法一律推翻。將歐美最進步的方法。

小蘇州

卓 呆

擊來使用着。因此舊有的人物差不多也全體淘汰了。漸漸採用有新

頭腦的青年新進偵探家。咧小蘇州的能夠仍舊在署中當差。一來因為他位置極低。做不到重要的事。二來打發他去跑跑腿。倒也很認真。所以舊部人員雖都陸續辭退。小蘇州依然在偵探長手下。做一個極小的部下。這位偵探長叫做郝有明。新充偵探長還不到半年。已經與李飛霍桑等齊名。不料正在郝有明的聲名剛剛引起全國人民的注意時。大約在他接任後不過一百天光。

景罷忽然出了一個大盜。這大盜像是特地來替郝有明滅退氣焰的。又像故意要叫這位偵探長顯顯本領的真鬧得驚天動地了。這大盜自從一出現後差不多一星期總要有兩次案。他是個單身不像有同黨總是乘着摩托車來乘着摩托車去的。因此大家稱他爲單身汽車大盜。而且他劫盜這一家人家時把摩托車開到了大門口也不曉得他怎麼進去的。他所盜的東西倒也不見得一定揀輕便的往往搬幾只大箱子到摩托車上拏來載去也有時盜了錢財還要殺人。但是從沒有人見過他。大約一見了他他就要結果此人性命了。因此他的真相從未露過。被盜的人家不傷人的。當時也不會覺得。若是當時聽得了聲音大家趕出來那是一定傷了人了。他用摩托車載東西去。所以大箱子也不怕重的。這種案子從來沒有破過。別說捉到犯人連贓品也從沒有發見過。他的用摩托車往來都是事後那被盜人家的鄰舍說出在無意中看見有摩托車停在門口的。然而摩托車的形狀與顏色又不是次次相同。在這一層上偵探長就斷定這摩托車是租來的。不是他自己的。不過他車後的號碼從沒有人見過。總見有一條摺着的毯子垂在車後。恰把號碼遮沒。人家也不去細看了。所以無從查覓。是那一家的車子被盜的東西金銀細軟之外每次總有一只箱子。這箱子又很奇怪。大概是

板箱不是皮箱失主也只想追究金銀等物往往說板箱內是不值錢的東西並不追究還有一家人家板箱只報得一隻明天據他的鄰人說看見摩托車開去時載着三只板箱的更有一家失單中並沒有報失去板箱但是第三天問問那家的下人說樓梯下缺了一只大板箱了這不知是什麼緣故及至警署中把查得的實數向主人一說主人纔說確是有一只板箱一時忘了但是又說板箱內都是破東西不用查了這麼同樣的案子一個月中要有七八次偵探長郝有明怎麼不着急呢而且一點不留痕跡非常巧妙令人如在五里霧中幸虧有一次居然得到了一線光明在彩芝街五十二號郭仁卿家裏上月二十八日夜裏那單身汽車大盜又來打劫了把一主一僕都用刀殺死原來這郭仁卿是廣東潮州人家中只有主僕二人僕人也是潮州人與鄰人言語不通所以不很交談人家也不知郭仁卿做什麼生意他平日身上打扮得雖很儉樸似乎有些財產的這一次失主方面已沒有人後來雖有郭仁卿一個遠房姪子出場然而不曉得究竟失去多少不料郭仁卿對門有一個姓楊的這一夜喝醉了回來街心有一輛摩托車他也看不清楚但見什麼一層黑沈沈的東西漏出一縷光來他用手一擦見是一盞摩托車後面的燈旁邊還有號碼咧他擦的是一條毯子他也不在心忙

把鑰匙開了門。進去他的房在沿街樓上。他上了樓也沒點燈。想起了摩托車再對街心看時。只見郭仁卿家裏有人搬着一只木箱出來。他借街燈的光看去。纔見是個高大的人。面貌也看得很清楚。他見是一個生人。半夜裏搬着東西出來也不疑心。因為自己已經喝得糊糊塗塗。那裏管得到這種閑事呢。

二

第二天這姓楊的倒是一個重要證人。他當時雖不很清楚。那大家沒有見過的單身汽車大盜的真面目。他倒瞧見了。而且汽車的號碼。他被偵探長一問。倒忽然心頭電光似的一閃。想起一半來了。共有四字上面兩個字不記得了。下面是五三兩字。只因當時心裏還想這五三兩個字。倒與我家裏的門牌一樣的。所以不容易忘掉了。偵探長郝有明得了這一點兒證據。宛似沙漠中見了井了。即忙去把摩托車的號碼一查。這四千多輛車子中。凡末二位是五三的。也有這麼四十七輛。其中個人的占多數。公司出租的只有十八輛。并且姓楊的明明看見四個數字。不過忘了兩個。那麼可見不是兩位或三位之數了。於是這十八輛公司車中有 353 553 953 等四輛。應當除去。剩只十四輛了。把這十四輛摩托車查查。他昨夜的狀況時

方知有三輛壞了。尙在修理。一輛白天油漆着。沒有乾。其餘十輛中。昨天有三輛。一天沒有做生意。四輛是白天有生意。晚上沒有。再有二輛。夜裏都有生意的。

3653 良記公司 有男女二客。昨天從下午二時租至晚上十時。

4153 捷飛公司 王姓男客。從夜九時租至三時。

1953 三會公司 劉姓男客。從夜八時租至三時。

把這三輛一研究。第一輛時間不對。據楊某說。此事約在夜裏兩點鐘。光景可見。是後二輛了。偵探長到捷飛公司去。細查問時。方知王姓客。乃富商王瑚臣之公子。看了夜戲。又到和樂總會吃了點心。纔回去的。并且汽車夫沒有離開過車子。再打聽三會公司時。說劉姓客人。常來租車子的。夜裏租去得多。他總是不用我們的人開車。自己一個人開着去的。也從沒出過毛病。所以我們很相信他。偵探長便問此人。是不是身材很高大的。他們點頭。又把姓楊的所說的面貌問他們。他們連連稱是。便問此人。住在那裏。他們說不曉得。他總是一個人趕來租車。送還車子後。便獨自去了。忽然旁邊一個洗摩托車的人。停着手。說道。那姓劉的。麼常常自己開車的。麼此人。我曉得他是住在平安旅館的。偵探長便問你怎麼曉得。那人答道。有一

天他在此地還了車子回去。走得不過幾十步路，在那裏叫車子，說是到平安旅館，我恰巧從別處回來，撞到他，所以聽得的偵探長得了這消息，便到平安旅館暗想：不知是不是住在旅館中？啊，到了那邊，就問帳房先生：有沒有劉姓客人？帳房先生說：有的，住在九十六號。一星期前，由天津來的，是一個女客。偵探長說：不對，我要問有沒有姓劉的男客？他答道：除了九十六號，就沒有第二個姓劉的了。偵探長又把姓楊的所說那種面貌身材說了一遍。帳房先生也想不到，郝有明只得回去，再派部下在平安旅館門口監視着。第二天，部下來報告說：在傍晚時分，有這麼樣一個面貌身材相似的人出來，我也並沒跟隨，就去問帳房，中說方纔出來的那位客人姓什麼？帳房先生答道：那是姓鮑，住在四十八號內的偵探長一聽，再派另一部下去住在他隔壁一間房內。旅館四面多派便服巡警看守着，那部下在板壁中看去，見室內並沒有多少東西，再把那姓楊的和三會汽車公司的人叫來，叫他們在板壁縫內一認，姓楊的說：實在郭仁卿家搬箱子出來的，是他汽車公司中人也說這就是會開車的劉先生。這麼一解決，立刻打電話到署中，頓時派全班人員來捕捉那單身汽車大盜，正在看報也來不及抵抗，居然捉住了。

三

這鼎鼎大名鬧得人夜夜不能安睡的單身汽車大盜已被偵探長郝有明捕得社會上不獨欽佩偵探長的本領而且對於這一件事情更有趣味了那知把他房內一搜竟一樣贓品也沒有又找不到什麼手鎗和刀等凶器關於犯罪上可做證據的參攷品一樣也不見真像旅館中一位普通的旅客罷了把這大盜一審問他單單說這三個月中殺人越貨的案子都是我做的此外一句話也不提再三的用軟硬方法問他他還是不肯說第二句因此最要緊的贓品藏在何處竟無從曉得連他姓名叫什麼同黨有沒有以前曾否犯過罪也都不得而知有一位外國顧問主張用酷刑郝有明以爲太無人道總想用自己的腦力去偵探出來其時很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偵探界中更不必說老前輩如李飛霍桑等人也願幫助這位郝有明先生這時候真巧那法國的亞森羅蘋恰在中國養病大約想在中國有所活動也未可知那英國的福爾摩斯又爲着萬國偵探大會的事情要來聯絡中國人因此也趕到中國來了於是由郝有明發起他做了代表邀集中國全國偵探界人物開一個歡迎福亞二君的大會郝有明去拜訪福老先生說明了中國人的誠意福老先生就說歡迎是萬萬不敢當的我們

開。這。一。個。會。就。算。萬。國。偵。探。大。會。的。東。方。預。備。會。罷。福。先。生。既。答。應。了。再。去。邀。亞。森。羅。蘋。這。位。亞。先。生。笑。着。說。我。怎。麼。是。偵。探。我。是。偵。探。所。反。對。的。人。物。啊。你。們。不。來。把。我。捉。將。官。裏。去。已。經。是。很。客。氣。了。歡。迎。那。裏。敢。當。郝。有。明。就。說。你。千。萬。別。謙。虛。你。在。八。一。三。時。代。不。是。實。實。在。在。做。過。偵。探。長。的。麼。亞。森。羅。蘋。見。他。很。有。誠。意。無。可。推。辭。只。得。答。應。了。到。這。一。天。開。會。熱。鬧。是。不。必。說。更。有。趣。的。是。餘。興。了。你。道。餘。興。是。什。麼。東。西。弄。些。東。方。的。變。戲。法。給。他。們。兩。位。外。國。人。看。麼。不。是。的。他。們。就。此。研。究。單。身。汽。車。大。盜。一。案。擊。來。當。做。餘。興。研。究。的。結。果。福。亞。二。位。都。以。爲。大。盜。既。單。身。住。着。旅。館。現。在。突。然。被。擒。偷。使。有。機。會。他。一。定。會。把。藏。贓。品。的。地。方。通。知。他。那。家。族。或。同。黨。的。我。們。現。在。無。法。探。訪。還。是。先。做。成。一。個。機。會。罷。這。一。天。就。此。議。決。

四

幾。天。內。報。上。都。說。星。期。一。單。身。汽。車。大。盜。要。解。往。高。等。廳。去。了。這。一。天。有。八。個。人。押。着。上。火。車。去。把。大。盜。坐。在。三。等。車。內。一。個。外。國。客。人。旁。邊。這。外。國。人。有。些。不。快。忙。將。身。旁。一。只。怪。形。皮。包。提。起。來。放。在。大。腿。上。寶。貝。似。的。捧。着。其。時。押。來。的。八。個。人。都。不。坐。要。坐。也。沒。有。地。方。了。車。中。很。擠。四。個。人。立。在。大。盜。的。四。周。還。有。兩。個。人。把。守。在。兩。面。的。門。口。火。車。行。了。一。點。多。鐘。車。內。很。靜。

有一個鄉下婦人立在外國人前面身體跟着火車搖動常常撞到外國人身上去外國人受累極了索性立起來讓這鄉下婦人坐了鄉下婦人坐在大盜的旁邊外國人提着皮包立在大盜與鄉下婦人之間外國人身體高他手提着皮包火車一搖動他那皮包也報復似的常常幾乎要撞到鄉下婦人臉上了其時大盜旁邊四個看守的人都散開解手的解手吃東西的吃東西也有在門口與其他幾個人閑談着一回兒火車快到站了車中客人漸漸忙亂起來忽然大盜口中低聲說着好幾句話這幾句話可稱不會有人聽得若是有人能夠聽見也只有兩個一個是鄉下婦人一個是那外國人未必懂得中國話那鄉下婦人即使要聽也早被外國人的皮箱遮隔又被火車鬧着不會聽得出咧頃刻之間火車已抵目的地車站一羣人下車時那鄉下婦人到車站上被人就捉住原來火車中的外國人就是福爾摩斯他見伊與大盜接近大盜喃喃說話明明是把關節通知伊所以立刻就在伊身上做一個記號到下車時就被車站上幾個偵探與一個外國人將伊擒住車站上的外國人不消說是亞森羅蘋了。

五

把鄉下婦人一審問半句口供也得不到於是這裏幾位大偵探再行開會也有人說既知鄉下婦人是同黨不應該將伊捉住捉住後我們更得不到消息了福爾摩斯說道不對大盜已把贓品所在通知婦人若不將婦人捕住婦人就將贓品運去我們更不到了此刻把伊捉住之後我們好從容研究咧郝有明說大盜說的話是中國話福先生未必會懂福爾摩斯笑道我雖不懂我可以把說話收藏起來給你們中國人聽的大家聽了莫明其妙福爾摩斯便拏他怪形皮包出來放在桌子上道這是收音機器我在火車中把他湊到大盜口畔說話句句收藏在內了且待我放他出來你們研究罷說時他把機器旁邊的柄一搖裏頭頓時留聲機似的響起來道

……盍很毫輪……或笨如正……含能盜正……斛輪要欣慈尊槐笨汪芬……洋靈歐
肯宛棍亥岑……五尊咸明哀吞……

兩位外國人是不必說幾位中國偵探大約也聽得莫明其妙再連開幾遍仍舊聽不懂亞森羅蘋說你們中國各處的土音不同這到底像那一處的土音李飛說這決不是一種言語定是什麼暗號霍桑也說中國最聽不懂的話要算閩廣二省然而我都略知一二我可以斷定

中國沒有這一種話的大家討論了許久依然不得要領無人明白這說話不料其時忽聽得有人在那裏格格的笑大家看時笑的是什麼人呢是在會議室門口看守着的那個小蘇州啊小蘇州聽他們會議都說着外國話一點也聽不出此刻那機器一開他聽了之後倒不禁臉上得意起來越聽越高興又見大家不懂他實在忍不住笑起來了於是偵探長忙把小蘇州叫過來盤問小蘇州手舞足蹈的道我明白了那單身汽車大盜的贓品藏在何處我一齊知道了快去快去快備摩托車到南莊去

六

原來城南有一帶荒地叫做南莊此時一共有六七輛摩托車載着許多偵探大家和一個起碼的三光麻子小蘇州一同開到南莊荒地上大家跳下了車小蘇州在前領路一羣人跟了他亂走走一個石牌坊旁邊小蘇州立定了衆人看時只見有兩具棺材很醜的在那草中小蘇州過去在一口棺材上靠左面用力重重一推說也奇怪那棺材蓋頓時彈簧似的開了大家看時裏頭盡是銀圓和鈔票還有一小部分是珠寶首飾和手鎗刺刀等物小蘇州再把第二口棺材照樣一開裏頭盡是烟土大家見了又驚又喜又羞又愧也有幾個靈敏的人方

始曉得被劫的人家不願說出劫去木箱的理由了。於是將贓品一齊裝在摩托車上載將回去。大家突然有這莫明其妙的發見自然要請教小蘇州。他說出這個理由來。回去重行開會請小蘇州演講破獲秘密的原由。小蘇州也不客氣立在中央向大家說道。我能夠聽懂這大盜的密語其實一點也沒有什麼道理。乃是我們做白相人的時候應當懂的一種小玩意。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不過這麼看來。你們用什麼外國的新法來偵探。開口科學。閉口科學。在中國社會上還是不行。不如我一個光棍。倒不費絲毫力量。把你們諸大偵探研究不出的秘密。居然看出來了。小蘇州一番話說得大家臉都紅。咧小蘇州又說。那大盜的說話。你們以為中國沒有這種話麼。其實在中國社會上。確有一部分人通行著。無奈你們只懂外國方法。不明白中國習慣。不曉得有這東西罷了。這叫做反切。此時霍桑正無氣可洩。即道。不然反切我豈有不懂。我從前很研究過的。把兩個音拼成一個音的。這都是父音在上。母音在下。那麼你第一句先不對。『盍很毫輪』這兩字怎麼上面的像母音。下面的反像父音呢。李飛也道。反切是中國向來有的。不過字典上註註音罷了。怎麼可以在口中很熟練的說。雖練起來也做得到。我想至少也要費一年工夫。這未免太費事了。小蘇州說。我也不懂什麼父音母音。

什麼字典總之我們蘇州人能夠把口語用反切來說得很熟練的人極多極多並不消一年半載多聽聽兩三個禮拜也就行了我們向來有一種極淺的反切叫做「洞庭反」這或者就是霍桑先生所說的了譬如「吃飯」二字便成「曲乙伏板」又如「走路」便成「竹柔陸多」但是這種東西在我們家鄉連鄉下婦人也會說連六七歲的小孩子也聽得懂並不能用在祕密處因此另有人造出一種反切來懂的人略爲少些拚法與洞庭反是大不相同了那「吃飯」「走路」就應當叫做「益慶會文」「有尊禍輪」現在這大盜的密話全是這一種反切待我把他全體的話翻出來罷就是說

黑老……勃止……南莊陸孝子牌坊……兩口棺材……左面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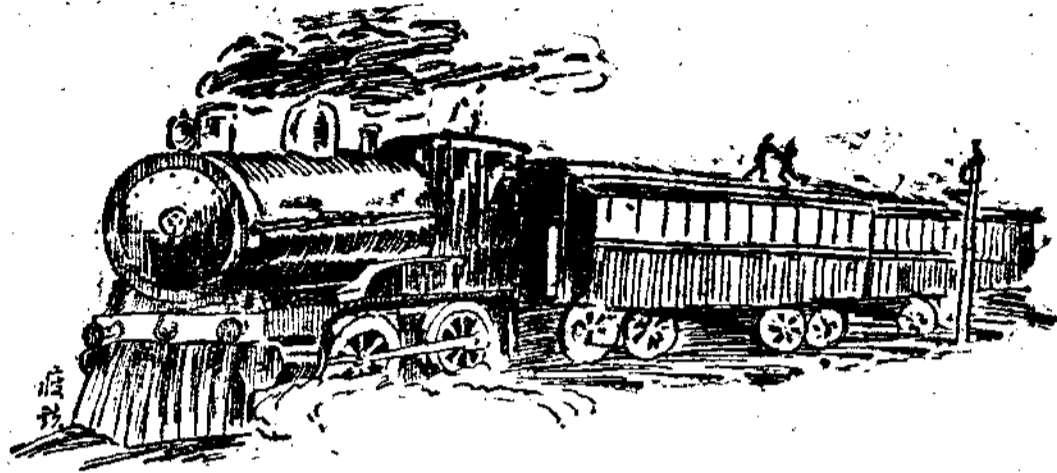
偵探長郝有明急問什麼叫黑老勃止我第一句還是不懂小蘇州笑道要做中國的偵探竟不能不懂我們白相人稱土爲「黑老」洋錢爲「勃止」一塊洋錢叫「料丁勃止」也可以簡稱「料勃」兩塊洋錢叫「利丁勃止」也可以簡稱「利用」這些都是很通用的切口大概在外面走走的無有不曉得他分明說土與洋錢都在南莊陸孝子牌坊處的兩口棺材內只消在左面一推便能夠取得這切口更比反切要緊外面不懂反切的光棍還多不懂

切口是沒有的。能夠把切口再打成反切。那實在可以瞞過人了。譬如吃飯切口叫「求漢」。再把二字打成反切叫「油琴暗很」。更使人聽不出了。我雖不明白什麼新式的偵探法。那些江湖上的小玩意兒。肚子裏倒也不少。方纔機器中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們還是不懂。所以我只得笑了。從此後你們是要在中國辦案子。還是先把中國的習慣研究研究罷。一定很有趣的。小蘇州說完了。郝有明翻譯給福爾摩斯和亞森羅蘋聽了。兩個外國人也漲得臉上通紅。第二天就乘船赴日本去了。歇了兩星期。那偵探長遇見了小蘇州。便高聲叫道：「要新五生油正。」小蘇州一聽笑起來了。說道：「到底你是聰明人。」

實事偵探錄

張舍我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有一個老人。仰臥死在床上。頭顱爲一顆子彈擊穿。枕頭上淌滿着血。目頭頸以下。都蓋着被褥。被褥外面放着一個小十字架。揭去被褥。只見一件有舊血跡的藍色寬衫。蓋在老人的胸上。老人的兩臂向兩面直伸着。右手裏執着一把手鎗。握得緊緊的。用了力氣。才將手鎗解下。那隻床很小。室中也毫無爭鬥之狀。這事經警廳法官檢驗後。結論以爲這老人是自殺的。就是他坐在床上時。放了一鎗。便倒在枕頭上死了。（未完）



我·舍·張·

著原朗勃勒國法 網 陷

(一)

賽馬過了一羣一羣的人從那大看台上走下向太平門出去尼古拉史德烈懷被衆人推撞他急忙伸手到懷裏緊握着裏衣的袋他的妻子問道「那是什麼」他答道「我覺得心慌意亂……把那些錢放在我身上我怕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伊訥訥的說道「我不明白你的話不知你如何作想錢都到我們的手裏了上帝知道我們弄到這筆錢何等困難呀」他道「呀這個沒有人會猜到錢在我的袋裏」伊作怨言道「正是我們上禮拜辭退的那少年僕人這些事他都知道的甘白麗他都知道嗎」站在伊身旁的一個少年人答道「伯母正是」

尼古拉史德烈懷和他的妻子及侄子甘白麗都是賽馬場中的有名人物常往賽馬場裏走動的人差不多天天

看見他們的德烈懷是一個身體長大壯碩兩頰血紅好像很會尋快樂的人他的妻子也非常壯碩臉色粗鄙常穿着一件梅子色的絲衫這件絲衫簡直是壞得不可穿的了那侄子年紀很輕身子瘦長黑睛美目頭髮捲曲有綴夫妻倆直坐了一下半天甘白麗卻爲他伯父買跑馬票注意馬場中的駿馬又在場中和看檯上跑來跑去向競馬師與馬夫等探刺消息那一天幸運之神臨在他們的頭上所以坐在德烈懷兩旁的觀客三次看見這少年人回來拿錢交到他的手裏第五次的賽馬快完了德烈懷燃了一支雪茄正在這時一個穿着一套極配身的棕色衣服的紳士領下的鬚已灰白了

跑上來走到他面前很懇切地耳語道「先生這可是足下的東西麼」說時給他看一隻有錢鏈的金表德烈懷跳起來道「是呀……這是我的你瞧這裏有我的姓名尼古拉史德烈懷」他又嚇得立刻伸手到他裏衣的袋裏那一隻放鈔票的盒子仍在袋裏他才放下了一顆吊起的心說道「呀這正是幸運……但是怎會這樣的呢……你知道是那一個無賴麼」那紳士答道「是我們已把他監禁起來了請你同我來我們便可商議此事」德烈懷道「我可以請問……」那人道「我名叫麥歇爾狄倫傑是此地的偵探督察員我已報告縣長麥肯南知道了

「尼古拉史德烈懷便同這位督察員走出看台兩人往賽馬委員辦事室走去這辦事室在大看台的後面大約還有五十碼的路程時有一個人很急促的對那督察員說道「那偷表的供出有許多同黨在這裏我們正須作一網打盡之計縣長麥肯南要在賽馬凱旋門口等他並且要你留心着那第四棚的相近」這時買馬票房的外面擁着一羣人督察員狄倫傑喃喃說道「這樣安置得真不妥教我留心着誰呢……那好像是麥歇爾麥肯南呀……」

「他把擁擠在他左右的許多人推開了些說道「一個人到了這裏就不能不用他的臂肘了尤須緊緊握着錢袋麥歇爾德烈懷這就

是你的金表被偷的情形呀」德烈懷道「我不能明白……」狄倫傑道「唉要是你知道這種人偷竊的手段你決不能猜想到他們的怎樣施弄手術一人踏你的脚一人把司的克擦你的眼睛你正不知所措時第三人便摸取你的袋了……這個我也經驗過的」說到這裏他停了一停於是忿忿地續說道「但是在這裏奔來奔去做什麼呢這一班人真令人難受了……呀麥歇爾麥肯南在那裏向我們做手勢……請你等一會……請你一定在這裏等我」他聳肩向人叢裏走進去尼古拉史德烈懷的目光跟着他移運了一會那督察員已不見了他向

旁避開了些。以免被人擠推。數分鐘後第六次賽馬將次開始了。他看見他的妻子和姪子正在那裏尋他。他告訴他們督察員狄倫傑正爲着他的事和縣長商議他的妻子問道：「錢仍在你身上麼？」他答道：「唉！我自然有的。我告訴你罷。那督察員和我非常留心着不許衆人向我們推撞。」他伸手到裏衣裏摸他的衣袋。嘴裏嘖哩咕嚕的嚷着。德烈懷夫人喘息着失望地問道：「那是什麼？這是什麼一回事？」他作悲哀聲道：「偷去了懷中的日記簿……五十張鈔票！」伊呼道：「這是不確的！這是不確的！」「是的那個偵探督察員……是個騙兒。是他偷去的。」伊尖聲呼道：「偷竊案。偷竊

案。竊賊逃走了。我的丈夫受了騙了……五萬法郎……我們破產了！竊賊！竊賊！「不一會他們的周圍都站着了。警察於是一同往委員辦事室去。德烈懷惶駭失措。呆呆的好像一個啞子。他的妻子還在那裏提高着聲音呼喊斥罵那個偵探督察員道：「把他尋着了。把得覓得了！他穿着棕色衣服……尖削的鬍鬚。唉！那惡徒。試想他偷去我們的東西！五萬法郎！爲什麼……爲什麼……德烈懷你在那裏做什麼？」伊一跌往他身上撲去。然而已經太遲了。他拔着手槍的機扭向頭上。太陽裏放去鎗彈。飛出。德烈懷倒在地。上他已死了。

讀者當不能忘掉那些報紙對於這件案子的評論和他們怎樣批評指斥警察的疏忽和辦事不力難道一個扒手竟公然在衆目睽睽之地假扮了偵探督察員偷竊上等紳士的錢財沒有破綻覺察嗎尼古拉史德烈懷的未亡人使這件案子的各方面爭論繼續進行凡有人求見伊伊無不允許盡情吐露伊的怨詞某報訪員說伊曾站在伊丈夫的屍前舉手立誓伊要替他報仇他的侄子甘白麗站在伊的身旁臉上露着憤忿之色似乎也曾低聲說幾句話然而語聲卻非常堅決可怕立誓要偵緝兇手把他拿獲那段新聞裏又敘述伊們住在裴

的諾街低矮的屋裏因為伊的財產已一古腦兒被竊了所以一張專載運動遊戲的報紙裏特地關了專門為他們募捐的一欄至於那奇異不測的狄倫傑卻始終沒有查出是誰當場拿住了二人但後來不得不釋放警察廳裏提起了不少關鍵都是立刻查出沒用的於是他們想到一人了最後他們咒詛亞森羅平因為這事發生後的六天這著名的劇賊從紐約打來一個海電電文說那些無用的警察故作無謂的毀謗我至為忿憤不得不起而辯論請為我吊慰那不幸的死者我已知照我的銀行匯給他們五萬法郎

羅平

這個海電刊布的一天確有一個陌生客按德烈懷夫人門上的電鈴授給伊一個信封那信封裏包着五萬法郎的鈔票這種舞台式的事精實不能遏止普通社會的紛紛議論然而還有一件事跟着發生的還要令人驚奇人心震動二天後那些和德烈懷夫人同住在一所房子里的人在早上四點鐘時爲可怕的呼喊聲救命聲所攪醒了他們奔過去看門人把門開了進去從某鄰人提着的燈光下瞧見甘白麗的手足縛着口中塞着棉絮倒在他的臥室裏隔壁一間裏卻倒臥着德烈懷夫人有鮮血從伊的胸口流出伊低聲道「那筆錢……我遇着強盜了……所有的鈔票都去了……」於是

伊昏去了這是什麼一回事呢當時甘白麗先說了幾句等到德烈懷夫人病愈了便完全說明這件故事甘白麗說他從睡夢中驚醒見二人向他動手一人塞住他的嘴一人將他拖到地上他在黑暗中不能看出他們但他聽見他們和他伯母爭鬥的聲音據德烈懷夫人說那實在是可怕的爭鬥那些惡徒明明知道此間的路徑所以一直擁進到那放着鈔票的碗碟廚前將鈔票搶去伊雖死力抵抗也是無用他們走開時有一人被伊在臂上擊中了一拳他因還戳了一刀衆惡徒便如鳥獸般的逃去有人問伊道「往那條路逃去的呢伊道「先從我的臥室門

出去後來想是從大客堂門出去的。『衆人道：萬無此理。如此看門人一定要看見的了。』此案難解之點有幾個問題：『那些惡徒怎樣走進這屋子呢？他們怎樣離開的呢？他們沒有出路呀？是不是同居中的人通線的呢？但經仔細調查後這最後的一問是毫無根據的。那麼到底怎樣呢？偵探督察長甘訥慕是特別擔任這件案子的。他自承此案迷離恍惚不易解決。他道：『這很像是羅平然而又不是羅平。此中當有我們的目光所不能見的事實。足令人大費猜疑。況且這事要是羅平幹的那麼他爲什麼要把他贈送的五萬法郎拿還去呢？還有一個問題更使我疑惑不解的就是那賽馬場中的

第一次竊案和此第二次盜案有甚關係呢？這件事完全不能明白。因此我有一種感覺。這種感覺我是不大有的。偵查此案是徒勞無益的。在我一方面這件事我不管了。』但那檢察官卻竭盡心力的調查此案。調查員同警察協力辦理。英國一隻著名的警犬也渡海峽而來相助。美國某富翁素醉心於偵探小說。他聽見了這事自己出了一個極大的賞格。謂凡有人能最先以此案的消息前來報告。因而查明此案的真相者。立以賞洋奉贈。云。但是六禮拜的光陰過去了。沒有一個人來應賞。報告的衆人的意思遂漸和甘訥慕表同情。檢察官自覺日在黑暗中奮鬥。

厭倦了。也不去管他了。德烈懷的未亡人還是依著日常的生活過去。伊的侄子盡心調護伊。不久伊的傷創全愈了。每天早上甘白麗扶伊到餐室的窗前坐在一隻安樂椅裏。將室中揩刷潔淨後到市場上去買菜蔬食料。又回家煮飯。看門的妻子很願意助他。但他謝絕不受。此時警察廳裏還不時派人來調查詢問。又有許多報館裏的訪員要求會晤談話。他們麻煩極了。遂決計拒絕見客。就是那多言取厭德烈懷夫人的看門婦人也從此不准伊登樓談話了。但甘白麗走過伊的屋子裏時。伊必對他開口。的一次伊攔住了他。對他說道：「麥歇爾甘白麗。你留心着你們倆都有人窺伺着。有幾個人

注意着你們的舉動。昨天晚上我丈夫看見一人向你們的窗上仰望着。」甘白麗道：「別說無意識的話。那沒有什麼。那是警察在那裏保護我們的。」一天午後大約四點鐘時。街上有兩個賣蘋果的小販互相口角。辨論得非常激烈。看門的妻子跑出去聽他們互相辱罵。但伊剛纔轉一個身。一個身材中度的少年人穿着一套非常整齊的灰色的衣服溜進屋子往樓梯上直奔到了三層樓。時他按電鈴。屋內沒有回應。他又再按到第三次。按電鈴時門開了他脫了帽子問道：「德烈懷夫人在家嗎？」甘白麗站在客廳中答道：「德烈懷夫人傷創未愈。尙不能見客。」

「來人道：『我有很要緊的話和伊面談。』」甘白麗道：『我是伊的侄子，或者我能代伊傳遞消息……』那人說道：『很好，請你告訴德烈懷夫人，有一件意外的事，使我得到一種極寶貴的消息，就是關於伊因那次的盜案而受傷受事，但我要進室去查察一下，以視究竟我是常歡喜幹這種事的。此次奉訪，當能爲夫人相助一下。』甘白麗將來客打量了一番，想了一想，於是說道：『既然如此，我想我的伯母當然能夠允許你的……請你進來。』他將餐室門開了自己退後，讓來客進去。來客舉步向門闕走去。他正欲跨進門時，甘白麗拿着一把短劍，舉手向他右肩上疾戳了一下，室中發出一陣笑。

聲道：『中了麼？』德烈懷夫人從椅子裏跳起來道：『甘白麗好身手，但我說你沒有把那惡徒刺死麼？』甘白麗答道：『伯母，我想沒有罷。鋒口很短，我又沒有十分用力的刺他。』那人搖搖欲倒，兩臂直伸着，面色灰白如死。德烈懷夫人唾他的面道：『蠢賊，你也這樣的陷入我的阱中了……這也是一件很好的生意，我們等待你好久了。我的好男子，來罷，跪下罷，你也不以爲要緊罷，但是你已不能自主了。你瞧那對了一膝跪在地上……那一隻腿……天帝不知我那可憐的德烈懷能於冥冥中看見他這樣嗎？把衣服拉在一旁。』甘白麗動手罷。伊走進伊的臥室。

把一口懸挂衣服的櫥門開了。又把櫥門裏靠進去。你盡力的看護服侍他。你願意嗎。目下。璧的板門開了。那門裏又是一間小室。通在後面。他的身體在我們的眼光正像黃金一般的。面的房屋裏。伊道：「甘白麗。你來幫助我。扶他。寶貴哩。這是一個美術家。」未完

技擊拾遺補

明道

昔嘗作技擊拾遺五十餘則。載之「明道叢刊」。紅粉英雄。黃衫俠客。記述之次。心爲一快。今日強鄰窺伺。政綱失紐。安得好男兒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爲國戡亂乎。誦漢家自失李將軍。單于公然來牧馬之詩。未嘗不有深感也。噫。東鄰日本。非以武士道著乎。第五次遠東運動會。儼然執遠東牛耳。而我中國何如哉。因復博採異聞。作技擊拾遺補。不敢言提倡尙武也。



道·明·顧·

記馬奪

潼關路上。山勢險惡。時常有強寇出沒。便是那附近地方一帶居民也大都習些武藝。用來防身。不像江南山水明秀。民風溫柔的。那一天在相近老河口的官道上。有一個少年。狀貌英俊。騎着一匹駿馬。絕塵而奔。那馬身高八尺有餘。週身捲毛似雪。眼如懸鈴。蹄如踏鐵。雙耳削箭。霧鬣披鋼。放開四個圓蹄。翻蓋撮鉢似的向前直跑。其時已將天晚。但見那殘餘陽光。照在道傍松林上。好像惜別的樣子。天上暮雲四合。映着太陽的返光。也變成金黃之色。一羣一羣的暮鴉。呼噪着。都飛向他們的窠裏去。路上行人斷蹤。想是懼怕強人。不敢再走了。那少年也忙着要找宿頭。兩腿夾緊馬肚。只願飛跑。忽聽鸞鈴聲響。松林裏也疾馳出一騎來。馬上坐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偉男子。背着一枝獵鎗。馬下繫着些獐兔之類。臂上立着一隻青鸞。少年的馬正在他身前擦過。那男子一眼看見了。便勒住馬。回頭瞧着口

裏嘖嘖讚道好馬好馬那時少年加上一鞭只見烟塵滾滾騰雲般的去了。

少年姓殷名克軍山東沂縣人他已故的父親也曾做過一任總兵將門之子的是虎兒自幼便從異人學藝武術精通使得一手好劍無人敢當但在外面看起來恂恂儒雅好似書生那裏知道他擅有驚人的絕技呢那時清世宗當朝青海羅卜藏丹津新襲王爵夜郎自大乘機想脫中國羈絆暗裏私約準部酋長策妄阿拉布坦來幫助他策妄阿拉布坦部下勢力很强本想反叛那有不應之理青海和準部遂聯合一氣遠近遊牧喇嘛二十餘萬亦同時騷動掀天大波一時湧起清廷正在注重邊事乃派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駐紮西寧要隘又命岳鍾琪參贊軍務分兵進剿一時需要人才岳鍾琪本和克軍的父親誼屬世交遂發書招克軍前去從戎立功克軍年少好勇常想效班生投筆終軍請纓出去立不世奇功馳驅在疆場上不愧大好男兒今有此飛來機會那肯放過遂告訴他家人擇日動身他母親要命人護送怎奈克軍自恃藝高執意不要端整好行李到走的那一天興致勃勃的告辭了家人從馬廄裏牽出他愛如珍寶的玉獅子來原來他前年在關東買得一匹駿馬毛色純白如雪號稱玉獅子奔時有追風逐電之能真是千里名駒不可多得克軍愛護如第二生命當時他跨上馬背揚

鞭而去。此行抱着很大的志願，很不得一口氣便到西寧。雖然坐着千里馬，還嫌不快。走了幾天，趕到潼關路上，他心急趕路，雖遇着道傍偉男子稱讚他的馬，他也不放在心上。跑了幾里路，早到一個小鎮，名叫玉帶鎮。見有一家小逆旅，他遂跳下馬來。早有店裏夥計出來招接。克軍便命夥計將那玉獅子牽到馬棧裏去，好好喂上草料。自己踏進店中，揀了一個上房住下。夜裏喊了兩壺酒，點了幾樣菜，一人獨酌，又吃了幾個麥餅，覺得連日趕程，身子有些疲乏，便喊夥計進來，吩咐他收去殘肴，疊好牀鋪，又問他那匹馬可留心拴好。夥計笑着答道：「先生請放心，這裏每天有差官們來往坐下的馬，都由我們好好管着，也不曾出過岔兒。只是你先生的馬尋常的草料不要吃，我們只好端整好的喂給他。明天請先生多賜幾個酒錢。」克軍點頭道：「曉得了。」夥計退去。克軍展開被褥，脫衣便睡。到得明朝醒來，剛要洗臉，只聽後面夥計們嚷道：「哎呀，不好了！那匹客人坐的白馬不見了！克軍聽得這話，大吃一驚，開了房門，急急的奔到後面，見馬棚裏有三四匹馬繫着自己的玉獅子，却影蹤全無，不知如何失去了。克軍不覺跳足道：「我的馬乃是千里龍駒，價值連城，我要仗着他建功立業，怎的不見了？莫不是有人盜去麼？」那時店主和許多客人都已走來觀看。店主道：「此地雖然荒僻，還沒有什麼著名寇盜，我們

開店營業十幾年來從沒遇過失竊的事情況且這次祇有客人的馬被竊別的客人一無損失可見那賊一心前來盜馬的先生可有冤家麼克軍道我是過路客人有什麼仇人在此和我作對不過我想那賊也非尋常之輩不然也難近得馬身控制得他住克軍說到這裏人叢中有一客人出來接口道是呵足下的馬我昨晚也見過的是好馬想必有那一個好漢垂涎這馬故而神不知鬼不覺的把他盜去了現在足下自己要細想路上可曾遇見有人注目過足下的馬此中線索或可追尋一二克軍見這人生得瘦長身軀兩目奕奕有神忙作揖道老兄貴姓那人答道某姓郝名義素在潼關一帶保鏢足下何人到什麼地方去克軍也把大略奉告但是他一聽郝義幾句話不覺想起昨天在路上碰見的偉男子曾讚過他的馬莫非便是此人盜去的麼遂又將這事告給郝義聽郝義道我聽見離這裏東面二十餘里有個楊家寨居民多業獵戶內中有楊氏弟兄武藝甚好名震一方不知道是不是他們來做的但是他們也不是盜賊之流足下何不到那裏去探訪一下店主聽了忙道楊家寨的大爺二爺麼他們雖會武藝但都是良民如何好誣稱他們是盜賊郝義見店主如此說法微笑不語克軍一心記着那個路中的偉男子很認郝義的話有幾分可信的便謝了郝義問清了楊家寨途徑

且去用罷早飯。帶上寶劍。單身一人。尋路向楊家寨去。渡溪越嶺。走了二十里路。光景還不見楊家寨。克軍方纔心慌。疑心走錯路了。要想找個人問路。却又沒有再走了半里多路。前面橫着一河河水。淙淙流着一條魚梁。上有一個老人。銀髯過腹。神采古逸。很安閑的蹲在那裏釣魚。克軍遂上前問訊道。借問老丈到楊家寨去。是走那一條路的。老人回頭對克軍端詳了一番。纔答道。沿河向西走。見有一條石橋。時可上橋望南。一直前行。便是楊家寨了。克軍謝了一聲。拔步便走。不多時。果見有一條石橋。便上橋向南走去。又見道旁有一古剎。已是頽敗不堪。沒有人住了。日中時候。早到楊家寨。祇有個小市面。寨中居民大半爲獵戶。都是糾糾桓桓。很有尙武的精神。克軍先到一家小茶舖內打坐。問起楊氏弟兄來。纔知道。兄名衛國。弟名衛梓。都是弓馬嫻熟。武功卓絕。衛梓尤喜打獵。衛國的本領還比他兄弟高勝。是全寨的首領。四方強寇都聞他的名聲。靠着他們倆的威武。楊家寨常得安寧。無事。克軍聽了這些說話。也知楊家弟兄是。不好惹的。然既已來。此理無空還。姑且前往一試。遂會了茶鈔。尋到楊氏門上看門的。通報進去。楊氏弟兄出來。把他請到裏面廳上。分賓主坐定。克軍見衛國狀貌魁梧。雙目開闔。閃閃有光。年紀約有三十多歲。再一細看衛梓。時正是昨天在道上稱讚他馬的人。心裏更

有些疑惑。衛國便問他姓名。克軍道：「小弟姓殷，字克軍。此次因應岳參謀將軍的下招，遣赴西寧。途過玉帶鎮，借宿逆旅，不意小弟所乘的一匹千里名馬，叫玉獅子的，在夜間被人盜去。此馬是弟心愛之物，不願失去。但人地生疎，無處探獲。聽人談及賢昆仲的威名，特來拜訪一詢。想二位威鎮一方，或能有助弟之處，敢請指教。」克軍說罷，衛梓哈哈大笑，道：「某等兄弟一無所長，承蒙足下過譽，實不敢當。足下所騎的馬，弟昨日打獵歸來，曾在途中遇見。想足下亦必認識我。但天下之大，能人甚多，不知那一個英雄將馬盜去。我等蟄居鄉里，也難曉得。足下可謂問道於盲了。」克軍見衛梓說話，很是利害，遂道：「尊言不錯，弟所以來此之故，爲要請教高明。若不知曉，這也無妨。但弟想明鎗好禦，暗箭難防。那盜馬的，如果是個英雄好漢，何必鼠竊狗偷。學那盜賊伎倆，不妨當面決個雌雄。弟亦並非弱者。如輪在他手裏，也願將馬奉贈。可笑那人還是胆小如鼷呢。」克軍說這話，是故意激動楊氏弟兄，試他們真假的。衛國耐心很好，只說得一句：「足下不媿是個英雄，但是衛梓却忍不住冷笑，答道：「好說得爽快。弟想那盜馬者，既然敢來太歲頭上動土，也決非平常之流。他所以不出面，或因別的緣故。倘若一旦交手，誰勝誰負，也未可定。足下武藝精明，當能把他找到。某等自問於武藝上功夫尚淺，不敢輕量天下士。克

軍聽得衛梓的話已瞧科了幾分當面不便說明只好告辭衛國道我等鄉野鄙夫難得殷君
寵臨敢不盡東道之誼濁酒三杯會當和殷君痛飲尙望勿却克軍遜謝欲去楊氏弟兄苦苦
相留克軍不得已只好應諾不多時下人擺上酒肴楊氏弟兄請克軍上坐克軍謙謝不迭酒
過三巡衛梓從腰裏出一匕首晶瑩無匹刺了盆中一塊鹿肉飛也似的送到克軍脣邊說道
謹以奉獻克軍不慌不忙張口咬住慢慢將鹿肉吃下吐出匕首拿在手中將手指捻得一捻
那匕首早已變做一團把來還給衛梓道楊兄這刺肉的叉子雖好可惜太軟些衛國冷笑一
聲便接過去用手一勒仍變成一柄匕首却比原來長了些衛梓遂命下人取過他的寶劍來
帶笑說道席間無以爲樂願舞劍助興如有不當之處還請殷君賜教遂脫下長衣將劍一亮
使幾個解數漸漸舞緊起來只覺得劍光四射寒氣逼人克軍連聲叫好待衛梓舞罷他也立
起身來說道小弟不才亦願一舞遂把他的寶劍拔出來但見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煥煥如
星斗照耀於天真是龍泉寶劍克軍掖起長衣跳到庭中使一個大鵬搏鳥式上下飛舞變成
一道白光但聽得颼颼之聲如風雨驟至隔了一回克軍收劍停住道聲獻醜楊氏弟兄見他
武藝果然高強也自稱讚席散時克軍告別楊氏弟兄送出大門克軍見衛國深藏不露倒要

試。試。他。的。力。量。遂。用。手。假。意。在。他。臂。上。攔。住。道。不。要。客。氣。請。留。步。罷。衛。國。也。用。手。一。推。道。理。應。拜。送。克。軍。只。覺。得。自。己。手。臂。如。撼。着。石。柱。一。般。直。蕩。出。來。不。覺。暗。暗。咋。舌。衛。梓。又。道。殷。君。三。天。之。內。如。不。能。將。馬。尋。回。請。在。玉。帶。鎮。旅。店。稍。待。第。等。或。可。相。助。一。臂。之。力。克。軍。把。手。拱。拱。道。有。謝。賢。昆。仲。小。弟。料。那。盜。馬。的。人。住。得。不。遠。定。要。將。他。找。到。奪。回。吾。馬。就。此。告。辭。了。轉。身。便。走。一。路。暗。想。吾。那。玉。獅。的。下。落。決。然。在。他。們。弟。兄。身。上。祇。要。聽。他。們。言。語。便。有。幾。分。可。疑。若。然。三。天。之。內。找。不。到。除。非。丟。下。這。馬。不。顧。否。則。我。枉。稱。英。豪。有。何。面。目。再。見。他。們。今。夜。我。必。冒。險。到。他。們。家。裏。一。探。如。能。奪。回。吾。馬。纔。見。本。領。只。是。現。在。且。到。那。裏。去。呢。如。若。回。到。玉。帶。鎮。一。來。一。返。徒。勞。跋。涉。大。不。值。得。忽。然。想。起。途。中。所。見。的。古。剎。來。那。古。剎。杳。無。人。跡。我。何。不。到。那。裏。去。休。養。精。神。夜。中。或。有。惡。鬥。可。以。預。備。氣。力。想。定。主。意。遂。買。些。薄。餅。和。牛。肉。揣。在。懷。裏。出。得。楊。家。寨。向。古。剎。走。來。原。來。那。古。剎。是。禹。王。廟。長。遠。沒。有。人。住。持。克。軍。進。得。廟。來。將。廟。門。關。好。一。看。神。像。破。敗。四。壁。頹。圮。不。覺。嘆。道。大。禹。治。水。功。及。天。下。後。世。人。民。理。當。追。念。其。恩。保。存。古。廟。何。以。坐。視。其。壞。沒。人。出。來。修。葺。呢。那。時。已。是。薄。暮。克。軍。且。在。蒲。團。上。打。睡。一。番。在。酣。睡。時。忽。覺。有。人。輕。輕。在。他。肩。上。拍。了。一。下。睜。開。眼。來。一。看。見。對。面。立。着。一。位。老。叟。正。是。午。前。自。己。向。他。問。路。的。釣。魚。老。

人。老。人。帶。笑。問。道。足。下。適。纔。向。我。探。問。楊。寨。的。路。徑。此。時。又。獨。睡。在。這。荒。刹。裏。頭。究。竟。到。此。抱。何。目。的。我。方。從。廟。前。經。過。見。灰。塵。滿。蓋。的。廟。門。上。有。兩。個。手。迹。印。因。想。這。廟。久。已。空。閉。何。來。手。印。故。此。進。來。一。探。湊。巧。遇。見。足。下。但。足。下。英。姿。颯。爽。不。像。歹。人。何。以。行。蹤。詭。祕。敢。問。其。故。克。軍。不。敢。隱。瞞。只。得。起。身。把。自。己。失。馬。及。探。訪。楊。氏。弟。兄。席。間。各。獻。武。藝。等。事。一。併。告。訴。老。人。笑。道。少。年。人。大。都。喜。鬥。本。領。所。謂。初。出。之。犢。輒。不。畏。死。然。君。須。知。楊。氏。弟。兄。的。武。術。亦。非。尋。常。可。比。偷。和。衛。國。交。手。更。要。留。心。說。罷。一。縱。身。忽。然。不。見。克。軍。纔。知。道。遇。着。異。人。因。想。自。己。在。里。閉。中。常。將。技。藝。誇。耀。鄉。人。曰。無。餘。子。這。一。回。就。可。曉。得。天。下。有。本。領。的。人。真。多。自。己。所。得。還。是。有。限。不。覺。深。深。嗟。訝。了。好。久。看。看。天。色。已。黑。一。鉤。新。月。射。到。庭。階。上。來。正。當。三。秋。時。候。庭。中。兩。棵。梧。桐。樹。被。金。風。吹。着。簌。簌。地。作。响。四。壁。蟲。聲。如。雨。使。人。動。思。鄉。的。念。頭。克。軍。一。心。在。馬。身。上。便。鎮。定。心。緒。閉。目。養。神。將。近。二。更。時。他。遂。霍。的。立。起。身。來。將。長。衣。脫。去。結。束。在。背。出。得。廟。門。向。楊。家。寨。飛。奔。而。去。走。了。數。十。步。忽。見。東。邊。一。個。黑。影。像。飛。燕。一。般。躡。過。前。去。心。裏。暗。想。那。裏。又。來。一。個。飛。行。客。了。想。追。上。去。看。時。但。是。儘。力。前。趕。休。想。追。及。只。見。那。黑。影。漸。走。漸。遠。看。不。見。了。克。軍。很。是。納。悶。走。了。一。刻。到。得。楊。家。寨。悄。悄。奔。到。楊。家。屋。旁。躡。上。圍。牆。聽。聽。裏。面。沒。有。動。靜。遂。輕。

輕跳下牆來。剛要尋找玉獅子的所在。忽覺背後一陣涼風。便將手中寶劍回身一迎。只聽叮噹有聲。原來楊氏弟兄料定克軍要來。早有預備。衛梓正巡哨到這裏。瞥見克軍。便試他一劍。克軍見了衛梓。也不打話。舉劍進刺。衛梓且戰且言道。我道是誰。却是殷君到了。老實說。馬是我盜的。你若能把我弟兄二人戰敗。情願奉趙。否則請等三天。再說罷。克軍怒道。我若然鬥不過你們。我這馬也不要了。兩個人各各使出本領。兩道白光往來跳舞。酣鬥了好一刻。克軍身手便捷。劍鋒犀利。衛梓敵不過。漸漸敗退。只聽屋上叱咤一聲。衛國飛身躍下。叫道。莫欺吾弟。某已等候多時了。將手中使的月牙銅劍。打一旋轉。但見一道白光。像車輪般。大將克軍的劍。迎住。克軍早知衛國利害。今見來勢兇猛。也放出全副精神。奮力酣戰。那銅劍使急了。滾來滾去。只在克軍上中下三路掃捲。殺得克軍汗流浹背。支持不住。只得將劍架住。銅劍聳身躍上高牆。楊氏弟兄哈哈大笑。也不追趕。克軍十分慚愧。連奔帶跳的出了楊家寨。垂頭喪氣。心神無主。不知要走到那裏去。且在林裏坐地歇息了一番。想自己初出茅廬。便遭失敗。看來這玉獅子難以物歸故主了。聽他們語氣也肯歸還。只是我有何顏面再去領受。滿懷好勝的心。已如澆了一桶凉水。很不高興。勉強起身。懶懶的信步走去。見前面有一帶竹籬。幾間樓屋。還有

一線燈光照射出來。不知是何人家漸漸走近時。忽聽有馬長嘶一聲。很像自己玉獅子的聲音。大爲驚異。停住脚步。一想。奇了。我那匹玉獅子。不是落在楊家麼。怎的却在這裏呢。我是聽慣他的嘶叫。方才的聲音。很是清晰。難道另有他馬麼。不免待我入內探探。遂飛身跳上屋面。躍過屋脊。見後面一間樓房。內燈光明亮。似有女子的聲音。在內咳嗽。且不去驚動他。再越過樓房。早到後面。跳下地來。細細探尋。却聽右首小屋裏有馬蹄踐踏聲音。便掩到那裏。推門進去。一看。不由心中大喜。原來他找尋不到的玉獅子。正拴在屋裏。克軍暗稱天佑。忙過去解下繩索。牽出屋來。那玉獅子也看見了。主人昂首伸足。表示親熱的樣子。克軍正想怎樣牽他出去。忽見一條黑影從樓房躍下。宛如飛鳥墮地。杳無聲息。月光底下。見是一個妙齡女郎。手握雙刀。將他攔住。克軍也拔出寶劍。預備迎戰。女郎嬌滴滴的喝道。何物狂奴。敢盜吾馬。克軍暗想。明明是吾的坐騎。倒說他家之物。不由氣往上衝。跳過去。便是一劍。女郎將左手刀。迎住右手的刀。從斜裏劈來。克軍收轉寶劍。去迎女郎的刀。覺得很是沉重。不敢輕視。抖擻精神。兩個在院中決鬥。了一回。女郎驀地虛晃一刀。躍出圈子。克軍正待追上去。忽見有一件東西。向自己飛來。閃讓不及。左肩上早被抓住。原來是女郎用的飛抓。克軍叫聲不好。立脚不定。被女郎

用力一拽。傾跌在地。女郎趕過去。將絲絛把克軍縛住。又奪去了他的寶劍。克軍不防。翻在女子手裏。大叫氣死我也。伸長了頭頸。說道好你果然有本事的。快把我砍了罷。正在這個當兒。前院走進一個老人來。手裏掌着燈。哈哈笑道。慧兒休得傷了客人。且把他帶到前院去。女郎聽說。拖着克軍走到前面。見有一間客堂。四壁書畫收拾得很是靜雅。克軍長嘆一聲。瞑目待死。却不意老人過來。親解其縛。道殷君請你看我。是誰。克軍張目一看。不覺失聲道。呀。原來是我兩次相遇的老丈。但是……老人笑道。你且請坐。聽我講了再說。那女郎也叉着腰。立在老人身傍。老人道。老朽姓張名弘。壯年時也在江湖行走。直到老了。看破世事。便隱居在此。這是我的孫女。閨名慧月。他的父母都已過世了。伴着我一住。在這裏。老朽常把武藝教導與他。因此略諳些武藝。克軍聽到那時。把眼細瞧。慧月見他秋水似的雙瞳。蘋果似的粉頰。婀娜中寓着英健。好像紅拂隱娘的一流俠女。慧月也見克軍相貌英俊。出落得一表人材。又看他緊瞧着自己。不覺低頭一笑。老人又道。老朽遇見了足下回家時。無意中曾和小女談起小女。慙我出場。我因幾年來。不管閑事。那裏再肯自尋煩惱。不知道小女也是年輕好勇。背地瞞了我。我却到楊家寨。把這玉獅子盜來。不料足下又會巧遇小女。不察驚犯大駕。還請忘懷。克軍起

謝道承蒙老丈殷殷垂愛。敕以不殺令孫女。武藝超羣。真是巾幗英雄。晚輩素以英雄自負。現在敗在他手。慚愧之至。老人笑道。喚我要笑。你迂拘了。本來技藝的上下。無分男女。何必因此一時勝敗。自短其氣。況且足下和吾女交手。也沒有外人知道。我們當祕而不宣。我也願將玉獅子奉還。讓足下好去立功邊陲。盡忠國家。前程萬里。願足下好好努力。克軍聽了老人的話。不覺感激得五體投地。向他跪下。道。老丈真異人也。晚輩敢不遵從良訓。老人忙將他扶起。引得慧月在背後掩着口笑。老人叱道。有什麼好笑。慧月道。我笑殷君怎麼連自己一匹馬也看不好。敗在人家手裏。不知自己勉勵。反要憤怒。伸長了頭頸。教人家殺他。若然。方才我真的將劍揮下時。祖爹不要怪我濫殺無辜。麼我雖無此胆力。但看殷君這樣不勝忿忿之心。所以覺得好笑。克軍聽了。羞慚滿面。把手向慧月拱拱道。姑娘的話不錯。克軍也知自己太和人。家負氣了。只是姑娘在何時將馬盜去。敢請告知。慧月答道。我聽了祖爹的話。很想見見這匹玉獅子。因此背地裏到得楊家。見有人在裏面巡風。不好下手。後來聽見前面有兵刃相擊的聲音。楊氏弟兄都在戰鬥。我便趁勢到他家馬廄中。把兩個看守人縛住。牽了馬。開出後門。跳上馬背。跑到家裏。將馬放好。正要就寢。忽聽屋上有細微足聲。不覺心中疑怪。遂取了雙刀。掩出看。

時纔遇見殷君。殷君也不說明緣故，只顧把劍刺來，好像和人家拚命。自然我也不肯讓步了。若是殷君好好聲明，我也肯將馬歸還。本來我也不過和楊氏弟兄玩玩罷了。正說到這句，忽聽屋上有人哈哈大笑，道：「好姑娘，我真佩服你藝高胆大，須要隄防着這馬，不要又被人家奪去了。」慧月聞聲趕忙一個箭步跑到後面一看，幸喜那匹玉獅子還在院中立着，便把他關到屋裏。老人也喊道：「算了罷，你們真高興，請下來談談可好。」克軍也知道楊氏弟兄在上面只聽一陣風聲，楊氏弟兄已躍入院中。老人和克軍都起身讓坐。克軍見了楊氏弟兄，不免有些愧慙。衛梓道：「克軍兄，此次奪馬是我們無意識的舉動，不過和足下相戲，不意足下認真爭鬥，險些傷了和氣，到得結果，我們都輸在張家姑娘身上，真是出人意外。我等見足下走後，忽聽下人報稱玉獅子刻已失蹤，兩個看守被人都縛住在馬棚柱上，口內塞了衣布，我等一齊大驚，跑到廄中，那馬果然不見了。遂將兩個人嘴裏的東西挖出來，問是怎樣人奪去的。兩個都說有一個美麗的小姑娘，把他們打倒，縛住牽了馬，開後門走的。我們想那裏來的女子，這樣利害，我哥哥想起張老英雄的賢孫女，挾有驚人絕技，不要他來做的麼？所以連忙奔到這裏上屋一聽，你們正在談話，方知千巧萬巧，克軍兄竟在這裏。又聽慧月姑娘說有心和

我們鬧着玩。忍不住喊了出來了。衛梓說到這裏。衛國也道。現在我們要請克軍兄原諒。可算借着慧月姑娘之力。水落石出。原璧歸趙。克軍兄倒要謝謝這位姑娘。并且還有一句笑話。要問克軍兄飛抓的滋味。可好。克軍聞言不覺面上又紅起來。慧月也一溜烟跑到裏面去了。老人便道。時已深夜。我們且飲酒談話。守到明天罷。楊氏弟兄道。既承老丈賜飲。敢不領情。老人遂喊慧月快把周媽喊醒起來。一同端整些下酒物。再把我藏好的梨花春釀取出來。在爐上燙熱。慧月答應着。自去廚下預備。這裏四人又講些馬的故事。不多時。周媽早將酒菜送上。且飲且談。老人將他自己經過的歷史講給他們聽。無一不是可愕的。又說到年大將軍此番西征。必有幾場惡戰。因為青海番僧甚多。都是武藝高強的。克軍忽問楊氏弟兄。可有意出山。和他一同前去投軍立功。楊氏弟兄推讓不去。老人捋鬚笑道。今上耀武邊陲。經營藩屬。而四方變夷蠢蠢。思動真英雄報國的好機會。賢昆仲有此一身武藝。何不從殷君出去。若懷才不用。終老牖下。豈非可惜。老朽若不是年紀老時。也已去了。楊氏弟兄聽了。老人的話。遂一齊答應。老人握着酒杯。喝了一口。又道。老朽還有一件事。要求殷君。克軍道。老丈果有何事。不妨示知。老人道。我這個孫女。十分鍾愛他的才貌。也還過得去。可說不是庸脂俗粉之流。常想揀一個。

少年英雄結成佳耦。只覺得人才寥寥。難以入選。現在我對殷君。狠爲器重。況且兩下也已交過手。見過面。若然殷君尙無室家。願將慧兒許字。不知殷君意下如何。克軍忙道。論慧月姑娘。本是人中佳麗。晚輩不才。何敢匹配。況且未得母命。也難遵從。老人笑道。殷君不要推托。令堂處。只要你寫封信去。總可允許。只看你意中要不要罷了。衛梓說道。克軍兄和慧月姑娘爲夫婦。真可說得君子好逑了。克軍兄你不是怕門。不過慧月姑娘麼。這却不要緊的。只要拜倒石榴裙下。做闔房不叛之臣好了。我等兄弟情願做媒。將來好吃幾杯喜酒。克軍此時只好答應。遂取出腰旁常佩的玉玦。呈上老人。作爲定聘之物。等到戰事過後。再來迎娶。老人十分欣喜。也到裏面向慧月取出。一個香帕。交給克軍。算爲交換禮。一霎時。雞聲喔喔。天已亮了。又說了好些話。克軍方纔取了寶劍。牽出玉獅子。向老人拜別。跟着楊氏弟兄。到楊家寨。又住了一天。差人到玉帶鎮去。算了店飯錢。取了行李。過來。然後等楊氏弟兄。草草將家事和寨中諸事安排好。一齊動身。到西寧從軍去了。

後來年大將軍和岳將軍分兵把青海平定。又擊降準部。經過大小幾陣戰爭。克軍和楊氏弟兄等。努力殺敵。克軍又獻計奪了丹津的要隘。立下不少戰功。經岳鍾琪保奏。克軍竟得實授。

參將的職銜楊氏弟兄也官封都司一齊請假榮歸克軍早已稟白了他的母親通知老人張弘擇了吉日遂和慧月成婚俠女英雄締成良緣閨房裏頭別饒樂趣以後我也不必細表還有那匹玉獅子馱着主人馳驅沙場克軍常得靠着牠出死入生更把他異常珍養着夫妻倆有時談起那番奪馬的事情覺得甜蜜無比因爲這是他們二人結婚的媒介呢

實事偵探錄(續)

張舍我

但是數年以後衆人漸漸疑惑到老人的一個「不長進」的兒子身上。舊案重提由一個很有聲名的私家偵探叫做賴克三博士的。但任證明此案並非是自殺案。乃是一件暗殺案。他據着他在各種醫院裏和露屍所裏試驗的結果。他可以證明。若將一把手鎗放在一個新死人的手裏。他兇厲之氣未散。可以握住得非常的緊密。不用氣力。不能拿下。其情形正和一個自

殺者死後猶緊握手鎗。不肯放相同。要自老人果然自殺。他的頭髮或者他的面部。一定要被火光燻焦。但他的頭面均無焦灼之狀。可見得那一鎗並不是近着頭開放的。而且老人的眼睛閉着。尤與自殺者應有之情形不同。賴克三博士識多見廣。很能證明驟死在或騷亂而死者。其眼睛常張開如常。或半啓半掩。老人的目光閉着。一定是死後由人給他合下的。他又指明凡屬自願赴死之人。決不能將兩臂放在絨毯之下。又將被褥拉到頭頸下面。又將小十字架放在被面上。由此可以決斷這老人一定是被人暗殺的。眼睛是被人闔下的。他的屍首和床上的設置。是由別人——大概是兇手——設法佈置好的。檢察官得了賴博士和他方面的證據。便起訴老人的兒子以弑父之罪。後來這兒子完全招認了。



復仇

By Johh Baer

譯·梧·碧·張·

華萊司洛克哈得因有暗殺
辣夫迦列蓀醫生的嫌疑。縣
官特開庭審問。但是縣官的
胸中先橫梗着一種成見以

爲洛克哈得決然無關。祇因
受輿論的督促。不得不審問。
他一回。所以審問的結果。並
未能問出真情。便含糊了結
了。
迦列蓀醫生是死在洛克哈
得家起居室中的地板上。據
驗屍官檢驗。說他因跌破頭
顱骨。以致斃命。再據洛克哈
得說。曾打了他一下。正打在
他的牙床骨上。他向旁閃避。
大約腳下一滑。便跌倒在地。
板上頭顱剛巧撞在一張大

理石面桌子的角上。以致撞
破了頭顱骨。至於洛克哈得
因何動手打他。據洛克哈得
說道。迦列蓀醫生和我正在
商量一件事情。不幸言語間
發生衝突。他忽然拔出手鎗。
向我開了一鎗。幸而未會打
中我。趕忙衝上前去。把他抱
住。二人在室中打了幾個轉。
身器具撞倒了許多。後來我
好容易縮回右手。打了他一
下。他站立不穩。跌倒下去。往
下跌倒的時候。他又開了一

取
仇

鎗。託天之福仍未打中。我但他的頭顱不幸撞在桌角上。跌倒後便一動也不動了。我知道不妙連忙打電話報告縣官的再據洛克哈得書記佛蘭克科命和用人喬治台勞說那時候他們都正在起居室中曾目覩當時的情事。洛克哈得所說的盡是實話。迦列蓀醫生之死實是出於偶然他們並敢宣誓保證這番供詞實非虛構。縣官本會在那起居室中的天花板上。

查出一粒彈子。這時便說這粒彈子必是死者往下跌時放出的。在屍身旁邊並曾查出一柄手鎗。上面鑄着死者姓名的起首字母更可證明這子彈是死者所放的了。於是縣官便宣稱洛克哈得和迦列蓀醫生必是先有激烈的口角。迦列蓀大概因一時的感情憤激忍不住開鎗轟擊洛克哈得亦起而與迦列蓀不提防頭顱撞在桌角上以致斃命。洛克哈得聽了。

這宣言再高聲辯論道。我和死者本因有一件事情互相商量不能稱做口角。據我的意思用『討論』這個名詞來表示最爲切當。又道死者這次到我家中來爲的是抗議我對待我妻子的待遇。原來我妻子是他的妹妹。當下我對他說這是我家庭間的私事。讓我自加考慮。不料他聽了這話勃然大怒。忽的拔出手鎗向我放了一下。縣官問到這裏又宣稱洛克哈

得待遇他妻子是溫和或是

凶猛不在本案範圍以內撇

開不談如今根據洛克哈得

的供詞和證人們的申述足

以證明洛克哈得所以毆擊

死者實是因爲自衛起見因

自衛而傷害人命法律不以

爲罪所以洛克哈得應該宣

告無罪即時釋放

一個月後洛克哈得的妻子

忽然大發神經病送到醫院

中醫治無如伏病已深非但

未能漸愈且又加上癱瘓病

三天之後便死去了

二

凡慘劇之所以發生自必有

發生的真因我們倘要明白

這慘劇因何發生的自當先

查出這真因像洛克哈得夫

人忽然病死是否因日受伊

丈夫的虐待因爲是他們夫

妻間的私事外人不易得知

但我因特種關係曉得了許

多實情原來在一九一五年

華萊司洛克哈得在豪立士

村外買下一所壯麗的房屋

那時候我們曉得他是紐約

城裏某銀行的職員豪立士

距離紐約本不很遠來往原

很便利所以我們對於洛克

哈得毫無懷疑之心但附近

地方有許多人不肯相信他

但也說不出不肯相信他的

理由祇覺得豪立士村本是

安靜樸實的所在他却是個

誇張浮動的人人地很不相

宜罷了這樣過了一年洛克

哈得忽常常到約翰迦列蓀

家中去并微有一種傳說說

他所以常去。實是受了格萊斯迦列孛的吸引。有些好事的人。再加以推測。說他們二人。性情各別。如何能結成夫婦。因為那時候。格萊斯纔十九歲。性情柔弱。用情尙無定力。并多愁善慮。不喜和人交接。講到容貌。尙能當得起個美字。不過不是玫瑰花自然的美。祇像落日。脚山餘光返照。把天空的雲。幻成彩色的。美於美之中。含有幽怨之意。剛巧。洛克哈得。是個性情躁

急的人。試問這兩種相反的性情。怎能融洽在一處呢。偏當局者迷。旁觀者亦不明。瞭約翰竟把洛克哈得當做是好青年。並說格萊斯的婚事。他決不干涉。讓伊自去尋覓美滿的前途。於是洛克哈得和格萊斯在一九一八年的六月間。便舉行婚禮了。剛到這一年的十月間。外間已有風聲。人人都說格萊斯的處境。必然很是艱苦。試看伊越發沈默寡言。先前有幾位

朋友。現在索性一概不與往來。眼光也失掉。丰采有時。縱然笑了。聲音却微帶顫動。即此已可見伊心中的悲苦了。當時我聽見這一番話。還不是很相信。以爲是他們神經過敏。但留心察看洛克哈得的舉動。委實不能令人無疑。他常常在晚間。趕到城裏去。乘上午二點四十五分鐘的火車。回來。他去做甚麼呢。顯然決非正當的事。我和旁人會說道。格萊斯究竟爲了甚麼

失掉丈夫的歡心。累得丈夫深夜出遊。不願在家呢。後來又過了些時。已到了新年了。伊的神情越發慘苦。眼睛時時紅腫。臉色更是憔悴。我見了。真替伊很傷心呢。到了二月四日。伊的哥哥辣夫迦萊。請醫生到我家裏來。他和我本是二十年的老朋友。平時無話不說。勝過平常的同胞兄弟。那時他正在紐約城充當衛生官。每逢星期。便到豪立士村來遊玩。每次來時。都

得來會我。這一次他見了我的面。便道。我要和你商量一件事。這事是家庭間的私事。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纔敢來和你商量。我不明白。我是否有干涉之權。但洛克哈得。將要把伊磨折而死。我難道眼睜睜望着。一聲不響麼。我聽了他這話。已明白他的意思。便道。你莫見氣。洛克哈得。或者不敢如此。……辣夫搶着道。你不曉得。真情難怪。你這樣說。洛克哈得。實是

個下流之人。你可曉得他的生活狀況麼。我道。我祇曉得他是一位銀行職員。辣夫道。他在銀行中。固然有個位置。但每天晚間。都在一個秘密所在。胡混。這所在是在紐約城裏。派克蔭路的左近。男女混雜。賭錢和喝酒。是那裏的特色。他頓了一頓。又道。我已向格萊斯打聽清楚。那所在是個賭窟。洛克哈得。表面上說是賭客。實則却是開設這賭窟的主人。格萊斯。常規勸

他。他。非。但。不。聽。反。怪。伊。多。事。
甚。致。還。罵。伊。一。頓。你。想。像。他。
這。種。人。尚。能。稱。做。上。等。人。麼。
我。道。這。是。他。自。甘。墮。落。毫。不。
足。惜。祇。是。格。萊。斯。日。夕。困。在。
這。種。境。界。中。可。真。難。受。極。了。
辣。夫。道。可。不。是。麼。所。以。我。想。
助。伊。一。臂。之。力。你。可。熟。悉。離。
婚。的。法。律。麼。我。道。我。不。熟。悉。
辣。夫。又。道。我。聽。說。洛。克。哈。得。
開。設。賭。窟。起。初。還。不。相。信。便。
親。自。化。裝。前。往。並。賄。賂。一。個。
侍。役。向。他。打。聽。他。更。說。出。洛。

克。哈。得。實。是。假。冒。的。姓。因。爲。
他。在。九。年。前。曾。因。犯。案。坐。過。
八。個。月。的。監。牢。我。不。禁。驚。奇。
道。洛。克。哈。得。坐。過。監。牢。的。麼。
辣。夫。道。正。是。他。所。犯。的。案。也。
是。爲。着。私。設。賭。窟。是。因。他。在。
賭。桌。的。下。面。偷。裝。一。個。齒。輪。
通。以。電。力。桌。上。的。賭。球。可。以。
隨。他。操。縱。以。欺。騙。賭。客。所。以。
他。且。兼。犯。欺。詐。罪。我。道。但。是。
辣。夫。不。容。我。說。接。着。又。道。
像。這。種。卑。鄙。的。賭。棍。格。萊。斯。
既。已。曉。得。怎。能。再。和。他。相。處。

況。且。他。待。伊。又。這。樣。兇。暴。呢。
我。道。依。你。的。意。思。預。備。拿。甚。
麼。手。段。對。付。他。呢。辣。夫。道。這。
個。須。要。和。你。商。量。一。他。又。私。
設。賭。窟。自。然。是。大。干。法。紀。我。
便。拿。這。事。去。恫。嚇。他。他。偷。不。
容。格。萊。斯。住。回。母。家。我。便。告。
發。他。這。事。還。是。不。先。和。他。說。
真。接。去。告。發。這。兩。層。意。思。你。
採。取。那。一。層。呢。我。道。依。我。是。
先。去。和。他。商。量。他。偷。肯。答。應。
再。好。沒。有。否。則。再。和。他。大。動。
干。戈。也。不。爲。遲。呀。辣。夫。很。贊。

成這話。當即和我分手。我想他必是逞着一股憤恨之氣。一直往洛克哈得家中去了。後來不多一會。縣官果然得到報告。說辣夫已死在洛克哈得家的起居室中了。

三

這一番情節。我也曾告訴過縣官。無如九年前洛克哈得犯案時的姓名。和在那一州犯的案。都已稽查不出。而且時隔九年。人的模樣。已有大的變更。再則那時候摹手

印的方法。不及如今這樣精細。雖曾寫了幾封信。向州官們打探。也查不出他的底細。紐約城中。他雖有些朋友。但都不曉得他以前的歷史。因毫無證據。所以當縣官審問他時。不曾提起。

在這案發的三個月後。人人心的心目中。已不復記憶這案。却不料忽然來了一封信。是洛克哈得的書記佛蘭克科倫寫給我的。

尤生台鑒。我所以寫這封

信。給你。因為是辣夫迦列。蓀醫生的最要好的朋友。想請你把這封信。再送給約翰迦列。蓀一看。並盼望你幫助他。替死者伸冤。因為辣夫。實在是被人害死的。台勞。洛克哈得和我。上次的供詞。都是假造的。原來當洛克哈得和辣夫。口角時。台勞和我。實在並不在那起居室中。却在書室裏。我們都曾聽見他們的吵鬧聲。雖明知他們聲勢

淘淘不免動武無如室門已上鎖我們不能進去也不知道他們因何口角祇聽見洛克哈得高喊了一句道「你祇須記着你分內的事便了」接着又聽見括的一聲響等台勞和我走進起居室時見有一張椅子翻倒辣夫已倒在地板上那時洛克哈得祇以為他跌了一交及至曉得他已死了便向我們說道「你們必須幫助我彌

縫這事」當下他從死者的衣袋中掏出一支手鎗先對牆壁放了一鎗再向天花板放了一下生怕鎗柄上留有手印很仔細的揩拭了一會便放在屍身旁這纔打電話報告縣官我憑良心講話那時我本不願幫他證謊使死者沉寃而使兇人逍遙法外怎奈我從前的罪史盡在他記憶之中我為勢所逼不得不服從他我從前有何

罪史我不必告訴你總之他有逼我服從的勢力罷了然而我的良心上總覺得不安所以自從那時起我便和他斷絕關係我的去處也未曾告訴他直到如今他仍未曉得你和約翰倘能威嚇或賄賂台勞他必能把真情說出那時我定當出面來做證人但他既能說出真情亦無須我來證明了我希望洛克哈得早受法律的裁判我

的良心便可。早安。一日佛

蘭克科命啓

我立刻把這封信送給約翰。他讀了之後我凝神望着。他見他的神情並無深刻的感觸。強健的身體仍舊站得挺直。眼光和聲音也毫無悲苦的表现。很安閒的對我道。這信上所說都是我們久經曉得的事實。毫不希罕。我道。是的。你我和辣夫的朋友們都明知他實未曾開鎗打洛克哈得。他委實死得不明。洛

克哈得的供詞分明是虛構。可惜我們提不出證據證明他是兇手。如今難得有這一封信。自可當做一種證據。再有台勞也是最有價值的證人。不妨舊案重提。你去告發洛克哈得。好替死者報仇雪恨。啊。約翰聽了這話。一聲不響。過了一會。我見他臉上的神情纔漸漸有些感動。露出悲傷之容。似乎已贊成我的提議。但忽又皺了皺眉頭。撇了撇嘴角。旁并露出笑意。

發出沈着的聲音說道。我決定饒恕他了。我想他倘果是兇手。雖能飾詞抵賴。瞞過衆人。但他的罪惡終不能因說謊而消除。自有上帝責罰的。一日。我不責罰他了。留待上帝顯靈責罰他罷。他說完這話。并叮囑我也不必因有這封信對洛克哈得有何舉動。我想他是死者的生父。既然這般說法。我只得也靜等上帝來施罰罪人了。過了幾天。我又看見約翰他正在園

中間。逛。態。度。安。閒。高。唱。他。心。
愛。的。歌。曲。……

四

上。帝。的。威。權。真。個。偉。大。世。間。
作。惡。之。人。果。然。不。能。逃。過。他。
的。眼。睛。倖。免。于。責。罰。有。一。天。
晚。間。華。萊。司。洛。克。哈。得。由。城。
中。宴。會。後。回。家。汽。車。行。的。飛。
快。正。行。到。一。條。泥。濘。載。道。的。
路。上。因。前。面。又。有。一。部。汽。車。
行。的。遲。慢。他。轉。動。車。輪。想。超。
越。過。去。不。知。怎。樣。一。來。車。身。
竟。致。翻。倒。他。因。而。受。傷。很。重。

跌。斷。兩。根。肋。骨。傷。痕。雖。不。致。
死。但。載。往。豪。立。士。醫。院。後。因。
流。血。過。多。頗。呈。危。象。據。醫。生。
說。倘。無。人。肯。牲。犧。幾。巴。特。
（。液。量。名。）。的。鮮。血。灌。注。到。他。
身。上。去。便。難。有。生。全。之。望。於。
是。懸。出。賞。格。倘。有。肯。犧。牲。血。
液。救。活。他。的。人。由。他。酬。謝。五。
千。元。豪。立。士。導。報。上。便。登。出。
這。賞。格。的。廣。告。來。報。名。的。人。
竟。有。四。人。之。多。最。奇。怪。的。約。
翰。迦。列。孫。也。是。當。中。的。一。人。
經。醫。生。查。驗。他。們。的。血。液。是。

否。與。病。人。相。宜。結。果。祇。有。約。
翰。體。值。最。強。血。液。最。為。合。用。
約。翰。便。當。選。醫。生。立。刻。動。手。
說。也。希。奇。洛。克。哈。得。獲。到。這。
充。量。的。強。健。而。清。新。的。血。液。
後。病。勢。便。有。了。起。色。五。小。時。
後。醫。生。說。已。無。妨。礙。自。能。日。
漸。痊。愈。但。約。翰。并。不。接。收。這。
五。千。元。的。酬。金。
這。一。段。奇。異。的。新。聞。立。刻。傳。
遍。全。村。人。人。聽。了。都。非。常。詫。
異。不。是。奇。怪。灌。注。血。液。洛。
克。哈。得。因。而。活。命。却。是。奇。怪。

約翰的犧牲。他們都說道：這
不是恩將仇報。簡直是仇將
恩報。約翰爲甚麼要犧牲這
寶貴的血呢？

我因爲是辣夫的朋友。對於
這一類的事。自然很是關心。
聽了這一回事。也着實希奇。
剛巧我有個朋友。是啞般甲
司特醫生。他本在豪立士醫
院中任事。第二天。我便去會
他。探問洛克哈得的病況。他
很愁悶的回答我道。他的生
死。現在尙未能斷定。因爲又

已添上幾種病勢。頭痛。背痛。
和四肢麻木。精神也很抑鬱。
頹喪。又過了一天。我再去問
他。他說。洛克哈得體熱頓增。
現象很是危險。他說。這話時
神情激厲。似將發狂。頭髮散
亂。眼球紅得和血一般。并高
聲喊道。這事偷宣揚出去。和
本醫院的名譽大有妨礙。我
們曾分電附近各醫生。請他
們來共同挽救。現在已有五
位外來的醫生。守在洛克哈
得的病房裏。我不懂道。爲甚

麼要這樣呢？他道。因爲洛克
哈得必已染受便毒 *Bubonic*
Plague 的病菌。我霍的站起
身道。真有這事麼。不見得罷。
他道。我們刻已斷定。我已有
四十八小時。未離開他。病榻
一步。見他病勢的變化。使我
不得不相信。他身上已漸漸
腫脹。舌頭變成黑褐色。身體
……上帝啊。身體也已變成……
他頓住不說。祇問我道。你偷
把這話傳到醫院以外……我
接着道。你儘管放心。我決不

向。旁。人。提。起。一。字。便。了。後。來。華。萊。司。洛。克。哈。得。果。然。死。了。醫。院。中。發。出。的。報。告。祇。說。他。內。傷。太。重。無。法。挽。救。外。人。聽。到。這。消。息。都。說。洛。克。哈。得。之。死。正。足。顯。出。上。帝。的。威。靈。約。翰。不。肯。置。他。於。死。地。留。待。上。帝。來。責。罰。他。如。今。罪。人。已。受。了。上。帝。的。責。罰。了。

三。個。月。後。啞。般。甲。司。特。醫。生。會。見。了。我。兩。下。裏。談。起。洛。克。哈。得。的。事。我。道。豪。立。士。的。人。倫。曉。得。洛。克。哈。得。是。因。傳。染。

病。而。死。：。他。搶。着。道。這。如。何。能。被。外。人。曉。得。：。各。種。傳。染。病。自。然。都。是。由。於。感。受。病。菌。而。起。這。一。種。的。傳。染。病。的。病。菌。最。能。為。傳。染。的。媒。介。的。莫。過。于。老。鼠。我。道。豪。立。士。醫。院。中。有。老。鼠。麼。他。道。醫。院。中。設。備。很。完。美。決。無。有。老。鼠。而。且。豪。立。士。地。方。上。已。有。五。十。年。不。發。現。這。種。傳。染。病。：。我。道。那。末。：。他。道。你。以。為。奇。怪。麼。起。初。我。們。原。也。很。覺。奇。怪。後。來。纔。研。究。出。這。所。以。然。你。先。

點。上。一。支。雪。茄。烟。側。耳。聽。我。告。訴。你。約。翰。的。兒。子。辣。夫。本。是。紐。約。港。口。的。衛。生。官。常。常。查。驗。從。遠。方。航。來。的。船。隻。：。或。有。一。隻。船。是。從。東。方。口。岸。航。來。的。他。在。船。上。查。出。這。一。種。病。鼠。再。從。鼠。身。上。取。下。病。菌。用。科。學。的。方。法。把。病。菌。養。活。着。這。事。諒。他。必。曾。告。訴。他。父。親。你。倫。不。信。他。父。親。的。書。室。中。正。有。他。收。養。的。這。種。病。菌。：。灌。注。血。液。的。方。法。你。或。者。不。懂。我。也。告。訴。你。一。番。先。

把套管插入贈與者的肘際較大的血管血液從套管流入圓筒筒內預先放入適量的鈉性亞硝酸鹽以免血液凝結血液再從圓筒流入另一管中輸入接受者的鑽有小洞的血管中贈與者的臥處比較接受者稍高一些所以血液向下流去毫無阻滯再說約翰必是先把那種病菌裝在一根樹膠的管中藏在身邊剛巧在將行手術之前他曾獨自在手術房裏有

數分鐘之久他自然趁那機會把樹膠管割破一些把管中的病菌傳入那圓筒裏血液經過時便夾帶這病菌流入接受者的血管中于是乎病勢發作我聽到這裏忍不住道上帝啊你以為；他又搶着說道因此我敢斷定洛克哈得的所以死實是受了約翰的暗害已是毫無疑義或謂這病菌的毒性既這樣猛烈約翰獨不怕也受傳染麼這一層實是過慮因為他

的臥處較高血液萬無逆流而上之理所以他決不會受毒他這番做作真是出人意外且無證據可尋他倘再把那餘賸的病菌完全毀滅去那便再也不能破獲他這詭計了他頓了一頓又道你倘在約翰生前把這事洩露一些我便承認你是個失信之人；

五

現在約翰迦列蓀已經死了我想這事已無秘密之必要

這纔據實直書出來。內中有。我不敢妄贊一詞。我祇要說。關係的幾個人。誰是誰。非誰。道舉一以反三。可見世界愈。曲誰直。聽憑讀者們的批評。文明殺人方法亦愈新奇。不測偵探家。委實不容易做。呢。像這一件事。正足給人增長些偵探智識的。

談偵探小說

何樸齋

作偵探小說的祕訣。可以用著測字攤上的招牌「觸機」兩個字。偷然立意。要做一篇極好的小說。窮思力索。竟有一天也寫不出一個字來。這句話就是做別種小說的大概也承認吧。有一天。我到大世界閒逛。在中菜室裏。忽然看見有一個老人和一個少年對酌。那老人酒量很豪。并且精神矍鑠。至於那個少年却成了個反比例。不但是神氣委瑣。又似乎不勝酒力。我就借着一樁事。略為穿插。便做成一篇魯賓奇案紅屋。後來在紅雜誌奪標小說裏登了出來。很有許多朋友來信贊美。其實並不是我憑空結撰。也是叨着這兩位先生的光呢。



遊俠新傳(二)

沈禹鍾

車中少女

遜清中葉。武士之言拳棒者。必推少林法。少林法者。湖南少林寺僧之所傳也。時寺中住持老僧。年已八十餘。鶴髮童顏。內外功成。臻峯極。人稱之曰大師。入其門牆受業者。非爐火純青。時不許輕出。就中或有自信。功到而請去者。大師必遍試其所學而定。可否其未也。則立止之。曰。孺子。恃此游海內。適足以自喪其性命耳。以是凡親受少林法乳者。周游四海。未嘗見挫於人。而人見少林家數。亦相戒不敢逞。大師之授徒也。不論貴賤。不別男女。一視其秉資之高下。而教之學。故所造雖不同。而學無不成者。弱者亦足出爲勇士師焉。大師生平所授生徒。先後不下數千人。而此數千人者。又各出而教後進。以是少林宗法。遂遍於天下。雖其仁暴不一。而要

皆不出乎大師之門下也。有江南蔣生者，具贄於大師門牆者有年矣。習之既久，自謂有成。一日忽請於大師曰：「小子親承大師教誨，今幸已有一得，願暫離師門，出與天下英雄見。」大師命試技。蔣生先操五石弓，繼演諸武術，皆嫻熟無比。演已，大師笑按其胸曰：「孺子學乃如此，銳進耶？蔣生頓覺胸次呼吸皆窒，知大師之播弄也。急叩首座前曰：「以大師視小子業，固未嘗然。今日有不得不去者，請爲大師陳之。」小子家中親老弟幼，皆日夜望小子歸。而小子亦久客思家，業卽未精，姑賜以假期可乎？假滿再來，事師求深造。」幸師許之。大師見其陳詞懇切，沉吟有頃，曰：「果爾，則姑假汝歸人之思家，未可相制。今且贈汝以言：汝之歸也，行道中慎毋示力，須知天下大有人在也。苟遇危急時，可三呼我名，弗效困獸鬪，則禍可立解。識之毋忘。」蔣生遂受教而別。自湖南至蔣生鄉里，計程可千餘里，道途多伏莽，行路者稱不靖焉。蔣歸途中，屢遇橫暴，皆殲之如摧枯朽，卒未見窘。默念臨行時，大師之言謂天下大有人在，以今觀之，天下何嘗有人耶？於是氣益豪，胆益壯，謂所謂英雄者，惟以對弱腕書生及纖腰婦女言耳。一日傍晚，抵一山村，適盛雨，雨氣濛山，爲景幽絕。山麓有一車，緩緩來，蔣生駐足待之，思乞隙座以附行，暫避沾濕。比至，則車中端坐一少女，鬢髮風鬟，眉目皎豔。蔣爲之意沮，顧車中人望見其趨趨狀，若喻

其意遽停車自簾內致詞曰同是行道人兩大至車中有餘隙可共載暫避毋拘拘慎嫌也蔣聞言遂聲謝而登然心疑此女不避男子且邀人共載必非良家女意殊輕之已展問其氏族女郎約略答之亦不問蔣蹤跡默然觀車外雨點蔣以其弱女子可欺思托風情以遺岑寂遂以詞挑之女郎初若不解蔣挑之再三女亦緘默無報詞蔣意其心許也竟僂身近女女乃勃然曰止儂薄兒欲無禮耶我視若亦好人家子弟故憐汝冒雨而假汝尺寸地不謂乃禽獸也雖然一試爾身手亦大佳爾苟有能可來相犯不爾者今日下矣蔣聞之亦報以惡聲曰量汝女子具幾何力乃公途中苦寂寞偶有語言亦豈至于法爾不欲酬對則已耳何必苦苦仇人若此矧乃公非市上乞食流乃可任汝招之使來揮之使去耶汝有膽氣可以兩手攢我下欲我自下此時無此易事也女郎乃大怒叱之曰狂奴敢爾看汝斃老娘掌下言次疾出纖手握蔣項蔣力掙不能脫項間似有千鈞力擠於上知非所敵急哀呼乞命女郎獰笑曰汝硬漢何至乞命欲貸汝死此時無此易事也汝休矣少須汝尸委道旁矣蔣正在危急時忽憶大師言遂大聲呼大師者再女郎聞之作沉吟狀已乃徐斂其手曰少林宗派乃雜此敗類姑念汝同門免汝一死言次即揮之曰去矣蔣即應聲墮車下痛楚不可言狀久久不能起立而女郎車

已疾馳逝矣。蔣自是遂不敢自負。歸一載。重往依大師門下。語及往事。大師叩所遇女郎狀貌年歲。瞿然曰。此必林家三妹也。

指紋略說

(續)

(曾經滄海室主)

此外又有一種法國人裴鐵侖發明的骨相術。據說人們的頭足和手臂等骨。到了若干年齡便不會得改變。但這也不足盡信。並且測量的手續非常煩複。若不是操練純熟的專家。測量起來。便有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的危險。比較指紋術的簡便容易。結果都完全準確。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原來指紋術的優點。就在人們的手指。自從睡在搖籃裏起頭。直到走進墳墓裏去。始終不會變更。並且人人不同。斷不致有錯誤冤枉的事發生。因據最近的調查。蘇格蘭場中存留的指紋底本。已有四十萬副。可是至今還沒有發生一副同樣的呢。

(完)

(二之案探生蒂施) 人婦衣黑



恨·天·王·

那柯德生侯爵死得奇怪極了。一個人好好兒臥在樓上。第二天早晨就死在床上了。身上一些兒傷痕都沒有。但又不是陡然得的急病。這究竟是什麼原故呢。施蒂生一得了報告。立刻乘了一輛汽車到來。登樓檢驗。

施蒂生登了樓。覺得這樓上的陳設。很是精美。足以表示侯爵家的富貴。驟然看去。並不像發現了奇案。因為那床上的人。仍好好兒臥着。似乎睡熟了一般。施蒂生近前一看。柯德生侯爵的呼吸果然停了。額頭冰冷。實是已長離世界。臉上現出一種非病死的特徵。就是微微有些兒發紫。據醫生說。大概服了什麼毒藥劑。所以臉上現着慘痛之色。施蒂生觀察室中的什物。一些沒有移動過的痕跡。還是很整齊。很有次序的陳列着。那麼柯德生侯爵為什麼又毒死在床上呢。細細揣來。柯德生侯爵似乎近於自殺。因為樓上的陳設。既沒有移動。就是不曾有。

人登樓。強迫他服毒。兩下格鬪過的明證。但是柯德生是個富而且貴的少年。侯爵正在得意的時候。又何必出於自殺呢。這種測度。只一剎那間。在施蒂生靈敏的腦室中盤旋了一下。隨即分付管家婦羅苾夫人上樓來問話。

據羅苾夫人說。侯爵這幾天來。精神上和肉體上都似乎很愉快。天天和侯爵夫人在外面酬應。而且前天家裏還開了個跳舞會。來賓很是擁擠。一直到三點多鐘。賓客方才散盡。所以昨天侯爵便沒有出去。施蒂生道。侯爵夫人可也是沒有出去麼。羅苾夫人道。昨晚有一位伯爵家開音樂會。邀我們侯爵和侯爵夫人一起兒赴會。侯爵因爲天天在外面酬應。很覺疲乏。沒

有踐約。侯爵夫人便獨自去了。探長我們侯爵和侯爵夫人不在一起。酬應還是結婚以來第一次。咧。施蒂生道。侯爵夫人此時在那裏。可在家裏麼。羅苾夫人道。還沒有回來。咧。昨晚不知怎樣。侯爵夫人一夜沒有回來。大概此刻還在伯爵家裏。我們已將侯爵的死耗送給伊了。施蒂生道。昨夜侯爵什麼時候睡。你們知道麼。羅苾夫人道。睡的時候大約在兩點鐘光景。我看見他登樓的。施蒂生道。侯爵睡的時候。可是和往日一樣。不覺有什麼異徵麼。羅苾夫人道。沒有沒有。他是笑着登樓的。——雖不是笑着。却是無絲毫不快。的神情。施蒂生道。那麼。侯爵登樓後。可曾喚

過僕人麼。羅苾夫人道。侯爵曾喚我一次。命我取一杯咖啡。那時侯爵仍是很愉快。施蒂生道。今晨是那一個先登樓的呢。羅苾夫人道。也是我先登樓的。因為時已過晏。侯爵還沒有下樓。才上去探望。不想樓門忽然洞開着。這就是很

滋人疑惑的所在啊。施蒂生道。那麼樓門既開着。諒必有人在你之先登過了。是那一個在你之先上去的。你會查點出來麼。羅苾夫人道。我也問了許多僕人。一個沒有登樓。我走進去一看。方始曉得侯爵已死在床上。當時就去延了一個醫生。據說是服毒死的。真奇怪極了。施蒂生道。室中可曾失去什麼東西麼。羅苾夫人道。室中的東西完好如故。並沒一些移動。施蒂生

道。你可再細細檢察一下。別以為陳設完好如故。就相信沒有失去東西啊。羅苾夫人點頭道。這話不錯。我且將收藏珍品的地方檢點檢點。可曾失去什麼。

羅苾夫人忽的驚呼起來。道。啊。不好了。貴重的飾物不見了。項圈——鑽戒——這兩樣是最貴重的啊。施蒂生道。失去了項圈和鑽戒麼。羅苾夫人道。正是。項圈是侯爵夫人的鑽戒。是侯爵的。施蒂生道。侯爵夫人沒有帶出去麼。羅苾夫人道。侯爵夫人有兩串項圈。昨晚帶出去的。不及這一串的價值大。施蒂生道。這兩件珍品。你怎麼知道收藏之處的呢。羅苾夫人道。我知道的。除了侯爵夫人之外。只

有。我。知。道。怎。麼。竟。失。去。了。施。蒂。生。道。別。個。僕。人。都。不。知。道。麼。這。就。奇。咧。別。人。既。不。知。道。那。麼。是。誰。竊。去。呢。羅。苴。夫。人。道。真。奇。啊。侯。爵。無。緣。無。故。的。服。毒。而。死。項。圈。和。鑽。戒。又。一。齊。失。去。真。是。空。前。未。有。之。奇。施。蒂。生。道。這。一。定。有。匪。人。進。來。將。侯。爵。毒。死。偷。了。珍。物。去。了。侯。爵。夫。人。還。沒。有。回。來。麼。於。是。羅。苴。夫。人。便。下。了。樓。瞧。侯。爵。夫。人。可。曾。回。來。沒。有。誰。知。那。報。告。兇。信。的。僕。人。已。經。回。來。說。昨。晚。侯。爵。夫。人。並。沒。有。赴。會。一。更。奇。怪。侯。爵。夫。人。竟。失。蹤。了。

擾。起。來。兩。件。奇。案。一。齊。發。現。在。柯。德。生。侯。爵。家。裏。不。幸。極。咧。施。蒂。生。暗。想。侯。爵。夫。人。一。定。有。關。論。不。定。還。是。侯。爵。夫。人。強。迫。侯。爵。服。的。毒。也。未。可。知。因。爲。那。一。串。項。圈。和。一。隻。鑽。戒。的。被。竊。很。是。突。兀。不。是。知。道。收。藏。處。所。的。人。怎。能。這。樣。靜。悄。悄。地。用。不。着。翻。箱。倒。篋。就。竊。去。了。呢。那。麼。除。去。侯。爵。夫。人。還。有。誰。呢。而。且。如。果。不。是。侯。爵。夫。人。將。侯。爵。毒。死。將。這。兩。樣。珍。物。竊。去。怎。麼。恰。巧。在。這。當。兒。又。失。蹤。了。呢。施。蒂。生。腦。室。中。這。麼。推。測。着。覺。得。自。己。的。理。想。很。近。情。理。便。決。定。先。設。法。緝。捕。侯。爵。夫。人。這。案。或。不。難。立。時。大。白。於。是。回。了。警。署。進。行。緝。捕。侯。爵。夫。人。

施蒂生在各方面偵探了兩日方始曉得柯德生侯爵也是一個惡人柯德生侯爵是個二十多歲的少年他的爵位是承襲他叔父的他叔父喚做康泊耳死的時候已七十多歲了家資很富沒有兒子却又很不歡喜柯德生因爲柯德生的品格很是下流在十歲上就能各種賭博了那時在賭博上雖不喪多資然而預測將來一定是個敗類所以康泊耳非常的恨他用那種嚴厲的家法來管束他但他的劣根性很深萬萬不是家法能夠挽回他不入下流他的肉體上雖受了家法禁錮的痛苦仍是乘隙外出後來他的年齒逐年增長賭博的膽力也隨之而增有一次在一小時中竟輸去了五百

磅康泊耳怒極了把他逐出了門永永不准回來他失了資財的取給處頓時恐慌起來那時他有一個賭友喚做麥加倫是一個醫生便力勸他回去伏罪改過並說康泊耳的年紀已老不久就要與世長辭那時康泊耳的資產一定歸你承襲而且又承襲爵位不是就富貴了麼倘此時決裂了日後必永永沉淪於窮寒之中不能富貴很值得不如改改性情俯首謝罪叔父沒有不愛自己姪子的自然和好如初了他聽了這話很覺不錯但是康泊耳的年紀雖大精神却還矍鑠三四年內決沒有撒手歸天的希望可就令人等待得不耐煩了他在這當兒就存了惡

念。所以。沒。到。三。年。他。真。個。不。耐。煩。起。來。和。麥。加。倫。商。議。要。設。法。用。人。力。死。去。叔。父。早。些。承。襲。財。產。和。爵。位。那。麥。加。倫。原。是。心。腸。毒。很。的。人。便。命。他。用。毒。藥。劑。悄。悄。的。毒。死。了。康。泊。耳。他。於。是。擁。着。很。厚。的。資。產。承。襲。了。爵。位。了。當。時。人。對。於。康。泊。耳。之。死。雖。很。懷。疑。因。為。不。會。有。人。追。究。便。含。糊。過。去。現。在。柯。德。生。侯。爵。被。人。毒。死。才。有。人。敢。談。起。也。許。就。是。麥。加。倫。在。無。意。間。偶。露。出。來。的。罷。

憐。之。意。那。女。郎。似。乎。也。很。愛。侯。爵。這。樣。兩。下。都。從。心。坎。上。相。愛。自。然。格。外。容。易。吸。引。相。識。了。他。們。天。天。在。公。園。裏。會。晤。結。果。竟。由。相。識。而。成。伉。儷。咧。在。他。們。結。婚。的。當。兒。一。般。貴。族。社。會。很。起。了。一。種。非。難。之。聲。說。侯。爵。不。應。娶。平。民。家。的。女。兒。可。是。侯。爵。那。裏。顧。及。呢。

一。條。很。僻。靜。的。街。上。有。一。所。醫。室。門。口。懸。着。一。塊。銅。牌。道。『。密。司。脫。麥。加。倫。待。診。所。』。銅。牌。上。罩。了。一。層。厚。厚。的。灰。塵。一。瞧。便。曉。得。裏。面。的。醫。生。一。定。生。涯。寂。寞。再。瞧。裏。面。的。陳。設。更。是。非。常。敝。舊。大。概。還。是。數。十。年。前。之。物。這。幾。天。來。忽。然。有。個。形。跡。詭。異。的。人。在。這。所。醫。室。左。右。探。望。麥。加。倫。很。奇。怪。起。來。料。不。定。這。

人。是。何。等。人。怎。麼。這。裏。天。天。都。有。他。的。蹤。跡。簡。直。一。句。鐘。一。刻。鐘。一。分。鐘。一。嘻。奇。了。奇。了。便。是。一。秒。鐘。間。都。不。離。這。詭。祕。人。的。蹤。跡。啊。麥。加。倫。非。常。疑。懼。到。了。晚。上。更。是。惴。惴。的。像。在。荆。天。棘。地。中。不。敢。出。門。一。步。似。乎。他。前。後。左。右。都。有。這。麼。一。個。人。跟。蹤。着。他。一。不。止。一。個。簡。直。有。十。幾。個。這。是。什。麼。一。回。事。麥。加。倫。恐。怖。極。了。猛。可。的。怪。呼。了。一。聲。奔。出。門。來。橫。睜。着。兩。目。好。像。預。備。和。那。詭。祕。人。格。鬥。一。般。其。實。那。詭。祕。人。行。蹤。雖。然。詭。祕。並。不。是。步。步。隱。躡。着。他。他。實。是。庸。人。自。擾。啊。

到。了。日。裏。麥。加。倫。的。精。神。便。不。像。夜。間。那。麼。萎。頓。心。想。這。個。詭。祕。人。究。竟。是。誰。他。爲。什。麼。要。窺。

探。我。跟。蹤。我。這。種。原。因。百。思。不。得。明。白。麥。加。倫。細。細。沉。思。了。一。會。猛。然。憬。悟。道。啊。這。事。發。覺。了。麼。決。不。一。會。發。覺。的。我。做。得。這。樣。不。留。痕。跡。外。面。的。人。誰。也。不。能。知。道。我。自。己。不。必。露。出。驚。慌。的。氣。象。使。人。見。了。生。疑。還。是。如。常。做。事。的。好。決。不。能。露。出。弱。點。他。想。到。這。裏。心。裏。頓。覺。安。了。許。多。很。安。閒。的。步。出。了。門。預。備。到。戲。院。裏。去。看。看。戲。不。想。才。走。出。了。門。忽。覺。後。面。仍。有。個。人。遠。遠。的。跟。蹤。着。他。他。恨。極。了。一。口。氣。跑。到。戲。院。裏。看。了。半。天。的。戲。瞧。瞧。戲。院。中。並。沒。有。人。注。視。他。知。道。那。詭。祕。人。並。沒。有。跟。他。到。戲。院。裏。來。方。始。把。恐。怖。之。心。完。全。打。消。

戲院裏演完了戲。麥加倫沒精打采的回到家裏才跨進了門。不禁直呼起來道：「你是誰？你是誰？這種呼聲未畢，早見一個黑影由他左側竄了出去。麥加倫幾乎驚得暈倒在地。他的小廝忙走出來道：「主人，你看見什麼了？」麥加倫怒道：「你到那裏去的？怎麼有人偷進我室？你都不覺得好好？你到那裏去的小廝，我不會到別處去。有人偷進來的麼？我並未看見。其實不會有人進來。恐怕主人的眼兒有些花了。」麥加倫更怒道：「胡說！我明明看見一個人。怎麼我的眼兒花了？說着坐下一張椅子上，忽又站起來道：「我不能再放任了。不能讓日受他的驚駭和打擾了。我必得報告警署！一定報告警署喚幾名

警察來。究竟是何等的人。說罷便很匆迫的跑到警署警署裏人員問是什麼事。麥加倫道：「我被一個不知誰何的行蹤詭秘的人擾極了。他時時刻刻的跟蹤着我。我到了那裏他也到那裏。簡直一秒鐘都離不開我。兩三天來天天都是如此。今天我到戲院裏去看戲回來時見他忽然又在我的室中。這人一定不利於我。你們警署中要盡保護之責的。警署裏人員道：「先生你喚做什麼名字？我們署長和探長都不在署裏。請你簽個名待署長或是探長回來後也好轉達。麥加倫道：「我喚做麥加倫。住在司納路五百號。你們署長或是探長回來時快點轉達。最好派幾名警

察去將這蹤行詭祕的人捉住了。才行警署中人員道是了是了我們替你轉達是了。麥加倫氣呼呼的走出警署不一會那施蒂生已經回來精神很是疲乏於是人員就將麥加倫的話一一轉告了施蒂生。

施蒂生啞然失笑道你們曉得那行蹤詭祕的人是誰麼就是我啊人員訝道就是探長麼施蒂生道你們那裏曉得那柯德生侯爵之死麥加倫很有關係老爵之死是服的毒柯德生侯爵也是服毒死的其中顯有可疑毒死老爵是麥加倫指使這回論不定也是麥加倫作祟我已在他家發現了一種祕密快點喚齊一隊警察我此刻就去發他的祕密了人員不敢怠慢

隨即集了一隊警察跟着施蒂生去了。

施蒂生到了麥加倫家裏麥加倫以為來保護他的心裏很快樂不想施蒂生分付一大半警察守在門外自己帶了幾名直向裏進走入左側一個小門麥加倫大呼道你們別進去別進去施蒂生不應在懷中取出電炬頓時這間黑暗的小室裏大放光明地上塵埃厚積施蒂生用手向東壁一推又用足在地下塌力一踏踏的地方是一塊長方石和他處一樣平整這時那長方石忽然向下微一沉那完整無縫隙的東壁忽的碎的一聲像室門般開了下來麥加倫轟入小室仍大呼別進去別進去猛然見祕密已破頓時

灰。白。了。臉。呆。立。着。不。動。了。施。蒂。生。和。警。察。跨。進。覆。室。見。中。間。又。有。一。長。方。石。石。上。綴。一。鐵。環。施。蒂。生。竭。力。一。提。再。也。提。不。起。來。警。察。幫。助。他。方。才。提。起。只。見。底。下。非。常。黝。黑。施。蒂。生。用。電。炬。一。照。大。呼。道。這。底。下。是。地。窟。我。們。一。起。下。去。說。着。便。奮。身。步。下。兩。旁。全。是。石。壁。中。間。是。石。級。非。常。完。整。施。蒂。生。帶。着。警。察。走。到。裏。面。陡。的。見。一。個。婦。人。的。背。影。渾。身。衣。黑。很。驚。慌。的。一。躍。而。沒。施。蒂。生。又。呼。道。是。誰。是。誰。說。着。忙。隨。在。後。面。又。現。出。一。道。石。級。施。蒂。生。步。上。去。咦。好。奇。怪。這。竟。是。一。所。美。人。的。香。閨。啊。

生。道。那。黑。衣。婦。人。不。是。也。從。這。石。級。步。出。來。的。麼。如。何。竟。不。見。了。有。一。個。警。察。在。四。處。檢。尋。忽。聽。衣。櫥。內。隱。隱。有。嬌。喘。聲。忙。走。去。開。了。不。禁。嘆。着。道。在。這。裏。那。黑。衣。婦。人。正。藏。在。衣。櫥。裏。呢。施。蒂。生。走。近。一。看。正。是。那。在。地。窟。中。發。現。的。墨。衣。婦。人。婦。人。戰。戰。兢兢。的。藏。在。裏。面。施。蒂。生。命。他。出。來。那。黑。衣。婦。人。很。懼。怕。的。出。了。衣。櫥。一。個。警。察。陡。又。直。呼。起。來。道。啊。這。就。是。侯。爵。夫。人。

這。案。子。就。完。全。大。白。了。

原。來。侯。爵。夫。人。閨。名。喚。做。蝶。娜。就。是。麥。加。倫。的。女。弟。麥。加。倫。起。初。替。柯。德。生。侯。爵。謀。劃。毒。死。了。老。爵。使。柯。德。生。承。襲。爵。位。和。財。產。很。有。

一番功績。誰知柯德生襲了爵位。握了財產權。後他的貴族觀念。竟同時滋生了。在那未襲爵之先的一般舊友。也算是賭友。一起兒都瞧不起了。麥加倫心裏非常憤恨。恰巧柯德生侯爵在公園裏會見了他的女弟蝶娜。蝶娜方由法國回來。所以人家不很認識。麥加倫知道侯爵愛上了伊。便授意伊和侯爵親近。希望伊嫁給他。慢慢地設策報復。果然侯爵不以伊是平民家女兒。妨礙貴族聲譽。和伊結婚了。結了婚後。侯爵仍不知伊就是麥加倫的女弟。外面的人。也一點不知道。因為伊是在法蘭西長大。了的伊。在法蘭西原是個著名的拆白女郎。很有這種手腕。能夠裁制侯爵。這天夜裏。侯爵一

人臥着家裏的僕役。又都以為伊在外面。醉應將侯爵謀死了。誰也疑不到伊的。所以伊便悄悄的藏在家裏的暗處。襲用毒死。老侯爵的方法。強迫侯爵服毒而死。可是竊物失蹤。却是失計啊。

「星光」係吳門范烟橋趙眠雲

二君所編搜羅海內名小說家著

作數十種。琳琅滿目。精美異常。爰

亟代為介紹。

法官的慈悲

繭翁

美國伊利諾州的法官蜜狄斯。有一次審一件盜案。那偷盜的人名字叫做辯林。年紀還只二十二歲。所偷的東西。就是一個珍寶公司裏的首飾。當開庭的時候。辯林的朋友。向法官陳說。辯林還是第一次犯罪。並且他的妻子懷孕在身。在三個月中。就要生產。那蜜狄斯法官覺得這事情實。不禁引起了他的慈悲心。他尋思了好一回。便向辯林說道。我恐怕我現在定了你的罪。也許要影響你的妻子和你未生的小孩。他們沒有罪。如果有什麼差池。我却擔當不起。倘使我現在應許你把二千五百元擔保。放你出去。等到你產生的孩子滿月以後。再來受罪。你可願意麼。

辯林果真應許如期回來。法官就將他釋放。四個月後。辯林踐約回去。那產後的母子。果然也免去了意外的危險。



香·島·漁·郎

誰是賊

無。論。甚。麼。時。候。有。人。去。會。見。魏。憶。爾。終。是。見。他。從。化。驗。室。裏。出。來。的。因。此。甚。麼。人。都。佩。服。他。的。研。究。不。倦。並。且。贊。他。是。一。位。有。真。才。實。學。的。大。偵。探。家。他。却。很。能。受。寵。若。驚。的。秉。著。恆。性。做。去。從。不。曾。見。過。他。有。絲。毫。懈。怠。的。狀。態。即。此。一。層。便。覺。得。難。能。可。貴。了。不。過。有。些。人。說。他。的。臥。房。可。通。化。驗。室。他。老。人。家。整。日。只。愛。睡。覺。有。客。來。時。便。繞。道。從。化。驗。室。裏。踱。出。裝。做。才。經。化。學。工。作。的。模。樣。可。是。這。話。萬。萬。不。足。輕。信。因。為。起。初。傳。說。的。人。據。說。是。他。手。下。一。個。沒。有。智。識。的。僕。人。你。想。這。樣。人。的。話。還。有。可。信。的。價。值。麼。但。是。看。他。的。佈。置。這。座。屋。子。却。不。能。說。完。全。沒。有。用。意。因。為。那。化。驗。室。就。設。在。應。接。室。的。對。門。每。逢。主。顧。來。時。他。故。意。把。化。驗。室。門。開。著。使。人。一。目。瞭。然。這。一。層。似。乎。不。無。有。些。標。榜。他。的。科。學。智。識。了。

一天他坐在化驗室裏實在覺得沒有甚麼工作可做忽然異想天開的從袋裏掏出一個廣東銀雙毫來磨擦乾淨便重重地印上一個自己的大拇指模作爲試驗的材料後又經他用上了許多很高明的化學手續然而究屬爲著那雙毫花紋凹凸的緣故發生無量數的困難到底還虧他有能耐找到了一二分眉目他很得意的左手托著雙毫右手執著洋錢大的顯微鏡全神貫注的只顧照看不知怎的一個蟲子在他背上咬了一口他一時覺得奇癢便不禁把肩膊聳了一聳那雙毫便直從他左掌裏瀉出忙去搶時不但捏模糊了雙毫上的指模連顯微鏡也打個粉碎那時他一股怒氣從心

底裏衝起直透天靈蓋一時無從發洩那右手便不問情由的舉起來使勁向自己臉上猛擱了一下動怒的人那分甚麼輕重霎時打得他眼前一黑千百個金絲蠅飛舞正在這自己沒奈何自己的當兒虧得門開處走進一個僕人手裏托著四張名片道「先生現有四位客人在應接室裏候你呢」魏憶爾接著名片微微點了一點頭待那僕人退了出去才現出轉怒爲喜的狀態來看著名片想道「這四個人同時降臨大概爲著一件案子罷然而我更歡迎他們各爲著一件事哩」他一面想一面便照著老例開直了化驗室的門踱到應接室裏來他滿面堆著

笑容的招呼四位主顧。可是他向來客一瞧心裏不免暗暗失笑。原來客中有個叫做向笏見的。身子很是長大。他旁邊却站着一個矮小異常的董揚夫。還有二位來客。是一男一女。手挽手兒的很是親密。那男的是姚唐固。生得骨瘦如柴。面黃似蠟。獨是那女客杜亞馥。倒十分美麗。雖然略嫌肥胖。似乎渾身找不出一根秀骨。然而臉上紅是紅。白是白的。甚麼人見了。都覺得可愛。魏憶爾又細細向四人一瞧。見他們衣服都很華麗。惟有董揚夫穿著一身簇新上青細嗶嘰的西裝。更是觸目。他諒來這件主顧。小便含笑讓坐。坐定以後。他不住的向對門注視。誰知他們並不去跟他的眼光看那化驗室。

却四個人。八隻眼睛。不約而全的單單釘在他的臉上。他抬頭一看。不由的深深地倒抽了一口冷氣。暗想道：「不好了。方才的事情。定被他們發覺了。」他這麼一想。臉上便一陣陣的發熱。繼著覺得那右臉頰上隱隱的還有些餘痛。因此猛然省悟道：「不是的。他們有甚麼本事。會知道我的祕密呢。一定是他們見了我臉上的手印。不過覺得有些詫異罷了。那麼還怕甚麼呢。我輕輕撒一個謊。不是就可以把他們瞞過了麼。」因此他一轉念。便向他們道：「諸位儘看著我的臉上。不是覺得詫異麼。其實算得甚麼。試想我們當偵探的人。一生生活在危險當中。在這區

區小事上那裏值得稀罕呢」當時四個人聽了他的話都覺得莫名其妙一個個你望著我我望著你的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內中還讓向笏見有些機警他把眉頭一縐忽然現出領悟的狀態道「唔是了魏先生剛才一定捉過強盜所以說到危險兩個字至於魏先生臉上的手印也許是一個不小心吃了強盜的一掌」魏憶爾點頭道「向先生的想像力倒很好並且還有些偵探眼光只是可惜到底沒有研究過高深的偵探學所以但尙理想不切實用了若說捉強盜呢自然是我們的常事可是今天別說沒有這麼一回事即使有的那麼我們當偵探的人去捉強盜難道強盜竟敢還手麼」

向笏見忙道「魏先生的話果然有理我却猜錯了不過先生的話到底甚麼意思呢可以請你講給我們聽麼」魏憶爾道「是啊我早料定你們不能理會我的話然而真是有偵探智識的人一聽早已懂得了現在我且講解給你們聽罷」魏憶爾又向四人問道「諸位可知道烏有藥水麼」四人望著他搖頭魏憶爾微笑道「啞那也怪不得你們因為我雖然發明了這種藥水但是恐怕一般歹人利用他的緣故所以至今還沒有發表過哩若講到那藥水性質的猛烈在現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種來因為不但能夠使無論甚麼物質立刻腐爛並且能夠

在五分。鐘。內。簡。直。可。以。消。得。無。影。無。蹤。然。而。他。却。不。會。損。壞。玻。璃。質。這。也。是。我。發。明。時。的。一。番。苦。心。因。為。我。想。如。果。他。能。夠。把。玻。璃。質。消。去。那。麼。還。教。我。裝。他。在。甚。麼。瓶。裏。呢。後。來。竟。然。大。功。告。成。我。就。給。他。一。個。絕。妙。的。名。詞。叫。做。烏。有。藥。水。」姚。唐。固。插。口。道：「魏。先。生。題。這。個。名。詞。不。是。出。於。化。為。烏。有。的。典。故。麼？」魏。憶。爾。道：「是。呀。想。不。到。姚。先。生。倒。是。一。位。熟。讀。典。故。的。大。文。豪。呢。」姚。唐。固。道：「豈。敢。豈。敢。然。而。這。個。名。字。真。是。名。副。其。實。了。」魏。憶。爾。又。道：「我。雖。然。發。明。了。這。烏。有。藥。水。可。是。還。沒。有。想。到。正。當。的。用。度。因。想。如。果。能。夠。減。輕。他。的。分。量。可。以。浮。在。水。面。那。麼。等。到。我。們。中。華。民。國。和。某。國。開。戰。的。時。候。我。

們。便。把。這。烏。有。藥。水。浮。在。海。洋。裏。生。生。的。把。敵。人。艦。隊。的。船。底。都。爛。掉。了。那。不。是。一。場。蓋。世。功。勞。麼。因。此。上。我。還。天。天。的。奮。勉。去。研。究。不。料。今。天。正。在。化。驗。的。時。候。忽。然。臉。上。飛。來。了。一。個。蒼。蠅。我。一。時。忘。懷。用。手。去。拍。時。想。不。到。手。套。上。沾。的。藥。水。一。碰。著。臉。頓。時。把。那。右。頰。的。皮。膚。變。做。黑。色。」魏。憶。爾。說。到。這。裏。見。他。們。都。是。瞠。目。結。舌。的。呆。望。着。他。著。急。心。中。好。不。得。意。故。意。緩。緩。的。說。道：「諸。君。以。為。我。這。半。片。面。皮。定。要。爛。掉。了。麼。那。是。決。不。會。的。好。在。我。預。先。早。已。發。明。了。一。種。救。急。藥。水。那。時。我。便。忙。倒。了。半。面。盆。把。右。臉。浸。在。裏。面。大。約。十。分。鐘。以。後。才。見。皮。膚。漸。漸。復。原。現。在。

雖。還。留。着。個。紅。色。手。印。可。是。不。妨。事。的。了。」董揚夫聽他說完才呼吸了一口氣道：「幸虧是尊臉哩。」魏憶爾道：「還不是麼？若換一個人的臉皮，早已爛得見骨了。」向笏見道：「那麼你的手套倒不曾爛掉麼？」魏憶爾倒被他一怔。期期答道：「那……那是曾經電氣製練過的，所以不會爛。」這時姚唐固和杜亞馥附耳說了幾句話，說得杜亞馥含笑點頭。魏憶爾一見忙問道：「姚先生再有甚麼疑問麼？」姚唐固笑答道：「我說若不是經先生講明，我終疑心先生被人打了一個嘴巴。」魏憶爾道：「這句話真是毫無偵探智識人的話，請問姚先生譬如你要打人，你應當用那一隻手呢？」姚唐固答道：「自然用右手啊。」魏憶爾點頭道：「不錯，那麼你用你的右手打人家，那一面臉頰呢？」姚唐固想了一想道：「左頰。」魏憶爾道：「那麼我臉上的手印明明在右頰，你怎麼說我給人家打的呢？所以諸位不要見氣的話，凡係偵探名家，他總不喜權多說話的，因為他和沒有偵探目光的人說話，比做甚麼還費力哩。」魏憶爾說罷，董揚夫向姚唐固道：「我們儘是聽魏先生的偉論，反而把我們的正事倒忘掉了。」姚唐固道：「是啊，那麼請你和魏先生講罷。」董揚夫應了一聲，便對魏憶爾道：「魏先生，我們今天來請教你的，雖然不是一件大事，但覺得非常奇怪。」

魏憶爾聽說不是大事，便淡淡的問道：「那麼甚麼事呢？」董揚夫道：「爲的是失去了鑽石。」魏憶爾一聽，張大了眼睛，很注意的說道：「鑽石麼？那是我頂喜歡聽這樣的事。董先生要請你把這事的始末情形細細的講個明白。」董揚夫道：「今天是星期日，午前我閒著沒事，便到姚先生家裏去玩。那時向先生和杜女士已先在姚先生留我吃飯，我因彼此都是知交，便老實不客氣的應承了。飯後我們正要想個消遣方法，誰知各人的意見不同，就不能決定。正在這個當兒，向先生偶然說幾句笑話，去打趣杜女士，把杜女士羞得滿面飛紅。一時却惱了姚先生，原來伊是姚先生的未來夫人。」

也休怪姚先生的不依然而向先生力大無窮，姚先生雖和他扭做一團，到底奈何他不得。後來杜女士也加入戰團，尙還敵不過他。我想向先生素來是怕肉癢的，便呵著雙手向他脅肋裏亂抓，向先生果然被我弄得躺在沙發上亂舞著，兩手兩足的抵抗，又經他再三討饒，我們才放了手，讓他起來。當時向先生站起，整好了衣服，斗然見他手上的那隻鑽戒只剩著戒底，那粒鑽石已不見了。」魏憶爾道：「那一定是你們胡鬧的時候，在衣服上擦去的那就應當在地上細細的尋呵。」董揚夫道：「是啊，我們也是這般想，所以便四個人在地上找了一回，那知道影蹤。」

都。沒。有。况。且。我。們。失。去。鑽。石。的。地。方。是。一。間。很。精。緻。的。書。房。書。房。裏。既。沒。有。許。多。東。西。地。上。又。很。清。潔。別。說。是。粒。鑽。石。就。是。一。個。鏤。花。針。頭。也。不。難。立。刻。找。到。魏。先。生。你。道。這。事。希。奇。麼。」魏。憶。爾。道。「也。許。滾。到。地。板。縫。裏。去。了。」姚。唐。固。道。「那。是。決。不。會。的。因。為。我。家。的。書。房。不。是。地。板。全。是。整。塊。的。方。磚。連。一。絲。的。縫。兒。都。沒。有。的。」魏。憶。爾。想。了。一。回。問。道。「你。們。身。上。都。抖。擻。過。麼。」四。人。都。答。道。「我。們。把。身。上。都。拍。過。了。」魏。憶。爾。又。道。「你。們。鞋。底。下。也。檢。點。過。罷。」向。笏。見。道。「這。一。層。我。們。也。已。想。到。連。鞋。子。都。脫。下。來。找。過。哩。」魏。憶。爾。聽。了。閉。著。眼。不。答。好。一。回。兒。才。發。問。道。「現。在。我。有。兩。個。問。題。第。一。

你。們。彼。此。都。能。信。得。過。麼。」向。笏。見。忙。道。「魏。先。生。這。一。層。請。你。不。必。多。心。我。無。論。如。何。決。不。會。疑。心。到。這。三。位。身。上。因。為。他。們。是。我。的。好。友。並。且。都。是。很。有。家。產。的。就。是。鄙。人。也。頗。能。過。得。去。這。回。來。請。教。先。生。並。不。是。為。著。舍。不。得。那。粒。鑽。石。實。在。也。不。過。為。著。好。奇。的。緣。故。所。以。先。生。如。果。把。鑽。石。追。回。我。很。願。意。出。同。等。的。酬。謝。」魏。憶。爾。一。聽。滿。臉。陪。笑。的。說。道。「這。個。問。題。我。也。知。道。不。是。不。過。隨。便。說。說。罷。了。請。諸。位。不。要。見。氣。但。第。二。個。問。題。我。想。一。定。是。了。諸。位。可。記。得。你。們。當。時。不。是。有。人。進。來。過。的。麼。」四。人。都。搖。頭。道。「沒。有。」姚。唐。固。又。道。「我。的。書。房。門。上。還。裝。著。彈。簧。

鎖甚麼人都不能直闖進來哩。」魏憶爾道：「那真奇怪了。」他說了這話，縐著眉頭，呆望在地上，出神接著，又低頭在室中踱，一回忽然見他抬起頭來，目光中似乎發見了甚麼似的，含笑說道：「唉，是了，一定是了。」向笏見忙道：「魏先生已經有把握了麼？」魏憶爾道：「不但有把握，並且立刻可以破案。然而我想有一事，要借重諸位，諸位可別推辭啊。」向笏見道：「那是只要我們能力所及，決不會推辭的。」向笏見說了這話，便向其餘三人望了一眼，似乎徵求同意的意思。三人都點頭表示贊成。魏憶爾笑道：「那就容易辦了。好在我要煩勞諸位的，並不是要諸位幫著我去捉賊捉盜的做那

些危險事情。不過要諸位給我翻一個筋斗就行了。我想這把戲，諸位小時一定都玩過的。現在不妨請你們再來一下子。這一件奇怪的案子，就不難明白了。」姚唐固嗤的一聲笑道：「魏先生真愛玩笑好了。請你老人家講正經話罷。」魏憶爾正色道：「誰又開甚麼玩笑呢？諸位如果不信我說的，是正經話，那麼這事我就不幹了。因為我只知道這個辦法才得破案。」向笏見道：「魏先生別動怒。你說你的話，既然不是笑話，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得過偵探為着翻筋斗破案的。所以我的意思不如請魏先生先說明了理由。然後我們照著你的話去做，你看好不好？」

呢。魏憶爾道：「那不行。要是我把這話兒一說明白，就不靈驗了。」董揚夫道：「魏先生，你的意思定要我們翻筋斗麼？」魏憶爾道：「不錯。然而我也沒有主權來勉強諸位。不過諸位如果不照著我的話做，我就不能幹了。」董揚夫道：「那麼我們如果照著先生的話，先生能保得定破案麼？」魏憶爾道：「那自然。」董揚夫回頭問他的朋友道：「你們的意思怎樣？」向笏見首先贊成道：「魏先生，我第一個先翻好不好？」魏憶爾道：「向先生別忙翻筋斗也。須定個規則，不然你翻一百個也沒有用哩。」向笏見道：「甚麼規則呢？」魏憶爾道：「講到組織的法子，第一先要有個短期司令官。這個

職司，我便自己舉荐了我罷他的名稱，怎麼喚做短期司令官呢？原來他喊了四個口令，便可以卸任了。他第一個口令是『預備』。諸位一聽這兩字，便應當排列做一行，再聽他喊『一』，就身子匍下去，雙手撐在地上。他喊『二』，把頭著地，臀部聳起，聽得喊『三』，時便雙脚一挺身子，直翻過去，那就功程圓滿了。」姚唐固道：「好好，我們準這樣辦罷。」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覺得衣服角上有人拉了他一下，他回頭一看，却是杜亞馥女士。他斗然省悟，便向魏憶爾道：「魏先生，我們就照著你的話翻個筋斗，也不算甚麼。不過這位女士要是跟著我們翻筋斗，

似乎太不雅觀罷。」魏憶爾道：「這就難了。我既當著短期司令官第一須要公允。若然你們翻觔斗，伊獨是在旁邊看著那麼伊不是太便宜了麼？」魏憶爾想了一想，又道：「辦法倒有一個。在此不知杜女士可曾進過學校麼？」姚唐固忙道：「先生敢是要考試杜女士的學問麼？」伊不但擅長中文，就是西文。」魏憶爾插口道：「夠了，夠了。我的意思只要杜女士有頑皮學生的資格就好了。」姚唐固問道：「甚麼意思呢？」魏憶爾笑道：「頑皮學生在學裏大半辰光是立壁角。我想三位既然願意翻觔斗，那麼杜女士也不應袖手旁觀。所以我的意思只得有屈伊立一回兒壁角。諸位以為然麼？」當時

杜女士還含著羞，不肯。後來經不得三人的勸誘，才勉強應允了。魏憶爾道：「那麼請杜女士先去站好。我便要發令了。」他見杜亞馥端端正正的站在壁角裏了，便喊道：「預備！一！二！三！」那三個人的身子要算矮子，董揚夫最便捷，他一個觔斗翻過去，時就一骨碌起來，只聽得他喊道：「唉，這不是一粒鑽石麼？」衆人一聽他那詫異的聲音，便向他一看，見他注視在地上，又隨著他目光看去，只見地上有一粒晶瑩奪目的鑽石，向笏見忙拾起來，細細一瞧，說道：「這真是我失去的鑽石啊！」那時衆人都驚異得目瞪口呆。魏憶爾却含笑問道：「鑽石是向

先生的麼價值多少呢」向笏見道「我是二千元買的」魏憶爾道「那麼向先生應當給我二千元了」向笏見想了一想道「不錯我曾經應許過先生的」他說著便從身邊掏出一支票簿剛要寫時魏憶爾道「是支票麼那麼又要出車錢教人去取哩」向笏見聽了這話便寫好一張支票給魏憶爾道「魏先生這支票上寫是二千另五元五元是車費想必總夠了」魏憶爾很歡喜的說道「向先生你多麼客氣啊坐了汽車去取都夠了魏憶爾說着便把支票很謹慎的收好了那時董揚夫不耐道「魏先生現在鑽石雖歸原主但是他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魏憶爾道董先生這個問題

我想不必談罷」董揚夫道「爲甚麼呢」魏憶爾道「我說這話有兩個意思一我只擔任追賊二這一來分明有一個偷鑽石的賊我說出來不好聽所以我說不必談了」四人一聽他這話個個現出動怒的顏色來姚唐固搶著道「先生這話怎講難道我們四個人當中有一個是賊麼」魏憶爾道「你們別怒我並不曾指出四位啊」董揚夫道「那麼你又說誰呢」魏憶爾道「我想總是不說的好因爲如果說出來我便不免要擔任個臨時法官並且我做法官很專制要判決他一個無期徒刑哩」董揚夫道「你儘管說」魏憶爾道「那麼董先生能應允我

不袒護這個賊麼。並且還有一個嫌疑犯。我也
想辦他一個同樣的罪名。你以爲怎樣。」董揚
夫道：「只要你說就是了。」魏憶爾道：「真的
要我說麼。那麼就在你的身上。」董揚夫紅漲
著臉跳起來道：「你說是我麼。」魏憶爾道：「
我沒有說你啊。」董揚夫道：「那麼怎說在我
身上呢。」魏憶爾道：「請你甯靜一些聽我說
完了你再講罷。」董揚夫道：「你說你說。」魏
憶爾道：「起初我聽了你們的一番話也覺得
很是奇怪。但我想鑽石究竟不會飛去的那麼
又在那裏呢。我後來一想一定是在你們想不
到的地方。但是這想不到的地方又往那裏去
我呢。正當我思想的時候。偶然見董先生穿著

西裝。我想西裝的褲腳管大半是往上翻捲
起來的。萬一湊巧也許就跌了進去。那是甚
麼人都想不到的。我那時這樣一想便留神
去看董先生的褲腳管。我見那條褲兒燙得
很挺然而那右褲腳管却有些凸起着不平
服。我想一定是了。便想出那翻筋斗的把戲
使得那鑽石從腳管裏瀉出。董先生我的說
話完了。那個是偷鑽石的賊。想必你也知道
了。至於嫌疑犯呢。就和褲兒時刻不離彷彿
同胞似的那件衣服總而言之。你快把你身
上的一身西裝脫下來罷。我的身體就是他
們的監獄了。」董揚夫很窘的說道：「要我
脫去了這身衣服怎樣回去呢。還是準定明

天送來罷。」
過了一天那董揚夫自然不會失信把那套簇新的西裝送了來可是讀者要疑惑那位大偵

探不能穿這矮小的衣服麼那是決不會的
原來魏大偵探的身子簡直和水滸傳上武二郎的哥哥一般呢

留心上當

芝

看偵探小說最濃厚的趣味是在處處小心防著上當而偏偏上當當愈上得厲害而愈覺得趣味無窮那時不但不怨却反而要拍案叫絕然同時我們良心上不能不發生一種欣賞的感想從這感想上我便得到一個問題就是「這濃厚無窮的趣味的原質可不是就是作者的心血麼」



偵探靈秘密

何樸齋

康克突然問道。衛靈先生這幾
天沒有事做。真悶極了。那報紙
上可有什麼新奇的案子嗎。那
時衛靈正坐在對窗的寫字檯
上。離開康克坐的地方約摸有
五尺光景。他手裏拿着一張中
華民報。正在那裏細聽。聽了康
克的話。也不回答。只是攢着眉
搖頭。讀者看了他的神氣。一定
當他表示沒有新奇的事。其實
不然。他當着聚精會神的時候。最恨旁人攪
雜。因為恐怕要擾亂他的思路。等他做完了
那件事。便又滔滔不絕的和你談論了。所以
康克一看他凝神不語。就估量他又看見了
什麼很嚴重的案子了。不禁也打疊精神。很
快的從座上立起來。走近臺前。正要注意到
那張報紙上。衛靈忽然開口道。康克。你嫌沉
悶麼。現在可巧發生一件案子了。也許可以
使你興奮呢。說時。把手指着一行新聞道。你
瞧吧。康克的目光。跟着他指的地方看去。只

秘

密

一

見本埠新聞欄登着一段新聞。題目是「白爾路之盜案。」下面寫的是。

昨晚十一點鐘。白爾路七百四十八號。出有盜案。時屋主張守白夫婦。方出外觀劇。尙未回來。盜匪破門而入。將女傭金媽打倒。任意搜刮而去。當盜匪出門時。適遇四三號落差巡捕。見此盜形迹可疑。意欲上前檢查。被盜突然擊倒。乘間逸去。該處距離第二分署不遠。強盜竟敢公然行劫。真駭聞也。

康克看了那段新聞。搖頭道。這案想來早有警察局去辦。恐怕用不着我們了。衛靈笑道。不管他們用得着我們。用不着我們。偷然高興。也不

妨去調查一下。不過我還要打個電話給我友杜子明。你去叫阿根預備車子吧。

十分鐘後。他們倆已在白爾路七百四十八號門前下車了。康克留心看那所屋子時。原來是二層樓的西式房子。門牆上刻着一九一九年。就知道這所屋子還不很舊呢。他們走上階石。正要按鈴。却聽得呀的一聲。雙門洞開。裏面走出兩個人來。康克定睛一看。才知道是警長梅雪岑和偵探狄敏。就和他們點頭招呼。這時衛靈已走上去問道。警長想已勘查明白。不知道可得着些線索嗎。警長還沒回答。狄敏搶着說道。我們不必告訴你。也沒話告訴你。橫豎現在守白先生在裏面。

你會見了他。自然就明白了。說罷。和警長匆匆走了進來。

的去了。康克不禁怔了一怔。回頭看衛靈時。却仍舊笑容可掬。毫沒有驚異的面色。讀者要知。道衛靈的素性。原和常人不同。別人以為平易。他却孳孳不倦的探索別人不易索解的事。他反而平淡無奇。這也是天賦過高。所以和常人的見解不同。閒話休提。這時他們已走入裏面。有一個老媽子引導他們。到了客室裏。室裏的陳設也很整潔。當時他們就把名片遞給老媽子。伊回身進去。康克乘間問衛靈道。剛才狄敏說的話。不知到底是甚麼意思。衛靈淡淡的答道。左右不過是強盜不留形蹤罷了。不然一定是……他說到這裏。門外脚步聲響。那主人早已

康克沒有到這裏之前。早曉得守白是本省的省議員。并且名譽很好。估量他總也有三四十歲的年紀。那氣概一定是很軒昂的。不料現在一見面。就覺得自己的理想完全錯了。原來他不過二十歲開外。年紀那神氣也很猥瑣。見了衛靈等。便指了旁邊的椅子。教他們坐了。然後問道。不知兩位光降。有甚見教。衛靈很謙恭的答道。我們特來詢問先生昨晚被盜的情形。守白立刻現出很詫異的面色。道。先生別誤會。我這裏並沒有被盜啊。康克在旁聽了。不覺一呆。那時衛靈又說道。我們看了報紙才曉得。君家被盜。那親眼看

見的便是四三號警察。他為人很精細。我是曉得的。想來決不會扯謊吧。這時康克也開口道：「我們是私家偵探。目的是替社會除害。拘捕賊徒。並不要邀先生的賞賜呢。」守白冷冷的答道：「這可奇了。難道硬派我被盜嗎？從來只有失主請偵探。沒有偵探找失主的。」他說完了這句話。屋子裏寂靜了好久。半晌衛靈才勉強告罪道：「那末多多有擾。我們再見吧。」說着。一手拖了康克。很快的走出門來。

康克在車子裏問衛靈道：「今兒到底是甚麼一回事？」衛靈只顧閉目吸煙。並不回答。康克看他那樣神氣。曉得他又在那裏絞他的腦汁了。就也不再。去擾亂他的思路。這樣約摸過了五分

鐘。衛靈忽然呼道：「康克。現在還剛十點半鐘。時候很早。我們暫且不必回寓。你可到警察局裏去找那個四三號巡警。問他當時的情形。我還要去找杜子明呢。」康克問道：「你拋掉這案子不辦。却去找總商會會長做甚？」衛靈道：「我因為要探聽一個捲逃犯的消息。康克又道：「那個捲逃犯。不就是立民公司裏的會計邱俊發嗎？」衛靈點頭道：「不錯。那立民公司裏的經理託我偵查已久。我因為一時無從得着線索。所以攔下來了。近幾天我得着一個消息。據說俊發和子明有些瓜葛。也許子明曉得他的蹤跡。我剛才出門的時候。已經打電話去知照他了。現在他正等着咧。呀。到

了。阿根。你可停在一家屋上有避電針的門口。那時車子就慢慢的停了下來。衛靈跳下車子。回頭對康克道。你從警局裏出來。那時我也回寓了。我等着同你午飯吧。

衛靈走上階石。按了兩下電鈴。不多時。門開了。衛靈把名片遞給傭人。那個傭人攢眉道。主人出去了。衛靈忙道。他就要回來麼。傭人答道。不久就要回來的。因為主人出去沒有知照過。所以一定要回來吃飯的。衛靈道。那末我等一回吧。傭人就領他到了客室裏。回身去了。衛靈暗忖。我既和他約定。怎麼他竟不等着我。約摸過了五分鐘。還不見子明回來。衛靈悶極了。在室裏踱了一回。偶然見旁邊有一扇門。他順手一

推。却沒有關着。再走進去一看。原來是一間書室。他慢慢的走到寫字檯前。隨手把左面的抽屜一拉。却看見一封信。因為信封上的字寫得很奇突。他好奇心發。就把信抽出來念道。

子明先生！我們好久不見了。你上回做的那件事。於良心上。雖然有些過不去。可是得着的代價也着實不小。我很羨慕你。幸而只有我一個人曉得我是萬不會替你宣布的。請你放心。便了。不過我現在的處境很危險。國內容不得身想和你商量些盤費。索性到外國去避一避。請你在明晚十點鐘到哈德路

銅像旁邊再和你細細的談吧。昆白道：衛靈看完了信，自語道：這信是昨天寄的，約會的期，分明就是今晚了。一壁仍舊把信插入信封，放在抽屜裏，回身到客室裏，就聽得脚步聲響。子明早走了進來，先向衛靈道歉。坐定後，衛靈問道：聽說立民公司裏的會計邱俊發和你素來認識，是不是？子明頓了一頓道：我和他雖見過一面，沒有什麼交情。衛靈道：你諒也曉得，他犯了捲逃的案子了。子明道：這是在報紙上見過的，也不很仔細。衛靈看他吞吞吐吐，就有些疑惑，暗想那封信上有風聲緊急的話，難不成就是那廝寫的嗎？接着又伴問道：我聽人家說，你是知道蹤跡的，并且近幾天曾經寫信

給你。子明立刻顯出很詫異的面色，冷笑道：這是誰編的謊話？你做了偵探，自己沒有本事偵查，却問我要人嗎？衛靈也笑答道：這那裏可以？因為我要做偵查的線索，所以問你一聲。現在你既然不知道，我再想別的法子吧。這時子明從袋裏摸出兩支捲烟來，把一支敬客，一支自己點上了火。各人吸了幾口。衛靈又故意問道：今晚華明大戲院開映古井重波記，聽說這一本確是我國自攝影片當中的巨擘，橫豎我們沒事，何妨同去見識一下？子明吐了一口烟，直截的答道：不！我今晚還有事哩。衛靈緊接着問道：不知道今晚和誰相約，有甚麼緊要的事呢？子明道：

那我。可。不。便。告。訴。你。請。你。原。諒。衛。靈。要。探。聽。的。事。情。至。此。已。很。滿。意。就。立。起。身。來。說。了。聲。打。擾。和。子。明。握。手。告。別。

衛。靈。回。到。明。遠。路。寓。所。已。經。十。二。點。鐘。看。康。克。還。沒。有。回。來。正。在。疑。惑。那。施。槐。遞。上。一。封。信。衛。靈。打。開。來。念。道。

衛。靈。先。生！我。已。找。着。四。三。號。他。說。昨。晚。確。是。白。爾。路。七。百。四。十。八。號。夜。裏。被。盜。他。親。眼。看。見。的。那。守。白。諱。言。沒。有。被。盜。不。知。是。什。麼。緣。故。我。從。警。局。裏。出。來。忽。然。遇。見。老。友。何。君。現。在。同。往。中。華。俱。樂。部。回。寓。的。時。候。還。沒。有。定。哩。

康。克。白

衛。靈。看。了。隨。手。拋。在。一。邊。叫。施。槐。預。備。午。飯。吃。

過。之。後。回。到。辦。事。室。裏。坐。在。一。張。搖。椅。上。點。上。一。支。捲。煙。一。壁。就。籌。劃。進。行。的。方。法。暗。想。那。杜。子。明。一。定。有。什。麼。祕。密。被。那。人。曉。得。了。所。以。用。嚇。詐。的。手。段。去。威。逼。他。可。是。杜。子。明。竟。也。替。他。守。着。祕。密。不。肯。告。訴。我。因。為。告。訴。了。我。恐。怕。結。怨。那。人。因。而。洩。漏。他。的。祕。密。不。過。那。人。到。底。是。邱。俊。發。不。是。須。得。今。晚。到。哈。德。路。去。一。偵。偷。然。真。的。是。他。豈。不。是。一。勞。永。逸。麼。想。到。這。裏。不。禁。大。樂。把。捲。煙。狂。呼。了。幾。口。拋。去。殘。煙。順。手。在。書。架。上。拿。了。一。本。羅。蘋。偵。探。小。說。來。解。悶。看。了。一。回。忽。然。笑。道。法。國。有。一。個。神。出。鬼。沒。的。羅。蘋。中。國。却。也。有。一。個。足。智。多。謀。的。魯。賓。這。兩。個。大。盜。都。是。名。播。全。

球。可以說無獨有偶。倒也是一樁極有趣的事。情呢。他又放了小說。看手表時。却指着二點鐘。他忽的立起身來道。現在閒着沒事。我何不到中西音樂會裏去玩一回呢。

哈德路原是極冷僻的。所在並沒有站崗警察。那時在晚上的十點鐘。路旁的銅像背後有一個人暗暗伏著。那人不消說得就是衛靈了。衛靈等了一刻多鐘。知道那幕怪劇將要開場了。他抬頭一看。果然見遠遠的有一個黑影。蹚來走近銅像。衛靈才知道就是杜子明。子明立住了脚。向四面一望。微微的嘆了口氣。這時東面有一個人疾奔過來。呼道。子明先生。你當真不爽約。很好。衛靈覷得親切。不禁暗喜道。不是邱

俊發是誰。當時把身體匍匐下去。屏息靜氣的聽着。這時他們談話開始了。子明道。你也太咄咄逼人了。俊發笑道。子明！你總該曉得我的處境。我現在犯了法。不能見人。所有席捲的五千元。早已揮霍盡了。不和你想法。再和誰去商量呢。子明道。昨晚張守白家裏料來。也是你搗的鬼。俊發道。我也不必瞞你。你想他堂堂人民的代表。竟也有受賄的把柄。落在我手裏。所以他雖然被盜。明知是我明去挑撥他。但是他到底不敢哼一聲。咧子明道。現在你想多籌劃些盤費。避到外國去。是不是。俊發道。不錯。子明道。那末。你要求我的。到底……俊發搶着說道。我的希望也並不

大。只。要。問。你。借。二。千。元。就。夠。了。子。明。顫。聲。道。那。我。可。不。能。答。應。你。俊。發。作。恨。聲。道。人。家。說。你。吝。嗇。鬼。簡。直。一。些。不。錯。你。不。自。己。想。想。你。做。了。總。商。會。會。長。不。能。躬。自。抵。制。劣。貨。却。暗。中。用。巨。金。買。進。大。批。劣。貨。拿。來。冒。充。了。國。貨。銷。售。被。你。賺。的。錢。也。夠。了。這。區。區。二。千。元。值。得。什。麼。老。實。對。你。說。倘。然。你。今。天。不。答。應。我。的。要。求。我。可。要。把。你。的。祕。密。大。大。的。宣。布。了。看。你。那。個。總。商。會。會。長。可。做。得。成。衛。靈。聽。他。說。到。這。裏。接。連。就。有。割。火。柴。的。聲。音。知。道。他。正。吸。烟。呢。那。時。子。明。的。聲。音。頓。時。低。了。顫。聲。道。我。完。全。答。應。你。了。不。過。現。在。却。沒。有。……俊。發。哈。哈。大。笑。道。今。天。那。裏。要。你。的。錢。只。要。你。給。一。個。憑。據。就。行。這。時。衛。靈。再。也。

按。捺。不。住。便。暗。暗。捏。定。手。鎗。突。然。一。躍。早。已。立。在。俊。發。的。面。前。用。鎗。指。着。喝。道。賊。徒。快。快。受。縛。俊。發。萬。不。料。銅。像。背。後。幕。地。會。跳。出。個。人。來。老。大。的。嚇。了。一。跳。半。截。紙。煙。也。落。在。地。上。了。知。道。倉。卒。不。能。抵。敵。只。得。兩。手。高。舉。衛。靈。正。待。上。前。去。拷。他。不。防。背。後。子。明。照。準。他。頭。部。猛。擊。一。拳。因。爲。用。力。很。猛。所。以。衛。靈。立。刻。暈。倒。地。上。

衛。靈。醒。來。睜。眼。看。時。並。不。睡。在。地。上。却。斜。躺。在。馬。車。裏。他。當。時。萬。不。料。康。克。坐。在。他。的。旁。邊。他。打。了。個。呵。欠。就。接。着。問。道。康。克。我。只。記。得。當。時。被。擊。倒。地。怎。麼。會。到。車。子。裏。來。請。你。告。訴。我。吧。這。時。馬。車。正。向。明。遠。路。疾。馳。呼。呼。

的風從車窗裏吹進來。覺得有些寒冷。康克便把車窗關好了。才答道。這也是偶然的事。因為我和朋友吃了晚飯以後。已經將到九點鐘了。我就辭別他回寓。不料將要走到門前。看見你匆匆出門。我料你又要去探聽什麼案子了。就暗暗的跟着你。瞧你的舉動。我想你萬一遇着危險。也可以助你一臂。後來走到哈德路銅像背後。停了脚步。我却伏在離開你約摸五碼的榆樹下。等到你被擊倒地。我才出來救了你。可惜賊徒矯捷得很。被他漏網了。那時衛靈正用兩手摩挲兩太陽穴。似乎要使腦筋清醒。一壁又說道。你可知道那賊徒就是邱：康克搶著說道。我都已聽得了。衛靈道。那末我被擊後。你

可曾聽他們說些甚麼話。康克道。俊發曾對子明說。這裏已被偵探偵悉。有些不妥。你明晚交款。可在三角公園的茅亭裏。康克說了這句。談話暫時停了。只聽得馬蹄得得和車輪滾動的聲音。一回。衛靈又笑着說。這回我要保護子明。却吃子明打倒了。簡直出於意料之外呢。

第二天晚上的十點鐘。天上的月兒被一層薄雲遮着。吐出慘澹的光輝來。那時三角公園裏有一個人。慢慢的走着。他一壁走。一壁說道。子明已被我降服了。今晚他決不會失約的。這時已走近茅亭。那茅亭裏突的走出個人來。喊道。俊發。我在這裏等候多時了。

俊發定睛瞧時，果然是杜子明，便笑道：「那話兒可帶來沒有？」子明也笑道：「豈有不帶來之理？我就給你吧。」說時，順手在袋裏摸出一大捲鈔票來，遞給俊發。道：「這是二千塊錢鈔票，請你點一點。」俊發伸手接了，一五一十的點起來，不料這個時候，子明突然上前，把俊發緊緊抱住，大聲道：「康克快動手！」他呼聲未絕，康克早從亭子後面一躍而前，俊發才待掙扎，早被康克拷個結實。那鈔票仍舊被子明收回了。俊發怒聲道：「好子明，你竟反悔起來！但是我也……」那人大笑道：「你真沒眼力，還當我是子明嗎？老實告訴你吧，子明早被我軟禁在我的家裏，我化裝了他，特來請你到警察局裏去的。」俊發道：「我並沒有犯

法律，你有什麼證據嗎？」那人厲聲說道：「你再狡賴，你犯着三樁案子，就是席捲立民公司的款子，搶劫白爾路七百四十八號，嚇詐子明，還都是你。昨晚自己招認的呢。」俊發低頭不語，半晌又指着康克道：「他叫康克，我已知道了，那末你又是誰呢？」那人道：「我的名字也不必告訴你，橫豎你到了警局裏，自然會知道的。」讀者看到這裏，不要錯怪編書的有意賣弄關子，不肯拿那人的名字介紹給列位，其實列位都是明白人，諒來早已都知道了。



來無影

明道

兩湖間昔有義士常爲人雪不平事。人無有識之者。咸稱之曰來無影。言其出沒神祕莫測也。黃岡有汪姓。嫠婦所生。僅一遺腹子。其叔某覬覦其財產。因誣。其嫂強奪其田。嫠婦控於邑宰。孰知邑宰已受某賂。不爲昭雪。嫠婦不得已。號於其夫靈前。欲一死自明。然不忍拋棄心頭之肉。哀痛不自勝。人皆憐之。某日清晨。人忽見縣衙前縛一人。衣服盡褫。僅留下衣蔽體。乃嫠婦之叔也。背上插一紙標。上書「霸占姪田。毀損寡嫂。此亂人也。願與衆共棄之。」衆大稱快。某雖呼救。無人顧之者。而邑宰夜來忽爲人床頭留一刀并一小柬。上書汝若貪賄助惡。不爲某嫠婦公斷者。後日當借汝頭顱以爲溺器云云。未署來無影三字。邑宰大驚。因命人解某縛。明其罪。使盡歸其所占之田。而爲嫠婦永久保障。邑之人咸奔告嫠婦曰。微來無影之力。不至此。嫠婦亦感恩無窮。而來無影之真相。迄不得見也。



第一號室 英國瓦拉斯著

程小青



英國愛狄茄·瓦拉斯。乃是近代偵探小說作家中有數的人物。他從前做過一部偵探小說。徵求答案。竟瞞過了二十萬讀者的眼光。這一次又在某雜誌上發表他最近的一「第二號室」。情節曲折。波瀾縱橫。真是不可多得的傑作。那出版的書局。竟懸了五百鎊的現款酬金。徵求讀者。和全國偵探的答案。可想見轟動一時的盛況。本篇的末尾。附着幾個問句。讀者到了終卷的時候。不妨猜一下子。這倒是一個測驗眼力和推想力的好機會呢。譯者識。

第一章 失戀的女子

佛雷·呂明登。在走廊中。踱來。踱去。耐著性子。等他的意中人出來。這時。麥·希蘭。夫人的賓客。大一半。已辭別散去。可是那紙牌室中的。裴麗毛·丁。和別的同局的人。還遲遲不見出來。這時。麥·希蘭勳爵。打從廣廳中出來。經過走廊。勳爵是一個禿頂和瘦損的人。平時有一種斜視的習。

慣。這時他瞥見呂明登在廊中躡著便立定呼道：「呂明登還沒有回去麼？今晚你可覺得暢懷麼？」呂明登答道：「謝謝你很好。」麥希蘭勳爵道：「你爲什麼不玩一回紙牌？夫人告訴我你從沒有進過紙牌室，可是裴麗却在那裏玩得很起勁呢。」呂明登好像要說什麼却又忍住著，一回說道：「我不能像你的朋友們那麼下注，我知道裴麗也沒有這樣的財力，我雖然也愛李立其（紙牌名），但一鎊起碼的注金究竟太危險啊。」麥希蘭勳爵把他的紅鼻子扭動了一下，答道：「我想裴麗有力沒有力，伊自己一定知道的。我聞得伊父親留下了一大注財產，伊自己當然是有錢的。」呂明登道：「這不是事實，伊父親並沒有多大的遺產。」麥希蘭勳爵聳了聳肩，作譏笑聲道：「我聞得裴麗已和你訂婚，或是將要訂婚，那麼你對於伊的規勸當然比旁的人有力，我想你不久就可以使伊聽從你的說話，不再和人鬪紙牌了。」說著麥希蘭夫人也從廣廳中出來，夫人的年齡比勳爵略輕幾歲，可是也早已到了和老年接近的境界，伊雖常帶着笑容說話，時也竭意婉轉，但伊的聲音帶究竟不很自然，伊含笑說道：「密司脫呂明登，你爲什麼還沒有回去？唉，不錯，你要等你的心上人哩，伊怎麼這樣刁，此刻還沒有玩好麼？我上去叫伊下來。」麥希蘭勳爵道：「呂明登想伊玩的輸贏太大了。」

他們下來了。」這時樓梯上有幾個男子和女子緩緩下來。一面走一面緊扣他們外衣的鈕子。呂明登眼望著他們內中却不見裴麗毛。丁末後才見伊和一個高碩而肥胖的男子並肩下樓。那人正和裴麗作很密切談話。這種狀態一進呂明登的眼睛。一股怒火不由的直冒到面頰上來。他們倆到了樓梯脚下。還聽見那肥胖的人囁囁不絕。一回那女子已瞧見了呂明登。便急急走過來說道：「我很過意不去教你等候我。一個人也可以回家去的。」呂明登覺得伊的面色灰敗而疲乏。當時並不答話。直到將伊領進了自己的汽車裏面坐定才開口道：「裴麗我愛我今晚很覺得不安。」裴麗答道：「佛雷當真麼？這也怪不得你。」呂明登道：「我的不安就爲著那紙牌。我本沒有權力訓誡你。並且也不願意這樣。但你須知麥希蘭是什麼樣人。他們的家裏差不多是一個賭窟。他們所開的跳舞會。委實只是賭局的幌子。有人說那哀米羅白就是他們幕後的人。因爲當五年前麥希蘭上過破產的公堂。後來忽然做了這所巨屋的主人。時常設筵請客。自己又有了汽車。出入未免教人有些詫異。我知道他們的賭局還不止勃立其一種哩。」伊作簡語道：「我知道的。」他執着伊的手。伊忽然縮去。說道：「佛雷我要對你說句話。你收了這個罷。」呂明登覺得他手掌中有一種硬而圓的東西。不消等

他的手指接觸那粒鑽石就知道那就是他給伊的訂婚約指他失聲道「裴麗……」伊應道「我很難過真是十二分難過但我現在要嫁羅白了……不不佛雷我愛請你不要問我爲什麼緣故罷」他呆呆坐着竟像石人一般末後說道「唉可惡的畜類裴麗你瘋了他是個土耳其人啊你不是欠了他錢麼」裴麗不答呂明登繼續道「你決計不能這樣天呀我一定先殺掉他我明白了羅白垂涎你所以誘你到這賭窟裏去此刻你果然落了他的圈套假使你不允許嫁他你就應得清償他的債」伊很低的說道「我不能不想到我的母親唉我真太愚了佛雷……天呀」伊把兩隻手遮掩了自己的臉禁不住嗚咽起來呂明登坐在伊的旁邊心中不消說是十二分愛伊的即使爲着伊犧牲性命也所不惜但這時見伊那種情狀竟也不聲不動不知怎樣才好一回伊仰起頭來拭乾了眼淚作微弱聲道「我很倦乏佛雷不要再談這事罷這樣的事世界上儘多你也不必過於傷悲請你不要吻我等到我們的神志清醒的時候再相見罷」汽車到了愛德華場他扶着伊出了汽車走到一所小屋門前那就是伊和伊的病母的住所伊說道「佛雷晚安」說完和他接了一個吻就跨進屋去返身將門關上他呆呆的向門瞧了一回才回身緩步走進車去這時他的心中已充滿了

謀殺的意念當他的一足跨進車廂的時候忽問那車夫道「彼得你可認識潑拉瑪屋麼」車夫作詫異聲應道「先生認識的」呂明登道「送我往那裏去但不要停在那屋的門前只須停在那屋子附近的轉角上好了」於是他走進車去那時裴麗還立在黑暗的屋中聽得外面車門關闔的聲音接着又聽得車輪轉動聲直到漸遠漸微伊才緩緩上樓但那一晚的睡夢不消說是不安穩的

潑拉瑪屋乃是一所寄寓的樓房前面對着賴琴武公園後面靠着克立武街那屋共有六層每一層的構造相同呂明登本來知道這屋子的因爲他是一個有名的建築家對於這一所高大而鉅價的寓屋當然應加注意並且當這屋建造的時候呂明登也曾爲一家建築公司準備那屋子的基礎這屋子本是紅磚造成的可是造好以後因着市政廳的要求裝設了一隻火警時需用的鐵梯就把這屋子的美觀傷失了不少呂明登到了屋前望見黑巍巍的一座大屋只有二層樓中有一帶燈光他知道這一層就是羅白的寓屋心中希望這時候羅白還沒有回來但知道無論如何今晚已來不及見他因爲那紅木的前門將近關了至於後街的那扇役僕們出入的後門也必同時關閉他仰面望望鐵梯又低頭沈吟了一下便進了鐵

門輕輕走過草地直到那逃火的鐵梯下面那梯子一直上去直接最高一層他記得梯上還祕密裝着一個報警的電鈴一觸即響以防偷兒們乘夜上去他默察了一回就返身退出到了車旁又吩咐車夫道「彼得回家去罷」他準備明天再來以便日光中可以瞧得清楚些那警鈴的電線究竟裝在那裏當呂明登回到蓋德花園寓所的時候街道中薄霧四布他覺得這霧氣對於他却有幾分益處

第二章 自利的人

副警務長黑來勃耶坐在吸煙室中的壁爐面前他伸了伸腿那雙光澤的皮鞋受着爐火的反映閃閃耀目他的眼光却注在爐中紅赤的煤塊上面似乎深思出神一回他仰面說道「羅白我敢說你的見解實在是不道德的須知現在大多數男子對待女子的見解我已不能贊同你的非的感念却和道德的標準相去更遠了」哀米羅白冷笑了一聲他是很肥碩的恰正和勃耶相反肩膊既闊面貌又很醜陋他的濃厚的頭髮和上唇的粗鬚都是深黑色小指上還戴着一隻鑲一粒大金鋼鑽的戒指當他將雪茄取起放落的時候鑽石的光便閃爍不定這時他緩緩呼了一口煙答道「這就是我們見解不同的地方我生平只有一種信

條就是尋求我所需要的排斥我所不喜的你以爲這個是非觀念可合理麼我自己却以爲很合因爲我在這世界中我當然有自主的權我對於一切都願意處於主動的地位不願意做被環境支配的人我有一個發財的目的爲著這層不能不傷害別人可是我要貫徹我的志願便也顧不得人家的毀壞勃郎你明白我的意思麼」勃郎淡淡的應道「我明白了」又說道「你瞧我們的朋友約翰華盾正在那裏寫得很忙他是一個好人從來沒有傷害過人他也是一個窮漢但假使我們倆被汽車碾傷了腿當他替我們把傷腿割下來的時候你想他的手會顫動麼斷不會的原來他是特別訓練過的所以對於人家的苦痛便漠然不動心了又假使明天我偷了人家一隻表或是闖進人家屋子去偷東西那時你對於把我捕捉送官的舉動可有什麼躊躇麼你一定立即把我送進監牢裏去毫不在意這也沒有別的緣故也只是你的觀念受過了特別的訓練故而就和常人的不同了」這時是十二月中的一個星期六下午外面的霧氣很重那選舉俱樂部的吸煙室中除了這兩個談話的人以外還有那個華盾醫士也在爐旁邊的一隻寫字桌上寫信他因爲給一個病人割症所以就留在城裏當羅白的談話略停的時候華盾醫士的信也已寫好他隨手將信封了交給一個俱樂部

部的侍者去寄於是向那二人的面前走來手中執着一隻烟斗一壁走一壁在那裏裝煙勃
郎便說道「華盾你可惜剛才不在這兒他正自侈談他的哲學呢」醫士笑着答道「這當然
是一個沒味的論題但我不知道羅白的生平是不是像他自己所說的這樣壞或是他的見
解只是要駭人聽聞罷了」黑來勃郎冷然答道「要駭我的聽聞麼却也不容易我在蘇格
蘭場服務了多年委實沒有幾件事足以使我驚駭」羅白又冷笑說道「那麼我不妨說幾
件事給你聽聽你可要我說我的發財的歷史麼我曾經在利凡脫葛里底和司馬納等地方
賺過錢並且……」華盾醫士連忙阻止道「不要說這些事說幾句有趣的話罷」我在那醉
麻藥臭味充塞的空氣中呼吸了三個鐘頭現在很願意適意一回」羅白忽板着臉兒道「
這果真是難受的並且你的說話使我記起我的苦痛來了」說着把手指指腰道「又」
醫士你瞧這裏面很痛過一天我要請你到我寓裏來瞧瞧可是我最怕醫生所以如果我裏
面有什麼厲害的傷請你不要對我說我實在不願意知道你明白麼」華盾醫士微微笑了
一笑說道「那麼我今天還有些空閒的工夫就可以給你診一診我想你一定是爲着飲食
過度和運動缺少緣故沒有什麼要緊的」又回過頭來道「勃郎你在這城裏過星期尾

麼。」勃郎點頭道：「我們在這裏辦一件褒克爾街的珠寶失竊案。今天晚上也許就可以把那個偷盜的人捉住。這一件案子幹得非常祕密。你們可曾讀過報紙上的記載麼？」羅白緩緩立起身來，取出表來，瞧着，答道：「我對於不論什麼案子，真像對於醫士們用手術的剖割一樣，都不願意注意的。」華盾醫士道：「你今天晚上來罷。」華盾答道：「很好。晚餐以前我都空着。因我已和人約定在這裏晚餐。」羅白道：「七點鐘怎樣不太遲麼？」華盾道：「正好。就是七點鐘罷。你此刻仍舊住在潑拉瑪屋麼？很好。那時我就到你寓裏來瞧你。」那個肥大的哀米羅白出去以後，勃郎的臉上現着厭憎的顏色，向他的同伴道：「華盾醫士我真不喜歡羅白。」那醫士打呵欠，答道：「你不喜他麼？也許是一個過於侈談的人。我常見有許多人喜歡暴揚他們自己的過惡，似乎借此誇耀。羅白也是這樣的人。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他的古怪的性情，但我敢說他未必有什麼特別的過惡。他很有錢，他的言行也帶些東方風尚。他曾告訴我，他的母親是一個土耳其人，他的父親的血統也是一個希臘人，和一個司馬納女子的混合品。」副警務長勃郎停了一回，問道：「你認識他多少時候了？」華盾醫士正閉目要想打盹，回答道：「認識羅白麼？唉，多年了。他委實算不得是一個歹人。有幾處我還喜歡他。因我曾

經過過一次危難他幫助我過我不能忘記的」說完他的眼睛又合攏來了重新打盹勃郎也把他的眼光回到赤煤上面凝注着思想於是那褒克爾街的盜案問題又進了他的腦海接着他突然道「羅白將要結婚了」這一句話竟把醫士叫醒原來華盾已是六十左右一度勞力以後往往容易打盹的他作驚異聲道「你說什麼可是羅白要結婚麼」勃郎答道「正是他就要和那個美麗的女子裴麗毛丁結婚」醫士驚道「當真麼我却從來不曾想到羅白是要娶妻的人」他把身子坐起一些又摸一摸鼻子上的眼鏡繼續道「那個裴麗毛丁我似乎聽得已和那個漂亮的少年呂明登訂婚唉」黑來勃郎又道「我也覺得他們倆已訂婚了此刻那婚約分明已經毀掉裴麗已準備在下星期三和羅白結婚結婚後他們就要到巴黎去渡蜜月了」華盾沈吟一回詫異道「這真奇怪我再也不想不到羅白會得娶妻子的」勃郎道「他方才把這事告訴我據說他娶這一個女子出了很大的代價他還說伊很願意嫁他所以那代價還算不得太大可是只苦了呂明登罷了」約翰華盾期期然道「這件婚事表面上雖然突兀但我想羅白不致於出什麼卑劣手段罷」黑來勃郎冷笑道「對不起這句話我却不敢贊同」

代近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齋評

第十三回

狹路相逢審師傅吃屎

兄也不諒好徒弟懸樑

話說王老頭指着自己的鼻子對那女子說。你認識我麼。我就是審師傅咧。那女子爬起來拱
手道。已領教了。佩服佩服。不慌不忙 女子亦奇不過我聽說審師傅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好漢。我姐姐在
三年前曾許他爲妻。不料他中途懊悔。我姐姐歸家羞忿成疾。我此來特爲找審師傅說話。你
的年紀這們大。不是我要找的審師傅。說明來 此原由王老頭恐怕被那女子看出破綻。背着雞就往外
走。道。管你是也不是。我審師傅的雞總沒有給你吃。含糊 得妙審師傅跟着王老頭歸到家中。一
手接過那串雞。一手將王老頭推在椅上坐了。自己跪下來納頭便拜。到此時方知王 老頭爲非常人嚇得王
老頭手忙脚亂。攙扶不迭。審師傅拜了幾拜。立起來說道。我枉生了這兩隻烏珠。枉練了十幾
年武藝。你老人家在此這們多年。我竟一些兒不曾看出有如此驚人的本領。若能看得出來則 未必有如此驚人
領矣。今日既承你老人家顧全我的顏面。難保三年前的那女子。不就來尋仇。他是認識我的

如何再能蒙混過去呢。審師傅之所懼者在此無論怎樣你老人家得收我做個徒弟將本領全傳給我。

王老頭笑道收你做徒弟倒使得祇是我的本領要全傳給你我怕你一輩子也學不到。說得爽快

不過你祇防備那三年前的女子前來復仇也用不着甚麼大本領。可知王老頭與鳳陽女子交手不過小試其技而已審師

傅道你老人家在關王廟是用甚麼手法將那女子摔倒的那種手法極妙我能學得到手就

好了。王老頭道那手名叫葉底偷桃。好名能用得好接人家的腿萬無一失我就專傳授你這

一類的手法罷。審師傅欣然受教從此王老頭在姚家由長工一變而為教師了。由王老頭視之則長工與教師

固無殊也審師傅既是生性歡喜練武這時又提防鳳陽女子前來復仇更是不輟寒暑無分晝夜

的苦練是這們苦練了兩年將那葉底偷桃的手法練得穩快到了絕頂。可謂有志者事竟成鄉下人家

最喜喂養看家惡狗大戶人家常有喂養十多條的尋常胆小和體弱的人輕易不敢到多狗

的人家去縱不被狗咬死衣服總得撕破非是這家人出來將狗驅逐沒有不為狗所困的

極寫狗之利害審師傅自從跟着王老頭練過那葉底偷桃手法之後到大戶人家去不問那家有多

少惡狗那怕一齊躡過來咬他他從容不迫的一條一條搶住頸皮捧開一兩丈遠近。未試之人先試

之狗趣極許多大戶人家的惡狗被審師傅捧得胆寒了遠遠的見了審師傅就害怕躡着尾巴四

散奔逃。審師傅的聲名更一日高似一日。而王老頭的聲名也漸漸的傳播出來了。王老頭如此得名言之可

這日審師傅正從家裏出來。想去人家收賬。才走了里多路。即見迎面來了一個女子。審師

傅見了。不覺吃了一驚。原來那女子不是別人。就是五。六年前受審師傅羞辱的那個賣藝鳳

陽女。前回縛雞之女子人人以為即賣藝之女子也。而不料其非是。此回路遇之女子人人又以爲即縛雞之女子也。而不知其又非是。只一鳳陽女子也。乃寫得閃閃忽忽令人不可捉摸。審師傅待要

迴避。那女子已看見了。遠遠的就呼着審師傅。說道。你還認識我麼。你是好漢。再和我見個高

下。說着已到了跟前。審師傅見已迴避不了。祇得鎮定心神。陪着笑臉。說道。我和你無冤無仇。

甚麼事。要見個高下。常言道。得好男不和女鬥。我就是好漢。也犯不着和你們女子動手。審師

傳內。那女子怒道。你怎說和我無冤無仇。你早知道男不和女鬥。五年前就不應跟我動

手了。好。審師傅辨道。五年前的事。祇怪你自己不當衆。一千誇張大口欺我。婺源無人

能怪我。也說。那女子道。我不怪你打敗我。你不應輕薄我。羞辱我。今日相逢。沒有話說。你儘管

將平生本領使出來。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不是魚死。便是網破。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少年好事者能不戒之。審師傅知

道。免不了動手。遂搶上風站了。那女子的本領大。不是五年前了。審師傅竭力招架。走了十來

個回合。那女子趁空一脚踢來。審師傅見了。高興。高興二字妙想見審師傅學得葉底偷桃急欲一試之心理。精神陡長。說聲來。

得好一手將三寸金蓮搶在手中。疾正要往前面摔去那女子真能飛起的脚被人接住立在地下的脚同時飛了起來。疾審師傅兩年苦練的工夫就是為的要接這種連環腿第二脚飛來又用空着的手搶了。疾於是那女子的身體被審師傅兩手擎在空中。鳳陽女忽然作掌中舞閉目思之煞是好看審師傅得意非常的哈哈笑道我若不念是個女子就這們一下往石頭上一攢怕不攢得你腦漿迸裂麼那女子的兩脚雖然被審師傅握住但是上身還是直挺挺的豎着並不傾側。寫女子十分利害審師傅見他身體如生鐵鑄成害怕不敢隨便鬆手作勢往前面草地上一送摔開有兩丈來遠那女子仍是雙足落地望着審師傅笑道明年今日我再來擾你的三朝飯。奇語說罷匆匆的去了審師傅聽了也不知道這話是甚麼意思因急想將動手時情形歸報王老頭。在審師傅

初意固欲在王老頭面前自謝其業底偷桃之學得到家也便不去收賬了那時歸到家中見了王老頭剛要訴說王老頭端詳了審師傅兩眼露出驚慌的樣子問道。驚惶得奇你和誰動手受了這們重的傷呢。問得不測審師傅也吃驚道動手是曾和人動手祇是我打贏了怎麼倒說我受了重傷傷在那裏。不但審師傅不信即閱者亦不信也

王老頭連連跌脚道壞了壞了你怎的受了這們的傷還兀自不知道呢快把動手時的情形說給我聽再給傷你看審師傅聽得這般說也不免着慌起來忙將方才的情形一一說了王

老頭點頭道：「是你解開衣袒出胸脯來，看兩隻乳盤底下，必有兩塊紅印。」說出受傷證據 審師傅心裏還有些疑惑，解開衣露出胸脯來，祇見兩個乳盤下面，果有兩點錢大的紅癍，但一些兒不覺得疼痛，這才相信確是受傷了。王老頭問道：「那丫頭臨走時，曾說甚麼沒有？」審師傅才想起那句明年今日來擾三朝飯的話來，也向王老頭述了，問道：「那丫頭用甚麼東西打成這樣的兩個傷痕呢？」我亦欲問 王老頭道：「你將他舉起的時候，就這們隨手放下來，他倒不能傷你，你爲的怕他厲害，想將他遠遠的摔開，便不能不先把兩膀縮擺，再用力摔去，他們賣藝的女子，脚上穿的都是鐵尖鞋，你兩膀縮擺，他的脚尖就趁勢在你兩個乳盤下面點了一下，你渾身正使着力，那裏覺得於今傷已進了臟腑，沒有救藥了。」那丫頭下此毒手，真是可恨。說得可怕，將審師傅受傷之理由

詳細叙明此種理由，不是王老頭之本領不能見到，不是作者之本領亦決不能寫得出也。 審師傅聽得沒有救藥，祇急得哭起來，道：「難道我就這們被那丫頭送了性命嗎？」王老頭也很覺得悽慘，望着審師傅哭了一回。王老頭亦哭寫得危險 忽然想出一種治法來，說道：「你能吃得下三碗陳大糞，先解去熱毒，便可以望救。」治法甚奇，審師傅無端侮辱一鳳陽女子，其結果

乃至於吃屎世之喜侮，辱婦女者尙其鑒之。 審師傅這時要救性命，說不得也要捏住鼻子吃。王老頭尋了許多草藥，半數半吃，審師傅吐了好幾口污血，雖則救了性命，然因點傷了肺絡，隨得了咳嗽的病，終其

身不曾好。

寫得傷勢利害

此是後話。趁這時一言表過不提。再說當時審師傅。遭了鳳陽女子的毒手。

因吃了三碗陳大糞。才得死裏重生。像這種希奇的事。好事的人。最歡喜傳說。不消十天半月。

工夫。這消息早傳遍了婺源。便有三山五嶽的許多武術界中好手。存心欽仰王老頭是個奇

特的人物。

世人大多以耳代目其實非真能知王老頭也

特地前來拜訪的。王老頭却是淡泊得很。絕沒有好名的念頭。有

幾家鏢局。卑詞厚幣來請王老頭去幫忙。王老頭概以年老推諉。不肯應聘。

鏢局亦十分勢利王老頭之不往宜也○借其餘各鏢局引出會友鏢局

就中惟有會友鏢局派來的人。詞意誠懇。非得王老頭同去北京一趟。不肯回京復

命。王子斌是書中重要人物故屢屢提及借為線索

王老頭無辭可卻。又因王子斌是個有名的俠士。和尋常以保鏢為業

的不同。遂陪同來人。到了北京。王子斌不待說是以上賓款待。

寫王五之好客迴顧上文其實亦是為王老頭往李富東家作引也

王

老頭在會友鏢局。盤桓了兩月。因平生清靜慣了。住不慣北京那種塵囂之地。向王子斌力辭。

仍回到婺源。住居審師傅家裏。李富東也是久慕其名。曾打發摩霸到婺源。迎接了好幾次。王

老頭祇是說路途太遠。年老的人。往返不易。不肯到李家來。這回因聽說有個後起的大人物

霍俊清。約了正月初三到李家來。心裏也想見識見識。方肯隨摩霸來天津。

折到上文全不費力

在李富

東家裏過年。和李富東談起武藝。李富東也很表示相當欽仰之意。祇因王老頭做的是內家。

工夫李富東是外家工夫二人不同道。上文寫王老頭處確與王五霍俊清李富東等不同到此方點出內家外家之別王老頭又沒有求名的念頭所以二人不會動手較量李富東對王老頭說出王子斌誇讚霍俊清的話來並說了自己不服氣的意思王老頭既是做內家工夫的人對於做外家的照例不甚恭維內家常以鐵櫃盛玻璃的譬喻得奇喻形容挖苦做外家的這是武術界的天然界線經歷多少年不能混除的這譬喻的用意就是說做外家工夫的人從皮膚上用功臟腑是不過問的縱然練到了絕頂也不過將皮膚練得和鐵櫃一樣而五臟六腑如玻璃一般脆弱有時和人相打起來皮膚雖能保的不破臟腑受傷是免不了的。得解釋王老頭抱着這般見解自然也存着幾分輕視霍俊清的心思但他輕視霍俊清並不是和李富東同樣的不服氣王子斌推崇的話為的是彼此不同道那怕霍俊清的本領果是天下無敵在王老頭的見解中也是不佩服的。在不佩服之中

又分出兩樣見解來文筆甚細李富東將自己平生獨到的本領使給王老頭看王老頭也祇微微的笑着點頭沒半句稱許的話。李富東不佩服霍俊清王老頭又不佩服李富東寫各人的心理真是妙極李富東故意請求王老頭指示王老頭笑道工夫做到了老先生這樣可說是無以復加了祇可惜當初走錯了道路外家到了這一步已將近到絕頂不能更進了若當日是向了內家的道路怕不成了。一個金剛不壞的身體嗎。有別

一種議論李富東起初見王老頭絕無半語稱許自己心裏也不免有些氣忿。寫李富東年紀雖大處處負氣宜其受挫於霍四爺
 也及聽了這派言語知道做內家工夫的人都相信工夫做到絕頂可以成仙了道不墮輪迴其輕視外家是當然的遂不和王老頭爭論這日霍俊清來了所以王老頭見面就說出那些不倫不類的話來。迴顧前文好在霍俊清的襟懷闊達聽了不甚在意後來談得投契霍俊清也很佩服王老頭的工夫不是做外家工夫的人可以和他較量的。寫霍俊清處自另有一種氣度霍俊清在李家住了兩夜第三日李富東辦了一席盛饌款待霍俊清和王老頭席終大家都有了幾分酒意李富東一時高興起來。春雲漸展笑向霍俊清道尊府的迷蹤藝是海內有名的而四爺又是練迷蹤藝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我於今得聽着四爺的言論和見着四爺的丰采不能不說是三生有幸不過我生長了七十多年祇聞得迷蹤藝的名那一拳一腿都不曾見識過難得四爺肯賞臉到寒舍來倒想求四爺指教我幾手不知四爺的尊意怎樣。語亦婉轉○此時之李富東業已知霍俊清確有真實本領故發言如此
委婉也霍俊清連忙立起躬身答道老前輩說那裏話老前輩教元甲怎樣元甲怎樣元甲怎敢違拗祇求老前輩手下留點兒情不教元甲過於丟人就得了。霍俊清語極謙和是其本色王老頭見霍俊清這般說也立起身來笑道說得好漂亮的話兒你們老配少的打起來不論怎樣總是我的兩隻老眼

走。運。王老頭自別有一種語氣李富東先向王老頭拱手笑道：多年不玩這個了。拳脚生疎的地方。老英雄千萬不要見笑。李富東說客氣話不向霍俊清而向王老頭其胸中固自以爲必較勝算也霍俊清卸下身上穿的皮袍。劉震聲即上前接了。摩霸也走到李富東跟前。等李富東卸衣。李富東笑着搖頭道：我並不跟四爺爭勝負。祇隨意走兩路。領教領教迷蹤藝的手法。用不着穿呀。脫的麻煩。說得大方其實仍有藐視霍俊清意也霍俊清聽了。李富東的話。覺得自己卸衣過於魯莽。打算從劉震聲手裏接過來。再穿上。回頭見劉震聲站立得很遠。王老頭已看出霍俊清的意思。王老頭十分乖覺即望着霍俊清說道：他沒有脫的。就用不着脫。你已經脫了的。更用不着再穿了。就這們一老一少一長一短的玩玩罷。分解得好。在王老頭眼中看來。彼兩人之比賽。真是不值一文也李富東笑道：已經脫了。還不好嗎。隨將兩手一拱。請霍俊清居先。霍俊清存着幾分客氣的心思。二人一來一往的。走了五六十個照面。霍俊清不曾攻出一手。李富東知道他是客氣。想趁他的疎忽。猛力出幾手。又走了二三十個回合。霍俊清見來勢兇猛。改變了路數。便已看出李富東的心思來。寫霍俊清十分精靈因思自己是初立名的人。以三十多歲的壯夫。和七十多歲的老頭動手。自己還是短衣窄袖。老頭的長袍拖地。實在是祇能勝不能敗。若不小心。被這老頭打敗下來了。有礙自己的名譽。還在其次。霍家迷蹤藝的聲威。就從此掃地了。這一架的關

係有如此其重那裏敢怠慢呢。思叙霍俊清的心李富東一步緊似一步。霍俊清也一步緊似一步。穿長袍的畢竟吃虧轉折略笨了些兒。亮李富東不脫長袍自以為漂被霍俊清搶了上風步步逼緊過來。李富東祇得步步往後退。霍俊清的彈腿在當時可稱得蓋世無雙。見李富東後退就乘勢飛起一腿。寫得十分矯捷李富東知道不好急使出霸王卸甲的身手極力向後一挫。原打算挫退七八尺遠。近好將長袍卸下重整精神。和霍俊清鬥個你死我活的。寫李富東正非易與者沒想到已向後退了好幾步。背後有個土坑相離不過五六尺。此土坑即柳木兒陷下之土坑也這一退用力過猛。下盤抵住了土坑。沒有消步的餘地。上盤便收勒不住。仰面一跤。跌倒在土坑上面。土坑承受不起。同時塌下半邊。出乎不料與柳木兒一樣還虧得李富東的工夫。老到躍起得快。不曾陷進土坑的缺口裏。若在旁人陷了下去。怕不碰得骨斷筋折嗎。寫李富東雖敗猶有十分聲勢但是李富東雖然躍了起來。無奈上了年紀的人。禁不起這般的蹉跌。已跌得心虛胆怯。勇氣全無。不能再動手了。下語極有分寸霍俊清見他一躍而起。以為尚不肯罷休。仍逼緊過去。李富東祇得拱手喊道。罷了。名不虛傳。果是少年豪傑。霍俊清這才停了步。也拱手謝罪。道。衝撞了老前輩。王老頭。哈哈大笑。道。好一場惡鬥。我的眼睛走運。這個土坑倒運。說得李富東霍俊清都笑了。如此收束最好李富東這回雖是敗在霍俊清

手裏然心中並不記恨。倒很佩服霍俊清。說王五爺所誇讚的。確是不錯。定要挽留霍氏師徒。多住幾日。李富東不 霍俊清見李富東一片誠心。又在新正閑暇的時分。不便執意要走。遂住下來。又住了三日。第四日早。霍俊清還睡在牀上。不曾起來。忽被外面一陣嘈囂的聲音。驚醒轉來了。變生 側耳聽去。祇聽得李富東的聲音在外面大聲說道。這是從那裏說起。快解下來救一救。試試看。接連就聽得唉聲嘆氣。不覺吃了一驚。心裏暗忖道。他家有甚麼人尋了短見。嗎。不然怎麼說。解下來救一救呢。煞是 一面忖想。一面翻身坐起來。看劉震聲已不知何時起去了。遂披衣下床。才走到房門口。即見劉震聲面色驚慌的走了進來。霍俊清連忙問道。外面甚麼事。是這們鬧。劉震聲不待霍俊清問下去。即雙膝往地下一跪。奇事 兩眼淚如泉湧的哭道。弟子該死。摩霸大哥死在弟子手裏了。霍俊清陡然聽得這們說。心裏大吃一驚。以為劉震聲私自和摩霸較量拳脚。將摩霸打死了。不特霍俊清以為如此。恐閱者亦有人以為如此。此也。不知尚有人能記得二人賭賽之事乎。 不由得大怒罵道。你這東西的胆量真不小。我帶你在人家作客。你怎敢瞞着我。去和人動手。這還了得。劉震聲忙分辨道。不是弟子打死他的。是他自己懸樑自盡的。弟子並不會和他動過手。去年他來天津請師傅的時候。他要和弟子賭賽看師傅和李爺較量誰勝誰負。他說李爺勝。我說師傅

勝他便要和我賭。采他說有一所房屋可拿來做賭。弟子也祇得拿房屋和他賭。遇湖前文讀不

料這回李爺不會勝。他對弟子說三日內交割房屋。弟子說這不過賭了。玩的豈真個要交割

房屋嗎。在劉震聲應他說不行。男子漢大丈夫說話那有說了當玩的三日內必交割房屋給你

在摩霸亦應他說完就出門去了。直到昨日才回來。神氣頹喪的將弟子拉到僻靜的地方說道

我對不住你。我哥子不肯給我做臉。說祖宗傳下來的產業不能由我一個人作主。拿了和人

做賭賽的東西。就摩霸哥子方面我向他叩頭求他曲全了我這一次的顏面。以後再不敢這們

了他。祇是不肯說。祇得這一所房屋輸給人家。就沒有了。我不能住在露天裏給你全顏面聽

憑我如何哀求他。他不但不肯後來反要動手打我。我祇得忍氣吞聲的回來。我實在對不起你

欠了你這筆債。祇好來生變牛馬來償還你罷。言出必踐是好男子至於輕身弟子當時見他這們

認真的說。便用許多言語安慰他。他低着頭一言不發。弟子實沒想到他就此要尋短見。摩霸

實常人雖說不是弟子打死了他。也不是弟子逼死了他。他和弟子賭賽總得算是死在弟子

手裏。想起來心裏實在難過。說罷伏在地下痛哭。摩霸真好男子無怪劉不知霍俊清怎生說法

且待第十四回再說。

震聲之十分悲慟也

總評

我嘗聞拳藝家言。女子及方外。最不可輕敵。以其用心專而習技精也。審師傅以一時之好事。結怨於鳳陽女子。遂致一再尋仇。糾纏不已。苟無王老頭在。非惟聲名掃地。必且罹殺身之大禍。吁。亦可畏已。

做文章最忌直率。小說亦然。譬如此兩回寫鳳陽女子報復事。若直直落落。寫其數年之後。前來報仇。將審師傅打傷而去。則文情平淡。有何趣味。作者於此。却先寫鳳陽女子之妹。代姊尋仇。受挫而去。然後寫彼本人自至。狹路相逢。卒逞其志而去。情事曲折。文筆亦不平直。遂覺增色不少矣。

審師傅與鳳陽女子奮鬥一節。身法手法。寫得十分好看。至於審師傅受傷一層。却全用暗筆。當場絕不露出。故讀者閱之。固人人以爲審師傅勝也。入後閱到王老頭數語。方爲之駭絕。文筆之不可測如此。

同一拳術家也。而有內家外家之分。內家與外家。派別不同。藝術不同。乃至見解議論以及神情舉動。亦各各不同。作者前數回寫外家諸英雄。寫得妙到秋毫。此兩回寫一內家之老英雄。

又寫得栩栩欲活。此總緣作者對於拳藝一項。研究有素。內家外家。各具門徑。故能言之親切有味如此。若我輩舉拳動足。不知高低者。嚮壁虛構。語多門外。又安能輕易寫上一筆耶。

霍俊清與李富東比武一節。醞釀許久。到此回方纔敘出。李富東之英雄。前數回早已敘過。此回寫其失敗。乃不得不設法爲之迴護。不脫長袍及誤墜土坑中。均是作者之迴護。李富東處也。其實作者亦不是欲保全李富東之聲譽。正是欲顧全自己之筆墨耳。

在霍俊清與李富東比賽之時。中間又隔入一王老頭。言語神情。與兩人格格不入。如此穿插。頗有趣味。

李富東被霍俊清打敗。能格外佩服。絕無妒嫉之心。此是富東局量過人處。俠義英雄之異於常人。如是而已。

摩霸自經一事。不特霍俊清所不料。卽閱者亦皆不料也。大抵摩霸爲人。乃狷介自好者流。故一受挫折。卽不惜以身命殉之。此種人雖未入中庸。然在世衰道微之時。亦不可謂非難得者矣。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齋評

第十四回 傷同道痛哭小英雄 看廣告怒罵大力士

話說霍俊清聽了劉震聲哭訴的話，錯愕了半晌，心想：這事真是出人意外，也不能責罵劉震聲，也不能歸咎於摩霸的哥哥，祇能怪摩霸的氣量過於褊仄。自是正論，即此一層可見。霍四爺之胸襟學問矣。但是這們一來，教我怎生對得起李爺呢？正要止住劉震聲莫哭，打算出去看看有沒有解救的希望，祇見李富東淚流滿面的走了進來。如此好徒弟，一旦慘死，固不由李富東之痛心也。見面就蹙脚歎氣，道：霍爺，你看這是從那裏說起我的老運，怎的這般不濟，僅僅一個如意些兒的徒弟，都承受不了，還要這們慘死，真比拿快刀割我的心肝，更加厲害。老運不濟，一語言下，有比拳受挫一事在。霍俊清也兩眼流淚的歎道：固應下一掬同情之淚。誰也想不到有這種岔事鬧出來，這祇怪我這小徒不是東西，李富東連忙搖手止住，霍俊清的話一面彎腰拉了劉震聲的手，一面用袍袖替劉震聲揩了眼淚，道：怎麼能怪他呢？李富東不遷怒，霍俊清師徒是其光明磊落處。接着就溫勸劉震聲道：劉大哥，心裏快不要如此難過，我徒弟的性情，我知

道。知弟莫若師他今日懸樑自盡。可知你昨日對他很客氣。他在我跟前二十多年。我素知他是這

們的脾氣。服軟不服硬。最要強。最要面子。他賭輸了房屋。沒得交割。你劉大哥若一些兒不客

氣。硬問他要倒沒事了。他決不會自盡。你越是對他客氣。用言語去寬慰他。他心裏越覺難過。

越覺沒有面子。做不起人。寫摩霸脾氣之倔強十分透澈。○世間確有如此倔強之人。虧作者能寫得出來。這全是由於我的老運不濟。誰也

不能怪。終於自傷。語極光明。霍俊清問道。已解救過了。無望嗎。李富東悠然歎道。那裏還用得着解救。大

概已經去世好幾個時辰了。霍俊清道。李爺若不強留我。師徒久住在這裏。或者還不至出這

種岔事。在霍俊清應有此想。李富東搖頭道。死生有命。與霍爺師徒住在這裏。有甚麼相干。李富東雖則

是這們說。然霍俊清師徒總覺得心裏過不去。走到摩霸的屍跟前。師徒都撫屍痛哭了一場。

摩霸之死的是可惜。故能惹霍氏師徒之痛哭也。就在這日。辭了李富東和王老頭。回天津來。悶悶不樂的過了兩個多月。

收過上文。○霍俊清與李富東比武一節。綿延數回。到此方纔收束。這日正是三月初十。霍俊清獨自坐在賬房裏看賬。忽見劉震聲

笑嘻嘻的走了進來。手中拿着紅紅綠綠的紙。上面印了許多字跡。霍俊清掉轉身來問道。手

裏掣的甚麼。劉震聲笑道。師傅看好笑不好笑。甚麼俄國的大力士。跑到這天津來賣藝。連師

傅這裏也不來拜望拜望。打一聲招呼。這張字紙便是他的廣告。各處熱鬧些兒的街道。都張

貼遍了。我特地撕幾張回來。給師傅看看。霍俊清伸手接那廣告。旋正色說道。我又不是天津道上的甚麼頭目。他俄國的大力士來這裏賣藝。與我甚麼相干。要來向我打甚麼招呼。

確是正論

若如劉震聲所言。則霍四爺不幾成爲天津道上之士棍惡霸乎。霍四爺之胸襟如此。可見後文之赫然怒罵。全是俄國人自己惹出來的。

說着低頭看那廣告。從頭至尾看完。

了一遍。不由得臉上氣變了顏色。將廣告紙往地下一摔。口裏連聲罵道。混帳。混帳。你到我中

國來賣藝。怎敢這般藐視我們中國人。竟敢明明白白的說我們中國沒有大力士。

不甘受外人之侮是

愛國男兒口氣

劉震聲問道。廣告上並不會說我們中國沒有大力士。師傅這話從那裏聽得來的呢。

我亦欲問霍俊清道。廣告上面怎的不會說你不認識字嗎。這上面明說世界的大力士祇有三個。

第一個俄國人就是他自己。第二個是德國人。第三個是英國人。這不是明明白白的說我中

國人當中沒有大力士嗎。他來這裏賣藝。本來不與我相干。他於今既如此藐視我中國人。我

倒不相信他這個大力士是世界上第一個非得去和他較量較量不可。

此數語全不似霍俊清向日行徑。閱者或以爲異其

實霍俊清於對內對外兩層辨得極清。對本國人固不妨謙恭。忍耐對外國人却斷不能受絲毫之侮辱。若對外亦一味忍耐。謙恭便是媚外無恥之奴隸性質矣。

劉震聲正待問怎生去和他較

量的話。猛聽得門外階基上有皮靴聲響。連忙走出來看。原來是霍俊清的至好朋友。姓農名

勁菘的來了。

又出一位英雄

這農勁菘是安徽人。生得劍眉插鬚。兩目神光如電。隆準高顴。熊腰猿臂。

年齡和霍俊清差不多。真是武不借拳，文不借筆，更兼說得一口好英國話。天津、上海的英美文學家，他認識的最多。想研究中國文學的，英美人時常拿着中國的古文詩詞來請農勁蓀翻譯講解。研究體育的，英美人見了農勁蓀那般精神，那般儀表，都不問而知是一個很注重體育的人，也都歡喜和他往來議論。霍俊清之朋友如此那時中國人能說英國話的不及現在十分之一。的多而說得來英國話的中國人，十九帶着幾成洋奴根性。罵得爽快○我也是能說幾句英國話的，然而總覺得作者罵得真爽快也。並多是對於中國文字一竅不通，甚至連自己的姓名都不認得，都寫不出能知道顧全國家的體面和自己的人格。一百人之中大約也難找出二三個。言之慨然此數語俱是當時實情這農勁蓀却不然。和英美人來往，英美人不但不敢對他個人有絲毫失敬的言語和失禮的態度，並不敢對着他說出輕侮中國的國體和藐視一般中國人的話。有不知道他的性格，而平日又欺凌中國人慣了的英美人，拿作一般能說英國話的洋奴看待，他無不立時翻臉，用嚴詞厲色的斥駁，必得英美人服禮才罷。不然就即刻拂袖絕交。自後見了面，決不交談。英美人見他言不亂發，行不亂步，學問道德都高人一等，凡和他認識的，絕沒一個不對他存着相當的敬仰心。得人必自侮而後人乃侮之彼生成奴隸性質者其受辱於外人也固宜他生性喜游歷，更喜結交江湖豪俠之士。到天津聞了霍俊清

的名就專誠來拜訪。彼此都是義俠心腸。見面自易投契。略述兩人以前之結合簡潔不贅這日他來看霍俊清。也是爲見了大力士的廣告。心裏不自在。想來和霍俊清商量替中國人掙掙面子。英雄所見自同劉震聲迎接出來。見面就高興。不過來不及的折轉身。高聲對霍俊清報告道。師傅。農爺來了。農爺來了。說罷。又回身迎着農勁蓀笑道。農爺來的正好。我師傅正在生氣呢。農勁蓀一面進房。一面笑答道。我爲的是早知道。你師傅要生氣。才上這裏來呢。接得有趣霍俊清已起身迎着問道。這狗屁廣告。你已見着了麼。農勁蓀點頭道。這廣告確是狗屁。你看了。打算怎樣呢。霍俊清道。有甚麼怎樣。我們同去看他。這個自稱世界第一的大力士。究竟有多大的力。你會說外國話。就請你去對他說。作者出一農勁蓀正要他替霍俊清做繙譯也我中國有一個小力士。要和他這個大力士較量較量。他既遍張廣告。誇口是世界第一。個大力士。大概也不好意思推諉。不肯和我這小力士較量。農勁蓀高興道。我願意擔任辦交涉。像這種交涉。我求之不得。那裏用得着你。說出這一個請字呢。爲國爭體面自然高興劉震聲也歡喜得要跳起來。向農勁蓀問道。我同去也行麼。農勁蓀道。那有不行的道理。廣告上說六點鐘開幕。此刻已是五點一刻了。今日初次登場。去看的人必多。我們得早些去。劉震聲道。廣告上說頭等座位十塊錢。一個人。二等五塊。補出看大力士之價目我們去。

坐頭等。不要花三十塊錢嗎。農勁蓀沒回答。霍俊清說道。你胡說。我們又不是去看他賣藝。去和他較量也要錢嗎。他若敢和我較量他的力真個比我大。莫說要我花三十塊。便要花三百塊。三千塊。我也願意拿給他。不是真大力士。就夠得上要人花這們多錢去看他嗎。霍俊清不肯吝嗇也農勁蓀點頭道。不錯。二位就更換了衣服去罷。霍俊清師徒換了衣服。和農勁蓀一同到大力士賣藝的地方來。見已有許多看客。擠擁在賣入場券的所在。農勁蓀當先走進口。立在兩旁收券的人。伸手向農勁蓀接券。農勁蓀取出一張印了霍元甲三字的名片來。交給收券的道。我們三人不是來看熱鬧的。是特來替你們大力士幫場的。請將這名片進去通報。一聲。這個收券的。也是天津人。天津的婦人。孺子。都聞得霍元甲的聲名。先聲奪人收券的不待說。也是聞名已久。一見這名片。即連忙點頭。應是讓霍俊清三人進了入口。轉身到裏面通報去了。這時不到六點鐘。還不曾開幕。三人立在場外。等不一會。祇見剛才進去通報的那人。引着一個西裝的中國男子出來。農勁蓀料想這男子。必是那大力士帶來的翻譯。即上前打招呼。說道。我等都是住在天津的人。見滿街的廣告。知道貴大力士到天津來賣藝。我等異常歡迎。都想來瞻仰。瞻仰不過廣告上貴大力士自稱世界第一。覺得太藐視了我中國。我等此刻到

這裏來爲的要和貴大力士較一較力。看果誰是世界第一個大力士。一段話說明來意那翻譯打量了三人幾眼。隨讓進一間會客室。請三人坐下。說道：「兄弟也是直隸人。此次在這裏充當翻譯。是臨時受聘的。漢文廣告雖係兄弟所擬。然是依據英文廣告的原文意義。一字也不會改動。先爲自己辨白於今三位既有這番意思。兄弟也是中國人。當然贊成三位的辦法。祇是依兄弟的愚見。三位這番舉動。關係甚是重大。敝東既敢誇口自稱世界第一個大力士。若言藐視。也不僅藐視我中國。法美日意各大國。不是同樣的受他藐視嗎？這其間必應有些根據。現在我們姑不問他根據甚麼。他免不了要登場演藝的。且屈三位看他。一看他演出來的藝。在三位眼光中看了。也能稱許是夠得上自稱世界第一。那就沒有話說。若覺得夠不上。屆時再向兄弟說。兄弟照着三位說話的意思。譯給敝東聽。是這們辦法。似覺妥當些。意頗委婉此亦善詞令農勁蓀不住的點頭道：「是這們辦最好。霍俊清也說不妨。且看看他。於是那翻譯就起身引三人入場。在頭等座裏挑了三個最便於觀覽的坐位。請三人坐了一會兒。派人送上烟茶。來又派人送上水菓點心來。招待殷勤可見霍俊清大名人人敬仰這時已將近開幕。看客漸漸的多了。頭等坐裏除了霍俊清等三個中國人外。全是西洋人。那些西洋人見三個中國人坐在頭等座裏。並且各人面前都攤了

許多點心水菓比眾人特別不同都覺得詫異很注目的望着在外人眼中看來自然十分奇怪其中有和農勁
 蓀認識的英國人美國人便趁着未開幕的分過來和農勁蓀握手順便打聽霍劉二人是
 誰農勁蓀即對英美人將來意說明並略表了一表霍俊清的歷史英美人聽了都極高興互
 相傳說今日有好把戲可看不特當時在場之人以為有好戲可看即今日閱書之人亦皆以為有好戲可看也諺知後文却使人不測不一刻掌聲雷動

場上開幕了那翻譯陪同着一個軀幹極雄偉的西洋人出場對看客鞠躬致敬畢那西洋人

開口演說翻譯照着譯道寫當時情狀如畫鄙人研究體育二十年體力極為發達曾漫游東西歐南

北美各國的體育專家多曾會晤過較量過體力沒有能賽過鄙人的承各國的體育家各國

的大力士承認鄙人為世界第一個大力士自先此度游歷到中國來也想照游歷歐美各國

時的樣首先拜訪各有名的體育家和有名的大力士奈中國研究體育的機關絕少即有也

不過徒擁虛名內容的組織極不完備研究體育的專家更是尋訪不着此一節倒是實在情形中

此不能目為侮辱中國也也打聽不出一個有名的全國都推崇的大力士鄙人遂無從拜訪鄙人在國內的

時候曾聽得人說中國是東方的病夫國全國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沒有注重體育的聽者鄙

人當時不甚相信筆曲一嗣游歷歐美各國所聞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國細察社會的情形乃能

證明鄙人前此所聞的確非虛假。此一節却含有譏笑侮辱之意然國人之羸弱不振亦誠有不可掩者我不能獨責此大力士也體育一科關係人種強弱國家盛衰豈可全國無一組織完善專攻研究的機關鄙人爲欲使中國人知道體育之可貴特在天津獻技一禮拜再去北京上海各處獻技竭誠歡迎中國的體育專家和大力士前來與鄙人研究。一段大力士之演說讀之令人氣沮演畢看客們都鼓掌祇氣得霍俊清圓睜兩眼回頭瞪着一般鼓掌的中國人恨不得跳上台去將一般鼓掌的訓斥一頓才好。極寫霍俊清之愛國不農勁是寫霍俊清之負氣也農勁就發作霍俊清最是信服農勁聽了這話才轉身望着台上板着臉一言不發看那演台東邊放着一塊見方二尺的生鐵旁邊擱着兩塊尺多長六七寸寬四五寸厚的鐵板演台西邊擺着一條八尺來長兩尺來寬四寸多厚的白石旁堆着一盤茶杯粗細的鐵練彷彿大輪船上繫錨的練條。先將演技應用之物歷述一過那大力士演說罷又向看客鞠了一躬退後幾步自行卸去上衣露出那黑而有毛的胸脯和兩條筋肉突起的臂膀來。寫大力士身軀之雄健復走到台口由那翻譯說道大力士的體量重三百八十磅平時的臂膊大十八英寸運用氣力的時候大二十二英寸比平時大四英寸胸背腰圍運用氣力的時候也都比平時大四英寸這一幕專演筋肉的

縮張和皮膚的伸縮給諸君看翻譯說畢立在一旁大力士騎馬式的向台下立着一字兒伸開兩條手掌朝天好像在那裏運動氣力約有一分鐘久此種技術與中國翻譯指着大力士的勝膊對看客說道請諸君注意肌肉漸漸的膨脹起來了霍俊清三人坐的最近看得分明祇見那皮膚裏面彷彿有許多隻小耗子在內鑽動勝膊胸腰果然比先時大的不少寫大之武工甚奇坐位遠的看不清晰就立起來遮掩了背後的人更看不見便闐鬧起來夾寫觀者中國人在熱鬧場中往往不顧公德任意騷擾作者殆借此以譏諷歟大力士卽在這闐鬧的聲中中止了運動此是第走到那盤鐵練跟前彎腰提起一端的鐵環拖死蛇似的拖到台心翻譯說道這鐵練是千噸以上的海船上所用的錨練其堅牢耐用不待說明諸君看了大約沒有不承認的大力士的力量能徒手將這練拉斷看客們聽了登時都現出懷疑的神色夾寫衆人之懷疑農勁蓀劉震聲二人不曾試演過也有些疑惑是不可能的事農劉二人亦不信可見此技之不易大力士將提在手中的鐵環往右脚尖上一套用不丁不入的步法步法甚奇把鐵環踏住然後拿起那練條從前胸經左肩繞到背後復從右脇圍繞上來仍從左肩繞過如此繞了三四周餘下來的練頭就用兩手牢牢的握住當鐵練在周身圍繞的時候大力士將身體向前略略的彎曲圍繞停當兩手牢握練尾一些兒不使放鬆慢慢的

將身體往上伸直。運用渾身氣力全注在左肩。右腳身體漸搖動。漸上伸到了那分際。祇聽得大力士猛吼了一聲。就在那吼聲裏面。鐵練條從左肩上反彈過去。拍的一聲響。打在台上。十分精采。此是第二幕。原來用力太猛。鐵練掙斷了。所以反激過去。台上的吼聲響聲未了。台下的歡呼聲。鼓掌聲已跟着震天價響起來。寫得聲勢十足農勁蓀留神看霍俊清。淡淡的瞧着。祇當沒這回事的。一般。如此驚人之技。霍俊清乃視若無睹。奇極。大力士掙斷鐵練之後。從右腳上取下那鐵環。和剩下的尺多長鐵練。揚給台下人看。了一看。解放下身上纏繞的鐵練。仍堆放在原處。又向看客鞠了一躬。帶着翻譯進去了。看客們都紛紛的議論說。真不愧為世界第一個大力士。夾寫衆人之議論頭等座裏的西洋人便都注目在霍俊清身上。衆人注目霍俊清。都是欲看好戲也。農勁蓀正待問霍俊清。看了覺得怎樣。台上的大力士又大踏步出來了。遂截住了話頭。台上的翻譯已指着放在東邊合口的那方生鐵道。這方生鐵足重二千五百斤。中國古時候的西楚霸王力能舉千斤之鼎。歷史上就稱他力可拔山。以為是了不得的人物。於今大力士能舉二千多斤。比較起西楚霸王來。超過倍半以上。真不能算是世界古今第一個大力士了。忽然以霸王比大力士奇極。大力士在南洋獻技的時候。曾特製一個絕大的木籠籠裏裝着二十五個南洋的土人。大力士能連人帶籠舉將起來。土人在

裏面並可以轉側跳動。夾述一段前試之技這回祇因大力士嫌木籠太笨而招集二十五個人也覺過於麻煩才改用了這方生鐵。但是大力士的力量還不止二千五百斤。這生鐵已經鑄就了不能更改。祇得另添這兩塊鐵板。這鐵板每塊重一百斤。合計有二千七百斤。算清據大力士說惟有德國的大力士森望能舉得起二千五百斤。所以稱世界第二個大力士。大力士之第一第彼此相差雖僅二百斤。然力量到了二千斤以上。求多一斤都不容易。這是大力士經驗之談。相差二百斤就要算差得很遠了。內中還有此種講究諸君不信請看大力士的神力。說完退開遠遠的站了。好像怕大力士舉不起生鐵。傾倒下來打傷了他似的。調侃得有趣這時大力士身上穿了一件貼肉的衛生汗衫。兩邊肩頭上貼着兩條牛皮。遮蓋着兩條臂膀。是防生鐵磨破汗衫傷了皮膚的。細兩個膝蓋上繫了兩方皮護膝。護膝裏面大約填塞了兩包木棉。凸起來和鶴膝相似。細大力士先將那方生鐵用兩手推移。慢慢移至台心。方向台口蹲下身體。兩手攀住生鐵的一邊。往兩膝倒下。就在這個當兒。從裏面走出四個彪形大漢。的西洋人。分左右立在大力士旁邊。以防萬一有失。生鐵跌下來不致驚了台下的看客。敘述如畫大力士伸兩手到生鐵的下方。緩緩的將生鐵搬離了地。擱在膝蓋上面。停了一停。立在東邊的兩個助手。每人雙手捧起

一塊鐵板輕輕加在那方生鐵上面。大力士一心不亂的運足兩膀神力。憑空向頭頂上舉。將起來。演台坐位都有些搖搖的晃動。極力寫出大力士之神力滿坐的看客沒一個不替大力士捏着一把汗。懸心吊胆的望着全場寂靜的沒一些兒聲息。不知霍俊清三人見了這般神力。可否將初來。要和大力士較量的雄心減退了幾成沒有。且待第十五回再說。

總評

此回前半節將霍李比武事作一收束。後半節乃敘入大力士事矣。論此回之地位。本是前後一過渡處。行文易趨平直。最難見好。然而作者寫來。却依然有聲有色。十分精采。此是作者筆力過人處也。

摩霸自縊一段。寫霍俊清李富東兩人之見解議論。均極得體。俠義英雄之結交。固宜如是。李富東論摩霸數語。描寫一吃軟不吃硬之人。刻劃入微。知弟信莫若師也。我觀今世之人。多欺軟怕硬。畏強梁而凌懦弱。以視摩霸。應有媿色。摩霸雖病編仄。要不可謂非庸中之佼佼者矣。

怒逐大士一節。乃是寫霍俊清之愛國也。一聞外人侮辱中國之言。卽髮指眦裂。投袂而起。此

其愛國之熱忱爲何如哉。本來俠義英雄無有不愛國之理。况軼倫絕羣如霍俊清者乎。

霍俊清對答劉震聲數語。最爲得體。必如此則後文之怒逐大力士。乃完全爲愛國心所激動。不是好勇鬥很也。

寫農勁蓀一節。竭力寫出其有學問。有肝胆。此完全爲後文伏筆。不是爲此兩回作譯員用也。讀者閱至下文。自然明白。

寫翻譯員接待之恭。以及英美人之注意。正是竭力寫出霍俊清之聲譽威勢也。先聲奪人。大力士固宜不戰而胆怯矣。

大力士演說數語。雖有藐視中國之意。然其實亦是吾國之實情。未可以人而廢言也。故後文霍俊清亦表出此意。體育會之設。卽肇端於斯矣。

大力士演藝一節。寫得駭人。此不是爲俄國人誇張。正是欲襯出霍俊清也。大力士以如此神力。乃不敢與霍俊清鬥。偃旗息鼓。鼠竄而去。然則霍之技藝。可概見矣。

嬰孩自己藥片使其如此康樂也

上海商務印書館代表人王巧生先生來示云小女王秀菊

請觀美肥之女孩



王巧生
君之女兒
子季菊玉照

患均可醫治如尊處無從購買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郵力在內

以現年週歲另一個月自初生
藥片其效驗之神速或寒熱
不稱頌之也每屆便結或熱
感冒夜不安睡啼哭等症即
取用自已藥片一二片立即見
功安然無恙誠係保赤之靈
丹今特送呈小女照片請登報
章廣告世之為父母者知所
法凡家中之小兒及嬰孩者
不能不備此藥片已無一瓶
於家中因以此藥片可保無
害即最幼穉生之嬰兒亦可
餌服也乃是最和平之藥
藥專治嬰兒胃弱不化傷風
痰厥肚痛出腹瀉各症以及
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

社會小說

圖

繪

上海說夢人著

歇浦潮

本數十年來上海說夢人廢載之陰耗許多之腦力將上海最近
 幕前數年談異奇譎之事實奸邪與夫淫惡之物齊
 全喜怒哀樂之情感並發秦鏡高懸罪狀離奇現社會之小說之針
 宗也既可以供酒後茶餘之消遣又可以爲少年涉世之指南
 各界諸君俱當以先觀爲快也

看了這部書非僅開心爽意
 還能夠得許多世的知識
 淫娃之罪狀完全披露

繪圖

新歇浦潮

全書八集已出四集每集七角實售七折

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
 本係接續歇浦潮而作之敘述最近幾年上海繁華之情
 形越趨越奇、洩盡淫事愈弄愈壞、披露
 筆越做越好、情越越出越妙、措思之奇、閱本潮者、莫
 不歎服海上、夢人運筆之妙、不待言、非僅供酒後茶
 餘之消遣、且倍價人處世、以成智識、未閱歇浦潮者
 更當二書合購、公餘展覽、以消永晝、

- 第一集 價洋九角
- 第二集 價洋九角
- 第三集 價洋一元
- 第四集 價洋一元
- 第五集 價洋一元
- 實照碼 價七折

上海四馬路紅屋世界書局發行

投 稿 簡 章

- 一 本雜誌專刊偵探武俠冒險等小說及關於偵探武俠之各種小品文字如蒙 海內文豪惠賜鴻文無任歡迎
- 一 倘有以關於偵探學及偵探小說之照片投贈尤所歡迎原片製版後可以寄還欲得何種酬報務請於片後註明
- 一 投稿者請於稿末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刊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偵探世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 所 權 有 ● 不 准 轉 載

編輯者	嚴獨鶴 陸澹齋
發行者	程小青 施濟羣
印刷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天津漢口長沙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廣州 世界書局

全 年	半 年	零 售	▲定	價▼	郵 費
			每册		
廿四册	十二册	每册	實售三角	每册本國 三分日本 五分外國	一角
實售六元	實售三元二角	每册	實售三角	每册本國 三分日本 五分外國	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各商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法世界書局謹啓